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intricate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s in a dark brown color, framing the central text area.

現代文學叢刊

玫瑰的刺

盧隱女士著

中華書局印行

現 代 文 學 叢 刊

廬隱女士著

玫瑰的刺

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一日
 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
 民國二十五年
 印刷發行版



現代文學叢刊
 玫瑰的刺 (全一冊)

實價國幣六角五分

(郵運匯費另加)

著者 盧隱女士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中華書局印刷所
澳門路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玫瑰的刺目次

地上的樂園·····	一
玫瑰的刺·····	五七
一 捉賊·····	六〇
二 池旁·····	六八
三 小小的猜忌·····	七六
四 一陣暴風雨·····	八四
五 她·····	九六
六 一個沉默的人·····	一〇九
七 時先生的帽子·····	一一九
蘋果爛了·····	一二九

亡命	一六三
戀史	一七七
狂風裏	一八九
破滅	一九九
壯志長埋	二〇七
歧路	二一五
樹蔭下	二四五

地上的樂園

—

「追求呵，聰明的小靈魂！

生命在我們，正如一個水上的泡沫，隨着一陣飄風，便從你面前消逝，永不復返的消逝了。

用你水晶般的眸子，看這蒼碧如洗的郊原；淡紫的霞霰孕着美女的愛嬌，溫柔的陽光，吐着生命的光芒。

用你靈妙的感覺，聽宇宙間種種繁弦；切不要忘記時間狡獪的步伐，它是一個忍心的竊賊，盜去你的青春和狂歡。

你須捉住這急如飛箭的人生，在悽慘的人間建造一所樂園。」

這奇異的呼聲，吹進那菩提葉叢，驚醒了一隻失了生命意義的杜鵑，她正在參禪。——帶了她深沉的哀傷。

在每一天充滿着花香的下午，烏鴉先生夫婦，便一同飛駐於一株荔枝樹上，那些熟透了的果實發出醉人的醇芳，它們啄食着如同享用豐美的筵席，同時它們談講關於杜鵑姑娘浪漫的情史：

「喂！親愛的！你看我們現在能够快樂的吧……但是從前我曾錯了主意，我爲虛榮，曾向杜鵑姑娘求過婚，唉！親愛的！你自然是很明白的，我是碰了一個大釘子。她連正眼都不肯看我一下呢！」

「哦！親愛的！你說的是現在住在菩提樹下參禪的那個杜鵑姑娘嗎？……你看她那老不乾的眼淚，和胸前鮮紅的血滴，多麼使人悲傷和可怕呵！你怎麼會愛上她呢？」

「唉！你不知道！我聰敏的愛人……她從前住在春天花園裏的時

候，真是非常的嬌豔呢。她穿得王妃那樣闊氣，她的衫子是用珠子，寶石，和金線綴成的，發出耀人眼目的光華。不瞞你說，連太陽先生都羞得躲藏在白雲的背後；她紅得像海裏珊瑚似的嘴唇，和蔚藍寶石似的眼睛，……呵！真够迷人呢！并且她還會唱一種淒豔的歌兒，曾使黃鶯兒聽了流淚，喜鵲和百靈鳥都對她起過妄想，但是她也照樣讓它們碰一個大釘子。她和春神最好，她倆常常在一處談笑，……親愛的！我真爲她老大的傷過心呢……」

「既然這樣，她爲什麼不老住在春天的花園裏，跑到這裏參什麼禪呢？……」

「噫！——這真是一個大劫數呢！……那位杜鵑姑娘不久就找到一個情人，就是那個殷勤的佈穀鳥。她倆是在葡萄樹下遇見的，那時正是深夜，杜鵑姑娘獨自到葦塘旁邊去會螢小姐，她們談得太起勁了，而

且螢小姐家裏的侍女們，都在兩傍伺候着；由她們身上發出來的光亮，照耀得葦塘如同白晝。杜鵑姑娘把時間這問題簡直忘了，後來還是住在白楊樹上的貓頭鷹先生，嘆了一口氣，才提醒了她們，杜鵑姑娘就告辭回來，走到葡萄樹下，看見佈穀先生對面迎了上來說道：

「美麗的杜鵑姑娘！你是多麼富於同情呵！我每夜都在你的窗前，聽你的呼吸；看你甜蜜的睡容，直到天亮。我怕被別的小伙伴們看見，才悄悄走了。美麗的杜鵑姑娘，你瞧我多麼渴望着您呢！讓我們永遠不要分離吧！」

這時杜鵑姑娘的臉都羞紅了，但是她心裏也愛着佈穀先生，她早聽見人們稱贊佈穀先生的忠誠和勤懇。於是她就站住低聲說道：

「佈穀先生我真榮幸，你是這樣的看重我呀！……你知道現在包圍我的太多了；但是我從來沒遇見過像你這樣對我忠心的！……」

佈穀先生驚喜得流出淚來，他不問這問題將會發生什麼麻煩，他熱烈的擁抱住杜鵑姑娘吻她的額和脣。

「嘿！粗暴的東西！」杜鵑姑娘含怒的叫了起來，同時扭轉身子憤憤的走了。佈穀先生歎着氣，瞪着眼，幾乎昏倒了。他自己怨嘆道「哼！事情竟糟到這地步嗎？……接吻算什麼呢？怪不得人們都說女孩子慣會裝腔作勢……」他嘟囔着回去了。

第二天這個消息立刻傳遍了林中，原來是貓頭鷹幹的損德事。他早就想打杜鵑姑娘的主意，但是碰了幾次釘子以後，他又羞又恨，總想找機會報仇，昨夜他本跟在杜鵑姑娘後面，想乘機會侮辱她，不想偏偏又遇到佈穀先生和她調情；他就躲在葡萄樹後看個清楚；第二天，天一亮，他就把這消息傳開了。而且還加添了許多污穢的材料進去。因此誰都知道杜鵑姑娘和佈穀先生的關係，喜鵲小哥兒用一種諷刺的口吻，

向杜鵬姑娘賀喜，把她氣得吐血，但是不久佈穀先生到底和她結了婚。佈穀先生性情非常勤懇，每天對着那些農夫叫道：「快快佈穀！快快佈穀！」這聲音常把杜鵬姑娘從夢裏驚醒，使她很不高興。而且她的脾氣又是非常浪漫的，常喜歡拏玫瑰花來作房裏的裝飾；她又喜歡到雲端裏去遊玩；當她每次請佈穀先生同去時，他總是很莊嚴的說：「我的工作沒完。」杜鵬姑娘只好獨自走了。這孤單的情形，使她非常傷心，她常常唱着淒涼的哀歌，惹得住在她四周的喜鵲，百靈鳥都非常的厭恨她，常在背後咒罵道：

「不吉祥的東西！好好的偏要唱這些喪氣歌，……」

自從杜鵬姑娘結了婚以後，春神就不常和她來往，而她却更比從前想念她了。在一天的清晨，她飛到雲中最高宮殿，那便是春神住的地方。當她走進門時，只見春神正在嘆息，好像有什麼不祥的事情發生

過，她也不敢仔細的問，只坐在旁邊發怔，忽聽春神說道：「杜鵑姐姐，你來得正巧，我告訴你，我將離開人間了。昨夜火神的太子，已經到此接任，同時他還要帶着封姨到人間去，自然我所苦心經營的那些美麗的花草，立刻都要遭劫了。你就可以看見許多使你不高興的事情！」

杜鵑姑娘爲了這個可怕的將來，她禁不住流出最傷心的眼淚，於是她站起來告辭。她急於要將這次所聽到的惡消息傳佈人間。她從雲中淒涼的走回來時，忽然看見她的丈夫佈穀先生，滿身血跡，死在一株大樹下。她驚得怪叫了一聲，就昏倒在那一叢樹葉上。等她醒來的時候，看見兩個獵人，把佈穀先生拏起來，裝在一隻大布袋裏，往東去了。這使她明白這慘事的大概了。她放聲痛哭起來，驚動了喜鵲和烏鴉先生們。它們都悄悄的來到她的門前打聽，呵！真太慘了！她一直號哭了三天三夜。從她珊瑚色的嘴唇上，淌下鮮紅的血來，那時春天的花園，爲了這個

哭聲，都籠罩上一層蒸悶煩苦的雲霧。桃花小姐同杏花妃子，現在都憔悴得不成樣子。這種悲哀的境地，使得杜鵑姑娘沒有勇氣再住下去，在一天夜裏，她趁着清澈的月光，就悄悄的離開那裏，開始她飄泊的生涯去了。

她一面向前扎掙着走，一面不住的流淚。有一天她走得非常疲倦，就在一個古廟旁邊的柳橋上停住，在那裏她遇見了最討厭的夏蟬；在她面前作出得意的樣子，高聲的唱着，杜鵑姑娘恨得罵道：「淺薄的東西！這一來惹起夏蟬的火來說道：『美麗的女王！但是現在不是你的世界了！你看看你那狼狽像，那邊有一條清澈的小河，可以借你當鏡子照照，真是不害羞的寶貝！還在這裏罵人呢！』杜鵑姑娘受了這種刻薄的諷刺，她受傷而脆弱的心破裂了，於是她便昏暈過去。夏蟬看見惹出這樣的大禍；都嚇得跑了。這一陣亂嘈，驚動了在廟裏修行的班鳩太太。

她手裏燃着念珠，顛巍巍的來到門外；看見杜鵑姑娘，面色慘白的僵臥在地上，她就輕輕把她抱起來，放在她的蒲團上，摸摸她的心，還有溫氣。趕忙用急救法來救治。過了些時，杜鵑姑娘果然醒過來，睜開疲倦的眼睛，向四圍一看；只見慈祥的班鳩太太，坐在自己的身旁，用憐憫的眼光對她看着，她禁不住流下淚來。

班鳩太太極力安慰她，並且給她講說修道的好處；杜鵑姑娘很受了感動。她想道：自己坎坷的運命，除了皈依宗教，是沒有方法再生下去的。當時她就懇求班鳩太太替她講道，從此杜鵑姑娘，就暫且住在班鳩太太那裏，很安靜的過了半年。

但是杜鵑姑娘的運氣真太壞了，不久班鳩太太就圓寂了。她只得到西方的善地，去求涅槃，於是她就住在這株菩提樹上……親愛的！這就是杜鵑姑娘經過的傷心史呵！

烏鴉先生和烏鴉太太講完了這一段故事後，她倆熱烈的吻了一回，就一同飛到雲間去了。

杜鵑姑娘住在菩提樹上，已經一年多，自從皈依佛門以後，她的眼淚便不常流了。真是心平氣靜的過着日子。她心心念念在追求西方的極樂世界的實現。她每日多半的時間，都是在沉思冥想。有時她看見西方的雲層裏，現出金碧燦爛的宮闕，這使得她虔信的心，更加上幾倍。這一天早晨，她正坐在菩提樹上，凝神參道，忽聽見一個奇異的聲音，從遠遠的地方發出來，就是上面所提到的：『追求呵！聰明的小靈魂』的那一個奇蹟。她的心開始波動了。她不能再靜坐了。——連一分鐘都不可能。她從蒲團上跳了起來，臉色興奮得像火灼着一般的發紅。身體不住的打抖，她隨着那奇異的聲音，拚命的飛去。不久就來到一座美麗的山上，那裏滿開着淡綠色的蘭花，和淺色的藤花。還有蔦蘿牽牛，蔓延的

生着。遠遠看過去就像一片錦繡，在和煦的光影下蕩耀着。一陣非常濃郁的香芬，將這座山的四圍包裹住了。在一叢白色的茶靡花架下，有一個幸福的小神仙，頭上戴着玫瑰綴成的花冠；身上披着一件象徵希望的紫色的半臂，赤着一雙肉色細玉似的脚。——呵！正是他在說着：『追求呵！聰明的小靈魂』那句奇異的話。

杜鵑姑娘覺得這種靈音，已突開了心門。從心門裏瀉出熱烈的光芒，和這春山上的一切景色冥合了。這偉大的驚喜，使她無力支持，她的兩條腿發軟了。她就跪在這幸福小神仙的面前，用火熱而微顫的唇吻着他的脚。同時欣悅的眼淚瀉了下來，把那雙潔白的脚浸了。那幸福的小神仙，靜默的望着天，似乎正在祈禱，過了不久，他低下頭，用手撫摩着杜鵑姑娘的頭說道：『呵！患難將你圍困得這樣狼狽，但是你的靈魂，應當在一切事實以外，得到自由。……你熱烈的純情，和高遠神奇的思想

像，將救你脫離一切的苦難。追求吧，我聰明的小靈魂！……這些美麗的仙花，和醉人的芬芳，將在地上實現，只要你捉住生命，便可以在地上造出一所樂園。……」

杜鵑姑娘虔誠的接受了這些詔示。那幸福的小神仙，便將他頭上戴的花冠脫下來，鄭重的贈給她了。然後那小神仙踏着一朵白雲，再冉的昇到蒼冥的天空去。

杜鵑姑娘把花冠戴在頭上以後，她就來到了一條清溪面前照了照，她不禁驚奇的叫了起來。因為她所失去的青春，已經回來了。她非常快樂的來到幸福的神所指示給她的秋原，她打算開始工作。但是秋原上沒有一朵花，這使她覺得非常寂寞，於是她把玫瑰花冠掙了下來，將那上面有根芽的一朵，埋在一塊鬆闊的土裏，並且用她的眼淚去灌溉，用她的溫氣去吹噓；一天到晚不歇的工作。不久那花果然發了新的嫩

芽。杜鵑姑娘驚喜得連夜裏都不能睡覺，只在光影下陪着這新的蓓蕾。那花兒最後是開得非常茂盛，於是她就打算在這裏建造地上的樂園。但是在秋原裏，忽然開出玫瑰花來。這個消息很快的就傳遍了全世界。尤其是多話的喜鵲先生，更加添上許多浪漫的材料逢人便說，刻薄的老鴉就背地裏毀謗起來。

有一天他們聚在一株梧桐樹上，大發議論：

烏鴉甲說道：『你們知道杜鵑姑娘種那些玫瑰花作什麼？』

烏鴉乙說道：『你真笨貨！玫瑰是象徵愛情的呵！她正在同人講愛情呢！這是多漂亮的把戲！』

烏鴉丙說道：『她這時候還想講愛情哈哈！真太有趣了！但是誰是她的對象？』

烏鴉丁說道：『這個到不清楚，不過據說雲雀公子有點嫌疑吧！』

烏鴉甲又說道：『聽說有野心的不止一個，而且杜鵑姑娘那傢伙聽說很浪漫呢！』

烏鴉丙說道：『浪漫是現在時髦的名詞咧！——』他說完向大家擠了一擠眼，惹得他們都笑起來。

除了烏鴉先生們的毀謗，其餘喜鵲先生和燕子小姐們也常喜歡談談這件有趣的故事。

這些惡意的毀謗和諷刺，使得杜鵑姑娘非常難受。她曾經好幾次灰心。不過她的自信心很強，她不情願受別人意志的支配。但是她覺得太孤單了，恐怕也是個大困難。因此她依然常常流淚，而且她編了一個曲子，時時的唱道：

我孤寂的住在那邊樹上，
誰來同情我的哀傷！

早晨的風兒吹乾了我的眼淚，

晚上的幽默把我緊緊糾纏！

她常常唱着這支曲子，不過被烏鴉先生聽見了，又不免要冷笑的。只有雲雀公子有點動心，他每逢聽見這哀婉的歌曲時，必定嘆口氣道：

『呵！這真是個太哀傷的生物！』

有一次雲雀公子曾去拜訪杜鵑姑娘。他述說對她的同情。他很會說話，把許多漂亮的文學上的名辭，連合起來，好像一篇演說辭。當然，這些話有時也能感動她。因此他們便成了很好的朋友。不過雲雀公子的思想，非常傾向於現實，不能了解杜鵑姑娘多變化的心理。不論談到一件非常小的事情，彼此的意見總不相合。杜鵑姑娘非常傷心，只好離開她，孤獨的回到秋天的草原上，依然唱着那傷心的曲子。

有一天杜鵑姑娘，正在秋原上，獨自流着眼淚。那時正是深夜，美麗

而微帶冷清的月光；照在一望無涯的秋原上。小河裏倒映着月影，小小的夜風，飄過河面上時，湧起一層縐褶的銀浪。忽見秋原的盡頭，有一個黑影出現了。杜鵑姑娘正在驚奇，忽見那黑影越來越近，杜鵑姑娘發抖的叫道：

「呵！夜鶯先生——美麗的詩人！你竟在這樣的境地出現了！」

那被稱爲美麗的詩人的夜鶯，停在河流的南岸，用柔和的聲調，唱着她最近創作的詩篇道：

我來人間求安慰，

被運命的毒蛇所傷害。

永遠站在心門外，

這飄泊的旅客誰來接待！

杜鵑姑娘這時正坐在河的北岸，聽了這詩人的哀歌，她心裏燃起

了熱情的火，她向詩人說道：

『我願接待你呵！請將我的羽衣作一個渡橋，你便可以渡過隔絕我們的這條河了。』

夜鶯詩人流出感激的眼淚，接受了杜鵑姑娘的盛意，他踏着羽衣過來了。於是杜鵑姑娘請他并坐在玫瑰花叢的前面。說道：『美麗的詩人，我從你的聲音裏，了解你的哀傷，請將你的經過告訴我吧！』

夜鶯詩人道：『杜鵑姑娘！我知道你是了解悲哀的，我願意訴說關於我的一切，在你的面前。』

於是夜鶯詩人開始述說他生命的故事了：

『你知道！杜鵑姑娘，在這個世界上是有着複雜的生物咧！我也就降生在那裏面了。我家裏有五個弟兄，我是第三個，我的父母很鍾愛我，他們教我許多人間的規矩和知識，他們希望我很平凡的過活。但是你

知道，天賦與我的心是怎樣脆弱而敏感呵！很輕微的風，也常常壓迫我，玫瑰花的刺，也常常刺痛我。呵！我是一面擦着損傷的心血，一面向前途追求。我曾經獨自走過一片大沙漠，那真是怕人的空虛和冷落。我渴得從心底冒出火來，但是要求喝一滴的甘泉也沒有。後來我精疲力盡的臥倒了。正在那個時候，我忽見天邊閃着一線的神光。我就向這道神光忘命的追上前去。忽見前面現出一片蔥蘢的大森林來，在那森林裏面，有一個偉大的詩人，他身上穿着一件寬袖闊襟的袍子，在微風裏非常輕柔的飄動着。他的胸前，有一部極純白美麗的銀鬚，在太陽影裏發着光，他的四圍，有許多的青年人圍繞着。那些青年他們茫然的來到人間，心是空空洞洞的。他們的靈魂好像一個刺蝟，非常畏縮。但是這時他們是被罩在大詩人的靈光下，萎縮的靈魂才慢慢抬起頭來，向他請求指示生命的路程。那老詩人，眼裏充滿了憐憫的淚光，向每一個寒儉的人

兒撫慰。然後她嚴肅的指着陽光照耀着的那條平坦大道說：「空虛的靈魂們看呵！那就是生命的路程，你們分頭去追求吧！凡你們所需要的，那條路上都有。在一個美滿的果園裏，生長了各種真理的果實，你們去採吧！不用多，只要得到一個就夠了。……」

那些青年果然按了詩人的話，向前途去了。這時森林裏非常冷靜，只剩下那位大詩人，和無窮的幽默。但是他依然站在那裏，似乎正在等待接引一個最難接引的靈魂咧。

呵！杜鵑姑娘！這時我正來在樹林外，我覺得這是詩人特別留給我的好機會。他所要接引的就是我，於是我就跑到他的面前跪下，吻着他的袍襟，祈求道：「偉大的詩人！請你給我一些特別的恩惠吧！我是這樣空虛而且孤獨，你讓我跟了你去，我知道你的家鄉，是全世界最富足而且美麗的地方，讓你那菩提樹上的聖露，來洗淨我的塵垢和瘡痍吧！」

還有那些椰子甜汁，可以醫好我瘡啞的歌喉，終年常綠的芭蕉葉，可以作我的裊裊咧……」

老詩人用冬日太陽般的目光，溫柔的看着我說：「孩子！你看那邊是月光照臨的一條神祕的路，路旁滿開着玉簪和曉香玉，也有甜蜜的露滴，可以找到你所需要的果實，——滋養你生命的果實！勇敢些上那條路上去吧！」

我辭別了老詩人，就忙向他所指示的路上奔去，果然那是一條神祕的路，月光永不離開的照着。而且有一層薄如蟬翼的淡霧；籠照着白色的玉簪和蔥鬱的松柏樹。我就沿着各色的花籬和花架，慢慢的走去。後來我看見一個果園，滿樹上懸掛着像火一般紅的果實；於是我輕輕推開那扇竹籬門，有一個和藹的老人迎了出來說道：「年輕的靈魂來吧！這裏有熱情和智慧培成的果實，你可以儘量的享用！」他說着把我

引到一株樹下。那些果實，就好像絕大的珊瑚帽墜似的，在翡翠似的葉叢中懸掛着。那果樹的下面，放着非常潔白的雲母石的椅子，我就坐在那裏，摘下樹上的果實吃了，呵！杜鵑姑娘，那真是奇異可貴的果實呢！一種形容不出來的香甜，直灌進我酸苦的心田裏去，把從前的空虛充實了。於是我就定心的住在那個果園裏，不想再追求別的東西了。

不知經過多少時候，我忽覺得那些果實略有些發酸，而且那顏色也現得有些淡了，吃下去以後，心裏覺不到前此的飽滿；這情形是逐漸的壞下去，於是我又離開了那個果園，不知不覺來到一個新的沙漠上。這時候我心裏感到更深一層的悲哀，因為我追求到的第一個幻影現在是破滅了。我對於生命的前途，更加懷疑了！

我在這個新沙漠上，搜尋了很久，仍舊一無發見呵！杜鵑姑娘，我沒有辦法，後來走到一個小村店裏，那是班鳩太太的姪兒開的店舖。我走

進去之後，就失神似的向他叫了一聲「哦！酒！」他這時正在櫃台上算賬。聽了我的聲音，立刻放下算盤走過來說：「夜鶯詩人，要喝酒吧！」我說「我要濃醇的鴉片酒，讓我的苦悶消釋於毒醉中，呵！班鳩先生！你是多麼慈愛而且慷慨呢！」班鳩先生笑着放下酒杯，及酒瓶，然後低聲說道：「多愁的詩人！什麼事又苦着你呢！但是酒對於失意人，是很有趣用的呀，是不是？」他說完不等我的回答，仍就回到櫃台去。我端起酒一口喝盡，立刻覺得眼前的世界變了，眼睛裏冒出火星來，心跳得非常得快，不久我便倒在地上了。班鳩先生走過來，把我扶到床上，一直睡了一整夜，我才醒來。那時班鳩先生正站在我的身畔說道：

「喂！悲慘的詩人！現在覺得怎樣？」

「怎樣呵！天！只有天知道喲！」我這樣對班鳩先生悲嘆着。

我從那一天毒醉後，就生了一陣熱病。這自然是更壞的運氣。不過

在病床上，我又追求到一個幻影；我覺得現在須得皈依於哲人的真理之前。詩人的詩歌不能安慰我整個的生命；也許哲人的真理，可以克服我一切的煩惱呢！我既開始追求這一個幻影，我便極盼望趕快恢復我的健康，并且我發誓不再喝酒了。

有半個月以後，我就離開那所小酒店，向我所要追尋的目的地飛去。一路上經過許多冰山；和晶瑩的雪堆，我的心非常的冷靜。最後我來到一所偉大莊嚴的殿堂，在那裏懸掛着歷代哲人的肖像。兩旁又列着許多書櫥，裏面滿砌着那些哲人的名著，殿堂的台上，坐着幾個當代的哲人。於是我到他們面前，懇切的說：「可尊敬的哲人！你們是指示真理給全世界的，請拯救一個失了路的靈魂；請明白的告訴我，怎樣才能使我的生命，得到充實！」

那台上的第一個哲人說：「世界上只有真理是不變的，所以你要

能捉住真理的所在，便可以充實你的靈魂！

第二個哲人說：「你崇信真理，應如一個神聖，那末你的心便有了主宰，你便不至失路了！」

第三個哲人說：「你可以把那書櫃裏的所有的著作都讀一遍，在那裏你可以得到真理！」

我聽了那些哲人的話，心想也好吧！他們既能左右世界人類的思想，至少總有他們的價值。我便照著第三個哲人的話，把那些書櫃中的書逐本的看去，呵！杜鵑姑娘，她們的派別真多，有主張唯物的；有主張唯心的。有一元說二元說的；也有多元說的。真鬧得我頭昏，我看來看去，我的心越覺得一無所有。我們生活在世界上，就是爲了追求這虛無飄渺的真理嗎？杜鵑姑娘我對於這些不能充實我生活的真理，實在不能滿意。後來我又看了幾部佛經，它們的主張，真太不自然了，現世的生命不

能充實豐滿；而倒去講什麼來世的因果。這也許有更多人贊成，但是我呢！確確實實感到多種生命的力，變成小小的蟲兒在咬我的心。我不得不設法應付它們。有時被它們惱得只想自殺，於是我趕忙躲開這殿堂，向那人煙稠密的地方去鬼混。

這時我的第二個幻影又破滅了。杜鵑姑娘！我形容不出我的悲哀與失望呢！……

呵！杜鵑姑娘！我告訴你，我本來打算走的兩條路，一條是向靈的；一條是向肉的。靈的現在我已失敗了，於是我開始過肉的生活，我來在最繁華的鬧市上居住了。

那正是春天快完的時候，火神的太子在夜裏舞動他的火劍，於是——一般溫熱的風，吹到人間。同時疲倦的蟲兒，使用它的魔術，把世界上的一切的生物，都弄得非常疲軟。這時我是住在鸚鵡姑娘的店裏。她們那裏

非常熱鬧，麻雀哥兒和老鷹先生，時時到那裏去喝得醉醺醺的，故意和鸚鵡姑娘起鬩。本來那些鸚鵡姑娘，有意賣俏的裝束；和巧笑的誘惑，也實在是招惹是非的禍源呵！杜鵑姑娘！你自然很能猜到我那時的心情，我是從種種失望的深淵裏扎掙出來的，我的心是空虛得什麼也沒有，同時我是熱烈追求一種佔據我心靈的東西……呵！無論什麼東西都好，只要它是能使我的心充實……

那幾位鸚鵡姑娘，似乎都在注意我這飄泊的旅人。她們有時故意站在我的面前，展開她們美麗的翅膀，把那溫滑而閃光的綠色羽衣，來勾引我的注意。有時她們在電燈光下，露着她們嬌紅的笑靨。但是我爲了這些，只覺得心酸。唉！杜鵑姑娘！我不要那些呵！那只不過是幾種虛幻的顏色，而我的心正渴着呢，正病着呢，這些浮淺的東西能治得我好嗎？我嘆着氣，關上我的房門，噯！她們在門外譏笑我，說我是個傻瓜；連調情

都不懂！我被那尖銳的笑聲刺傷了可憐的心，我便預備第二天搬到別處去。

這一夜我一點也沒睡着，遠遠看見月兒小姐，靠在蔚藍色的屏風前，暗暗的嘆氣，封姨悄悄跑過我的窗下，發出一陣淒清的響聲……正在這個時候，我聽見我的門上；有人用手指輕輕的叩着，我從床上跳了起來問道：

「誰呵？在這樣深夜叩我的門？」

「哦！美麗的夜鶯詩人！是我呵！」

「你到底是誰呢？爲什麼你的聲音是那樣顫抖！」

「我是世界上一個可憐的靈魂，一個淪落無歸的靈魂呵！」

「那麼你來叩我的門，是要我幫助你嗎？」

「是呵！要是你願意幫助我，我永遠感激你呢！」

杜鵑姑娘！這時我差不多已經知道是誰了。就是那鸚鵡中最小的
一個。今天白天她曾經對我丟過眼色，並且她會悄悄的說過：「美麗的
詩人！我崇拜你呢！」

後來我輕輕的開了門！果然是小鸚鵡姑娘。她向四面慌張的尋察
了以後，很快的跑進我的屋裏，忙忙的關上門。她臉色非常的紅，悄悄躲
在一個角落裏坐下。我只是一聲不響的望着她。這時四境非常寂靜，使
我聽到她心弦急切的波動，我很覺得難受，我於是問她：

「鸚鵡姑娘，有什麼意外的事，使你這樣緊張嗎？」

「唉！夜鶯詩人！你知道熱烈的愛，在使我緊張呵！……我知道你還
是獨身的……這使我多麼高興！」

「哦！」我竟找不出一句話來說。因為這種如瘋狂般的熱情把我
嚇怔了。

小鸚鵡姑娘含着淚，把她傷心的歷史，慢慢的告訴我。她說：

「夜鶯詩人！我是世界上最孤零的靈魂，我的母親五年前就死去，我的父親出家當了修道者，我的家庭被幾個匪人拆毀了。我獨自逃了出來，就在這個店裏作個小使，我沒有安身的地方，我知道你是世界上最多情的詩人；你一定能同情我，因此我深夜裏跑來，和你訴說呵！美麗的詩人！救我，愛我吧！」

杜鵑姑娘！當時我爲了她的痛苦，的確流出眼淚來。於是我答應，盡我的力量幫助她，但是杜鵑姑娘！我並不愛她，不過這時在我心裏有一個新的光明在閃動，那就是神祕的愛，偉大的愛，我想世界一切的不調協不統一，都只靠愛來調協來結合的，愛的確是一根無所不繫的鍊條。天將發出曙光的時候，鸚鵡姑娘才走了。……從此我便不想搬走，一直住過一個夏天。並且我是踐了我的約言，件件事情爲小鸚鵡姑娘

幫忙，——然而我並不想和她結婚，最大的理由：是她並不會充實我的心；我所追求的並不是一個肉體。但是那些造謠言的烏鴉先生，把我們的關係說得叫人噁心，我實在不能再忍受了，因此我又由那肉的世界逃亡了。……

我自從離開那繁華的世界以後，真要實行我自殺的計劃。我撫摩着心上的三道傷痕，彷彿是得到三次絞刑的痛苦經驗。我不能再受更多的荼毒了。因此我在這死寂的深夜中，從憂患的路上，一步一步挪到這秋原的河邊，唱過我爲自己製造的哀歌以後，就立刻使自己沈下河底去，不想竟這麼巧，恰好遇見你。呵！杜鵑姑娘！

悲哀的夜鶯詩人，兩眼泛溢著傷痛的眼淚，晶瑩得像是蔚藍天幕上嵌着的明星。杜鵑姑娘，用手帕替他拭乾了說道：『現在我懂得以前所不懂得的事情了。我們都是從冷酷的世界中追求希望的俘虜，……』

很巧的我們是遇見了，從前我們所彈的是寒儉的單音，現在我們變成合奏的雙音了。呵！美麗的靈魂！讓我們在地上建設一所樂園吧！

二

現在夜鶯詩人，和杜鵑姑娘的兩顆心，從它們的膈膜中跳了出來，赤裸裸的如同一對聖嬰；他們不穿掩遮真實的衣服，只在玫瑰花叢中，互相攜着手，現示各個人的真自我。這時天上的羣星，都從雲層中探出頭來，張着它們那驚奇發亮的眼睛，窺視這地上稀有的奇蹟。哦！這美麗和諧的心樂，使得羣星迷醉了。它們忘記了自己的職守，織女星竟大膽的渡過天河與牛郎歡會。它們早已忘記了安排定的命運，那種絕大的力，是在全世界萬物的心裏躍動着呢！

兩朵純潔的白雲，從那兩個靈魂中湧了出來，向四圍散開去；將這

秋原上的山嶽河海都籠住了。爲了他們真純的熱情，織成絕大的金線的網，這個網可以網盡人間的和協與歡悅；并且又如同白金造成的牆垣，在溫煦的日光中，發出燦爛的光耀。

在秋原的西北一帶，靜立着一座玲瓏蒼翠的山；兩層巒崗的中間，有一條高矗霄漢的削壁，上面倒掛着一道三千多尺長的瀑布，水花像飛珠般濺在四面的山崖上，發出狂驟的樂音；恰像無數的英雄，在寂靜的深夜裏，乘着駿馬在石頭路上奔馳。

幽深的山谷裏，滿開着素蘭花。清冽的芬芳，由微風吹來，瀰漫了秋原。山脚下，有一道曲折蜿蜒的溪流，往東南流去，溪水非常清碧，彷彿透明的玻璃。小溪的兩旁，排列着垂絲的柳樹，柔軟的枝條，不住在風中飄動，倒影映在蕩漾的水波上，活躍如哲人的思想。溪旁住着一對黃翅胭脂尾的蜻蜓，它們是司這溪流的水神的化形，常常都在溪岸上徘徊，靜

聽和悅的心音。

溪盡頭有一座小小的院落，黃色黏土屨和着白色的碎石砌成的牆土，正攀援着碧玉色的爬山虎，和金銀藤。從一個月洞門走進去，紅艷的玫瑰花，正含着笑靨向人點頭，在玫瑰花叢的後面，有三間非常清雅的房子，那就是夜鶯詩人，和杜鵑姑娘所住的地方。

自從他們建設了地上的樂園，這消息不久就傳遍全世界。有一天夜裏，春天的花神們，都離開她們的宮殿，坐着紫彪所駕的六輪寶車，從雲漫的路上，到樂園來。當她們停在樂園的門外，輕輕的叩着門時，夜鶯詩人披上紫色羽毛的大氅，來在門口問道：

『誰在用柔軟的手指叩我們的門？』

『我們是司花的神女，……只有我們能使失去的青春回轉，我們是一切藝術的權威。——美麗的詩人，開開你的心門，來歡迎我們吧！』

『是的花神！我相信你對於人間的權威！悲慘的人間，若不是你們來調和，真不知道要發生怎樣可怕的现象呢！請候一候，或將開了一切的門接待你們……』

『唉！門外如何有這樣的芬芳，與燦爛的光亮？……親愛的！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杜鵑姑娘戴着白色玫瑰的花冠，披着白色的羽衣，站在石階上向夜鶯詩人問着。

夜鶯詩人唇上浮着天真的淺笑，答道：『親愛的！快些來歡迎春天的花神吧！』

他說完將樂園的門，從裏面一直開到外面。於是在那一條白石砌成的路上，走進一位丰姿美麗的花神，和她的僕從。

這時蝴蝶蘭披上它淡紫色的繡衫，海棠花露着她嬌紅的笑靨，正

和清麗的月光接着吻。輕薄的封姨，故意向他們中間走去，並且很俏皮的觸了他們一下，海棠花便順勢拗過身子，和金鐘罩打了一個照面，只見金鐘罩向他含笑點頭，於是這樂園中充滿了鮮媚和嬌羞。

花神坐在溫香的錦墩上，從心深處發出讚美的嘆息來說道：

『夜鶯詩人，和杜鵑姑娘！每年春天，我們總要到人間來點綴風光，但是那個時間太匆促了。而且我們無論將自己創造得怎樣美麗，但永遠不能使充滿暗愁的人心快樂。現在我來到你們的花園裏……你們是超越可怕的時間和空間，而創造你們美麗的生活。你們秉有人間最高的智慧和熱情，我願永遠爲你們的幸福歌頌！』

花神說完她的祝詞的時候，忽見蔚藍色的雲層上，閃出鮮艷的紅光來，圍繞着紅光的中心，一個美麗的愛神，展開她潔白的雙翅，飛落在一株極茂盛的菩提樹上。她右手拿着彈弓和牙箭，左手捧舉着一個白

色的玉瓶，她凝神注視着人間，發出悠揚的歌聲道：

『我是人間司愛的神，

這一把鋒利的牙箭常隨身，

射穿兩個隔膜的心壁：

救渡人間不和協的靈魂！

我是人間司愛的神，

這一瓶純淨的甘露常潤唇，

消除人心深處的飢渴：

永遠歌頌人間和協的靈魂！』

愛神的歌聲靜止了。夜鶯詩人，和杜鵑姑娘都流出歡喜的眼淚來，愛神收起她的牙箭和玉瓶，含笑來到花神和夜鶯詩人的面前，讚嘆道：

『呵！這地上的樂園已建設得很美滿了！你們得補人類所有的缺

陷，偉大與美麗將永遠屬於你們了！」

愛神說完，便約着花神一同離開樂園。她們要把這可貴的建設，輸入一切人的心靈裏，使他們從悲慘的夢境中醒來。

從此夜鶯詩人，和杜鵑姑娘，就在這種豐富美麗的芳園中生活着。人間仍然演着各種的悲劇，轉變着不同的時序，而在這所樂園中，永遠浮泛着純真的微笑，超然的神韻，有時現示着無限的幽默，有時是閃爍着生命的光耀。風永遠和煦的吹着，花草永遠保有它們的青春。

但是撒旦爲了這件事，非常愁煩，他知道，兩個絕對和協的靈魂，是不怕任何的傷害，——他人不懂得忌妒，不會憎恨，也不追求虛榮。他們的心是比有一百座金山，和一屋子金鋼鑽的富翁更富，更充實。這種情形，使撒旦非常忌恨，他每天躲在一朵鬱暗的雲層後面，尋找破壞和協的機會。

在一天晚上，蔚藍的天色，被繁密的雲層所遮掩。人間正瀰漫着秋的哀歌，蟋蟀，在牆陰下，唧唧的叫着。冷利的風，撼着梧桐發出唏噓的歎息。撒旦覺得這是一個好機會，於是他裝扮自己像一個美麗的女郎，她來到杜鵑姑娘的窗下，輕輕的敲着玻璃窗道：

『我是水神，我住在樂園旁邊的海裏，今夜天上沒有星，也沒有月。這是多麼寂寞冷清的夜呢！但是在水裏的宮殿中，有着圓潤的明珠，鮮紅的珊瑚；所以我來邀你一同去遊玩。』

杜鵑姑娘聽了撒旦的一篇謊言，便悄悄的走了出來。這時夜鶯詩人，正在作著詩歌，杜鵑姑娘不願去攪亂他，就獨自隨了撒旦離開了樂園。他們慢慢走到一片荒野上，撒旦就藉着黑雲的暗影躲在密林裏去了。杜鵑姑娘不見了水神，她只得停住脚步，但是她這時心裏感到一種繁重的惆悵，久已告別的，寂寞和虛空，現在又緊緊的將她包圍住，於是

已往的一切坎坷，又都一幕幕重現出來，她不知不覺流着傷愴的眼淚。正在這時，他聽見一陣猙獰的笑聲，那聲音異常刺耳，她凝神想了想，她不禁憤怒的叫了起來：

『呵！撒旦，撒旦！……』

那自稱爲水神的撒旦，從樹林裏跳了出來，混身穿着黑色的喪服，一雙兇惡冷酷的眼，露着可怕的光芒，對着杜鵑姑娘冷笑道：

『勇敢的小生物。你終究是我手下的俘虜！』

『噢！殘忍的惡魔，去！不要再用詭計陷害我。人間雖然都是缺陷，然而我絕不爲那事動心。你知道，我的靈魂并不孤單，我的生命的根芽是種在和協裏。除了人間絕對沒有和協，否則你是傷害不了我的。咳！撒旦！你白白的佈下陷人的網羅。但是我要從你的巨爪中逃去。我不相信運命，我不願在那些殘忍的桎梏中過活去……你看我靈魂的伴侶已經

來接引我了。——呵！親愛的——夜鶯詩人——快些奏起我們和協的心樂！用你純潔的情愛之光來照亮我晦塞的心……

撒旦正在得意的獍笑着，忽見眼前一道刺眼的光亮，在那光亮下面，夜鶯詩人正擁抱着杜鵑姑娘。這兩個暫時隔離的心現在合在一處了。而且那光耀比從前更純潔更固定。撒旦在樹陰中存身不住，只得沒命的逃走了。

夜鶯詩人同着杜鵑姑娘，仍回到樂園。這時天上如絮的雲層，漸漸稀薄了。雲背後射出清利的光芒來，正是月姊的明眸在流盼。羣星也都閃着亮，彷彿聰明孩子的眼睛。樂園上的花羣，都靜默的環繞着他們，似乎一動就可以使這一對深酣的靈魂，感到惆悵；這境地的一切，都是十分溫柔的。那些工作疲倦了的銀翅蝴蝶，無憂的偎着花心睡去。小溪裏的水，也是悄悄的呼吸着。呵！神祕的夜，現在包裹着整個的人生呢！

脣。

美麗而輕軟的歌聲，從詩人的深心中發出，吻着每一朵玫瑰的香

……

「飛呵！輕輕的飛！

我們有一對玲瓏的羽翅，

和協的生命海中；

漾着燦爛的銀輝。

飛呵！高高的飛！

有一株菩提樹，在天邊，

豐富的花果園中；

是我們永生之宮！」

在這種純淨和美的空氣中，降臨了一個夜遊神，他胸前佩着一顆

碩大的夜光珠，照耀他飄洒的銀鬚。一雙和善的聖眼，藏着宇宙所有的和平。他用銀鐘般爽亮的聲音向他們說道：

「我是夜遊神，我左邊所佩的寶囊中，有神祕的種子，我要播植在人間最真實的靈田中。聰明的靈魂，用你們聖潔的心淚將它灌溉吧！不要等到天明，你們要使它開出美麗的花來……」夜遊神放下寶囊，化一陣清光消失在那葱蘢的森林中。夜鶯詩人將寶囊鄭重埋在一塊鬆軟的土裏，不久園中所有的促織，奏着幽細的音樂。那正是悲哀中有歡喜，歡喜中有悲哀的繁弦複音。同時天上湧出五彩的祥雲，將這樂園慢住。俏麗的鮮花，都起來跳舞。

遠遠的雞聲高唱了。夜遊神惆悵的回宮，當他經過樂園時，看見神祕的花已開得非常茂盛。於是由惆悵的心田流出歡喜的眼淚，他看見了人間絕大的成功！

過了些時候，撒旦在他的幽穴裏，想起地上樂園的事情，又使他不
知不覺愁惱起來，他自己嘆息道：——

『我不能忍視這地上的和協呵！』

他想夜鶯詩人，同杜鵑姑娘無論怎樣超絕偉大，但他們總還是人
間的生物。他們對於人間的譏諷能終不動心嗎？對於世上的聲色貨利
能終久摒除嗎？……不！失敗也沒有關係，我還是要設法破壞他們。……

在第二天早晨，樂園的門口，忽發現一個極美麗的少女，身上穿着
鑽石綴成的衣服，頸上戴着真珠和寶石鑲成的花冠，手裏捧着紫玉的
短簫，婉轉的唱着。那聲音好像溫風穿過嬌豔的素馨時的香軟。夜鶯詩
人非常驚奇的跑到門口問道：

『呵！誰在唱着人間最嬌媚的歌聲！』

『是我，詩人！我是幸福的淵源！』

『哦！幸福的淵源！』詩人的心有些發跳呢。

『不要躊躇吧！我能給你愛，給你富，可愛的詩人跟我來吧！』

『但是！你住在什麼地方……』

『我嗎？住在人間最富麗的宮殿，……就在那片樹林子的後面。』

詩人用他聰明的眼，向那邊樹林外觀看，只見在陰穢愁慘的雲霧下，果然有一所華麗的宮殿。他的心漸漸鎮靜了，光明了，他厲聲對那女郎說道：『去吧！聲色貨利的惡魔！世人也許個個都需要你，但是我永遠拒絕你；我的生命是建設在真實的和協裏。……』

詩人將樂園的門關上，不再為那淫靡的聲音，眩目的華麗而動心了。

撒旦見他的計策又失敗了。他摔碎了玉簫，脫下身上的衣服，踐踏在泥土裏，恨恨的叫道：『想不到人間竟有這樣超越的靈魂呵！……』

撒旦非常掃興，也不願回穴中。只在外面徘徊，當他走到一株白楊樹傍，正遇見黑衣的烏鴉先生。撒旦想起烏鴉先生詭計最多。并且從前他曾碰過杜鵑姑娘的釘子，他一定會用他的全心力，想出報仇的方法。於是他整了整衣襟，很恭敬的向烏鴉先生問安，他說：

『可敬的烏鴉先生！我向你祝福！』

烏鴉先生仰頭見了撒旦，顯出非常高興的面容，答道：

『有勢力的撒旦先生！全人類都作過你的俘虜，祝你運氣好！』

『噫！烏鴉先生，不用提了！從前只要是太陽經過的地方，都有我的勢力存在，但是現在地上有了樂園，我的權威掃地了！』

『哦！你說的地上樂園，是那一對不知事故的生物的故事嗎？……我們也正在這裏談到他們，但是你是有種種的法術和本領，爲什麼不盡量施展呢？』

『唉！一切都失了效用！』撒旦不住的嘆息着說：『我曾經將人間的聲色貨利顯示給夜鶯詩人。也曾把荒墟上的愴涼寂寞指引過杜鵑姑娘。而最後他們是用絕大的光明，熱愛，戰勝了我。他們將樂園的門緊閉了呵！』

『那末你爲什麼不請求火神的太子，把火劍拋進園中，把樂園燒毀呢？不然，你就去請求風神，把園裏的花木房屋摧毀呀！……』烏鴉先生悻然的問着。

『哦！不行！無論什麼東西都不能想傷害他們分毫！……』

『噫！這真够使我們煩惱呢。但是親愛的撒旦先生！請你不要灰心吧！等我去訪問幾個朋友，或者有什麼好方法吧。……』

『好吧！我虔心的祝你成功！』撒旦辭別了烏鴉先生，回去了。

烏鴉先生穿上元青色的羽氅。離開白楊樹，去訪問暴躁的火神太

子。——不久他就來到火神的宮殿前，只見那宮殿的牆，全是用紅色的磚瓦砌成的，一股熱烈蒸悶的火雲，籠罩着宮殿。空氣非常蒸熱，烏鴉先生滿身都汗濕了。汗珠一顆顆好像黃色的豆子從身上滾了下來。他深的吐了一口氣，來到大殿上向火神太子問安，然後他很從容的說道：

『可敬的太子呵！你是人間最有勢力的神，你能使萬物生，也能使萬物死。……但是你雖摧毀了人間的青春，可是你遺忘了那所地上的樂園呢！……那裏的風永遠是溫柔的吹着，花是永遠嬌媚的開着。……這一來使你的權威掃地了！』

火神的太子聽了烏鴉的報告，由不得暴怒起來，怪叫道：

『快些牽我的赤龍來！』

烏鴉先生見事情將成功了。他非常的高興，並且又在旁邊諛揚火神太子道：

「呵！偉大的火神太子！他們是不曉事的，但只要見了你的威勢，他們一定要自己懊悔了！」

一匹赤色的火龍，已經牽來了，火神太子翻身騎上，揮動耀眼的神鞭，匆匆向人間去了。

在一天的夜裏，人間的春光。正非常的絢爛，柳樹哥兒穿着嫩綠的新裝，站在牡丹芍藥的面前，得意的凝視着。丁香和海棠也都修飾得非常俏麗。但是不久，忽見天邊閃出一道紅光，一個被着紅衣的神人，手裏揮動着一把火劍，於是人間起了一陣蒸熱的狂風。

第二天早晨，烏鴉先生走出來看見滿地都堆着落花殘瓣，美麗的春光已經消失了。他知道火神太子已經來到人間。但是地上的樂園裏，不知變成什麼情形了？因此，他忙忙來到樂園的門口敲門，杜鵑姑娘將門開了問道：

「誰呵？」

「哦！美麗的女王！我是——你的舊朋友呵！」

「唉！原來是烏鴉先生嗎？……有什麼消息，使你這樣早來叩我們的門。」

烏鴉先生這時已經看見樂園裏的羣花，依然很嬌豔的開着。一種又驚奇又懊惱的心情，將他包圍住了，臉上發出惆悵的神色，支吾道：

「沒有什麼消息！……不過我今早從這裏走過，看見滿地落花，這使我非常傷心，想着你也一定要傷感的；所以來看看你……但是你們的樂園中依然是非常美滿！……」

杜鵑姑娘很謙和的答道：——

「是呵！烏鴉先生，我們這裏並沒有什麼變故發生呢！」

烏鴉先生悵然的嘆了一口氣，低聲說道：

『那末我們再會吧！』它披起黑色羽氅，踉蹌的向那密林中隱去，杜鵑姑娘在回來的路上，遇見了夜鶯詩人。他們站在一株翠碧的菩提樹下。清風從他們頭頂掠過，一陣習習的響聲，繚繞着茂密的樹枝間。杜鵑姑娘仰頭看見蔚藍的雲天，漫着一層火紅的霞光，她不禁嘆了一口氣道：

『唉！人間的青春在昨夜已經喪失了！』

美麗的夜鶯詩人，這時在他的唇上浮着純真的微笑道：『親愛的！這又值得使你傷心嗎？……我們的生命根本就不建設在事實的人間。我們的靈魂是永遠自由的，那玫瑰的花根是埋在我們的心裏，除非我們的「自我」消失了，我們心上的玫瑰將永遠都保持它的嬌羞呢！親愛的！我們是生在缺陷的人間——那缺陷是一個深奧的幽谷，但同時也是神祕的呵！那裏面有着活躍的神龍，有發紅光的火珠；有美麗的蘭

花，我們只要肯向深處追求，必定可以看到更美麗更好的東西呢！

『唉！親愛的，你聽外面有着什麼聲音？……我的心有些發慌，對於你那些美妙的言辭，我感到戰慄呢！』

這話使夜鶯詩人感到不祥的預兆。於是他請杜鵑姑娘安靜的坐在菩提樹下，他獨自來到樂園的門外查看。只見人間受盡了火神太子的荼毒，沒有嬌豔，也沒有芬芳。沿路的樹枝：都低垂着頭，在那裏發出疲弱的嘆息。地上的沙石；好像才從火裏撈出來的鐵豆般，閃着熱怒的光芒，向人們的腳掌心烤炙。人們不住擦着汗，在樹蔭下喘息。

在一條乾燥的山峯上，正走着一隊旅客。他們肩上挑着勞苦與責任的擔子，向山上拚命的躡行。這山路佈滿了破碎的石塊，路旁長滿了荆棘。他們一面走着，一面從腳上淌血。後來走到一座削壁前面，那路更難走了。他們只好放下擔子，坐下休息。但是他們的肚子非常飢餓，他們

的心非常空虛，所以不久他們仍然挑起擔子，奔他們的前途，他們滿望在那目的地有着理想的甘泉。

這時候夜鶯詩人飛到一株極高松樹的尖頂，向遠處窺探，他懷疑他們所希冀的甘芳，不知到底是什麼情形？最後他看見在這條路的盡頭，有一座巍峨的石牌坊，上面漾着幾個金色的大字：『人生的歸宿，』在那牌坊底下，有無數無數的勞苦與責任的擔子，從每一個人肩上下，堆在那裏，而那些人們都安然的睡去了，在他們的臉上浮着勝利的微笑。

夜鶯詩人脆弱的心，悄悄的哭着，他不忍再走下去，忙忙奔回樂園，跪在杜鵑姑娘的面前，流出最辛酸的眼淚道：『呵！我的生命！我懂得什麼是『人生的歸宿』了！我不願追求那飄渺的理想，吾愛！請將你玫瑰的明媚的眼睛向我看；我要在你純真的愛光中沐浴。吾愛！請將你玫瑰的

唇吻我，我要在你熱烈的情流中忘記生和死的恐怖，吾愛！讓你心田裏開出些稀有的花朵吧！唉！吾愛！你不知道那條人間的道路，是怎樣的乾燥無聊呵！我要將你所賜予我的花朵，分贈給那些渴望甘芳的旅客，他們的心身都呈露着非常的疲憊，便連眼淚都擠不出來了！……」

詩人偉大同情的聲音，驚動了樂園中酣睡的蝴蝶。它們頓時揉開倦眼，披起彩衣，紛紛來到詩人的面前，向他幽默的膜拜。從深心中發出歡喜的讚嘆。那純潔的同情之淚化成絲絲的雨露，向那一隊旅客身上飄去。同時在那石路旁發見了一條小溪，潺湲的細流經過這一隊旅客的眼前時，人人如瘋似狂的叫了起來：

『呵！水！水！……』

他們把地上的瓦塊，作了玉杯，將這甘露盪在裏面，喝了下去。於是他們的眉峯舒展了，眼睛發亮了。這時他們忽然看見前面樹林中閃着

腥紅的點子，一股清醇的果子香，從風中送過來。於是他們跳躍着奔到那樹林裏，果然有許多熟桃掛在綠樹上，他們在樹下飽餐了一頓，精神陡然活潑了，每人的心裏，似乎都開了一朵美麗的鮮花。從他們心底發出對生命的歌頌！

這聲音很清楚的傳到樂園裏。杜鵑姑娘驚喜的叫道：

「呵！親愛的詩人，你聽了什麼聲音嗎？這樣輕盈鬆快的樂音，我是頭一次聽見。唉！吾愛！現在我們才發見了人間的美麗呢！」

夜鶯詩人聽見杜鵑姑娘的一番話，只點了點頭，沒有回答什麼。因為他這時心裏有着一種繁重的壓迫，他看見杜鵑姑娘非常疲弱的倚在菩提樹根上，眼睛裏射出奇異的光芒；向着那遙遠的森林凝視。在她的唇上浮着勝利的微笑，——但是那種微笑是非常使他驚心的。他很清楚這種勝利的笑靨，是和人生的歸宿那石牌坊下的安息者的微笑，

沒有一點分別。他急忙來到杜鵑姑娘身邊，將她緊緊的抱在懷裏，但是他已看見張着黑翼的死神，躲在一朵黑雲後面向她招手了！

詩人含着悲淚道：『吾愛！你想安息吧！』

『是的！吾愛！我要安息了，永久的安息了！我已享受到生之美麗！我的安息也是非常美麗的！』

一陣悲慘的秋風吹開了樂園的門。死神嚴肅的走了進來，把杜鵑姑娘從他愛人的懷裏帶走了。

同時樂園裏的花草都低了頭，顯出因悲傷而憔悴的黃色而慄。它們脫下身上的鮮裝，從此樂園中失掉了嬌羞與溫馨；依然變成一片荒涼的秋原。

詩人孤獨的坐在清溪旁，手裏捧着杜鵑姑娘所留給他的玫瑰花冠。正在這時候，那個赤足美麗的幸福小神仙，駕着一朵潔白的雲來了。

他低聲說道：『哦！偉大的詩人！什麼事情使你這樣悲愁？你爲什麼捨棄了地上的樂園，而來到這慘愴的秋原上嘆息呢？』

『唉！幸福之神！地上的樂園是建設在兩個絕對相同的靈魂上。但是，你看現在我是多麼寒愴，我已經搗碎了雙音的心弦，怎能再彈出歡欣的曲調！』

『詩人！你的靈魂將要在星羣中飛翔。你將看見世上的人們向你膜拜。你雖然是不會彌補那最後的缺陷，——從死神的翼下逃亡，但你的生命是燦爛的，曾經閃出過奇異的光亮呵！……請你將這花冠永遠留在世上吧！……』

幸福之神在一片白光中，漸漸的隱沒了。這時人間正展佈着冷寂的幽暗。詩人將這花冠掛在那條人生的路傍，他沉默的睡在清溪的碧波裏，在那神祕的夜幕下向人間告別了。

玫瑰的刺

當然一個對於世界看得像劇景般的人，他最大的努力就是怎樣使這劇景來得豐富與多變化，想使他安於任何一件事，或一個地方，都有些勉強。我的不安於現在，可說是從娘胎裏帶來的，而且無時無刻不想把這種個性表現在各種生活上——我從小就喜歡飄萍浪跡般的生活，無論在什麼地方住上半年就覺得發膩，總得想法子換個地方才好，當我中學畢業時雖然還只有十多歲的年齡，而我已開始撇開溫和安適的家庭去過那流浪的生活了。記得每次辭別母親和家人獨自提着簡單的行李奔那茫茫的旅途時，她們是那樣的覺得惘然惜別，而我呢，滿心充塞着接受新刺激的興奮，同時并存着一肩行李兩袖清風，來去飄然的情懷。所以在一年之中我至少總想換一兩個地方——除非

是萬不得已時才不。

但人間究竟太少如意事，我雖然這樣喜歡變化而在過去的三四年中，我爲了生活的壓迫，曾經俯首帖耳在古城中度過。這三四年的生活，說來太慘，除了吃白粉條，改墨卷，作留聲機器以外，沒有更新鮮的事了。并且天天如是，月月如是，年年如是。唉！在這種極度的沈悶中，我真耐不住了。於是決心闖開藩籬，打破羈勒，還我天馬行空的本色，狹小的人間世界，我不但不留意了，也不再爲它的職權所屈伏了，所以在過去的一年中，我是浪跡湖海——看過太平洋的洶濤怒浪，走過繁囂擁擠的東京，流連過西湖的綠漪清波。這些地方以西湖最合我散蕩的脾味，所以毫不勉強的在那裏住了七個多月，可惜我還是不能就那樣安適下去，就是這七個月中我也曾搬了兩次家。

第一次住在湖濱——那裏的房屋是上海式的鴿子籠，而一般人

或美其名叫洋房，我們初搬到洋房時，站在臨湖的窗前，看着湖中的煙波，山上的雲霞，曾感到神奇變化的趣味，等到三個月住下來，頓覺得湖山無色，煙波平常，一切一切都只是那樣簡單沈悶，這個使我立刻想到逃亡。後來花了兩天工夫，跑遍沿湖的地方，最終在一條大街的弄堂裏，發現了一所頗爲幽靜的洋房；這地方很使我滿意，房前有一片蒼翠如玉的桑田，桑田背後漾着一灣流水。這水環繞着幾畝禾麥離離的麥畦；在熱鬧的城市中，竟能物色到這種類似村野的地方：早聽鷄鳴，夜聞犬吠，使人不禁有世外桃源之想。況且進了那所房子的大門，就看見翠森森一片竹林，在微風裏搖掩作態，五色繽紛的指甲花，美人蕉，金針菜，和牽牛，木槿，都歷歷落落佈滿園中，在萬花叢裏有一條三合土的馬路，路旁種了十餘株的葡萄，路盡頭便是那又寬暢又整潔的迴廊，那地方有八間整齊的洋房，綠陰陰的窗紗，映了竹林的青碧，頓覺清涼爽快。這確

是我幾年來過煩了死板和繁囂的生活，而想找得的一個休息靈魂的所在。尤其使我高興的是門額上書着「吾廬」兩個字；高人雅士原不敢希冀，但有了正切合我脾味的這個所在，誰管得着是你的「吾廬」或他的「吾廬」？暫時不妨算是我的「吾廬」，我就暫且隱居在這裏，何嘗不算幸運呢？

在「吾廬」也僅僅住了一個多月，而在這一個多月中，曾有不少值得記憶的片段，這些片段正像是長在美麗芬芳的玫瑰樹上的刺，當然有些使接觸到它的人們，感到微微的痛楚呢！

(一) 捉賊

當我們初到一個地方——一個陌生的地方，容易感到興趣，但也最容易感到一種莫明其妙的疑懼，好像對於一個初次見面的朋友，多

少總有些猜不透的感想。

當天我們搬到「吾廬」來——天氣正是三伏，太陽比火傘還要灼人，大地生物都蒸悶得抬不起頭來。我們站在迴廊下看那些勞動的朋友們，把東西搬進來，他們真够受，喉嚨裏想是冒了火，口張着直喘氣，額角上的青筋變成紅紫色，一根根的隆起來。汗水淋着他們紅褐色的臉，他們來往搬運了足足有二十多趟，才算完事，他們走後，我同建又幫着葉媽收拾了大半天，不知不覺已近黃昏了，——這時候天氣更蒸悶，雲片呆板着文絲不動，像一個嚴肅無情的哲人面孔。樹木也都靜靜的立着，便是那最容易被風吹動，發出颯颯聲音的竹葉，也都是死一般的沈寂。氣壓非常低，正像鉛塊般置在大地上。這時候真不能再工作，那些搬來的東西雖只是安排了個大體，但誰真也不想再動一下，我們坐在迴廊的石欄杆上，揮動大芭蕉葉，但汗依然不乾。

吃過晚飯時，天空慢慢發生了變化。不知從那裏來了一股不合作的氣流，這一衝才衝破了天空的沈悶。一陣風過，竹葉也開始歌唱起來，花花颯颯的聲響，充滿了小小的庭園。忽然一個鉅大的響聲，從圍牆那裏發出來，我們連忙跑去，原來前幾天連着下雨，土牆都霉爛了。這時經過大風，便爽性倒塌了。——牆的用處雖然不大，但總強似沒有。那麼這倒了半邊的牆，多少讓我們有點窘；牆外面是隔壁農人家裏的場院，那裏堆了不少的乾草，柳蔭下還拴着一頭耕田的黃牛。『呵，這裏多麼空曠，今夜要隄防竊賊呢！』我看到之後不由對建和自己發出這樣的警告，建也有同感他繃緊眉頭說：『也許不要緊，因為這牆外不是大街，只是農人的家，他們都有房產職業，必不致作賊。再說我們也是窮光蛋，……不過倘使把廚房裏的鍋和碗都偷去，也就够麻煩的。』『是呵，我也有點怕。』我說。

「今夜我們留心些睡，明天我去找房東喊他派人來修理好了。」建在思索之後，這樣對我說。這事情就這樣解決了，大家都安然回到屋子裏去。

「新地方總有些不着不落的，」我獨自低語着。恰巧一眼又看到窗外黑黝黝的竹林，和院子中低矮而濃密的冬青樹，這樣幽怪的場所，——陡然使我想一個眼露兇焰，在暗陬裏窺望着我們的賊，正躲藏在那裏。「噫呀！」我竟失聲的叫了出來。建和同搬來的陳太太都急忙跑來問是見了什麼？

我不禁臉紅，本來什麼都沒見。只是心虛疑神疑鬼罷了。但偏像是見了什麼。這簡直是神經病嗎？承認了究竟有點不風光。只好撒謊說是一隻貓的影子從我面前閃過，不隄防就嚇得叫起來了。這算掩飾過了，不過這時更不敢獨自個坐在屋裏，只往有人的地方鑽。

晚上睡覺的時候，也是抱着滿肚子鬼胎的，不住把眼往黑漆的角落裏望，很怕果真是見到什麼。但越怕越要看，而越看也越害怕。最上的方法還是閉上眼，努力的把思想用到別方面去，這才漸漸的睡熟了。

在夢中也免不了夢到小賊和鬼怪一類可怕的東西。

恍惚中似有一隻巨大的手，從腦後撲來，撼動我的頭部。『糟了！』我喊着。心想這一來恐怕要活不成，我拼命的喊叫『救命！』但口裏却發不出聲音來，莫非聲帶已被那隻大手掐斷了嗎？想到這裏真想痛哭。隱隱聽見有人在叫我的名字，我用力的睜開兩眼一看，原來是建慌張的站在我的面前，他的手正撼動着我的頭部——這就是我夢中所見到的大手。但時候已是深夜，他爲什麼不睡却站在這裏。而且電燈也不開，我正懷疑着，只聽他低聲說：

『外面恐怕來了賊？』

『真的嗎，你怎麼曉得？』我問。

『我聽見有人從瓦上走過的聲音，像是到我們的廚房裏去了。』
『呀！原來真有人來偷我們的碗嗎？』我自心裏這麼想着，但我說不出話來。只怔怔的看着建，停了一會兒，他說：

『我到外面去看看。』

『捉賊去嗎？這是危險的事，你一個人不行，把陳喊起來吧！』我說。
——陳是我們的朋友，他和夫人也住在我們的新居裏，他是有鎗階級，這年頭鎗是好東西，尤其捉賊更要借重他。建很贊同我的提議，然而他有些着慌，本打算打開寢室的門，走過堂屋去找陳！而在慌忙中，門總打不開。窗外的竹林颯颯的只是響，頹牆上的碎瓦片又不住花花的往下落，深夜寂靜中偏有這些惱人心曲的聲響，使我更加怕起來。但爲了建的緣故，我只得大着膽子走向門邊幫他開門；其實那門很容易開，我微

微用力一擰，便行了，不知建爲什麼打不開，這使得我們都有些覺得可笑。他走到陳的住房門口敲門，陳由夢中驚醒問道：『什麼事呀！』

『你快點起來吧！』陳聽了這話，便不再問什麼，連忙開了房門，同時他把鎗放在衣袋裏。

『我們到院子裏看看去，適才我聽見些聲響！』建說。

『好，什麼東西，敢到這裏來搗亂！』陳憤然的說。

陳的馬靴走在地板上，震天價響，我聽見他們打開堂屋的門走出去了。我兩眼望見黑黝黝的窗外不禁怕起來。倘使賊趁他倆到外面去時，他便從前而溜進來，那怎麼好？想到這裏就打算先把房門關上，但兩條腿簡直軟到舉不起。於是我便作出蠢得令人發笑的事情來，我把被褥被蒙住頭，似乎這樣便可以不怕什麼了。

耽着心，焦急的等待他們回來，時間也許只有五分鐘，而我却悶出

了一身大汗，直到建進來，我才把頭從被裏伸出來。

『怎麼樣看見賊了嗎？』我問。

『沒有！』建說。

『你不是說聽見有人走路的聲音嗎？』我問。

『真的，我的確是聽見的，也許我們出去時，他就從缺牆那裏逃去了！』建說。

『不是你作夢吧？』我有些懷疑，但他更板起面孔，一股正經的說道：『沒有的話，我明明聽見的，我足足聽了兩三分鐘，才叫你醒來的。』

『園子裏到處都看過了嗎？莫非躲在竹林子裏嗎？』我說。

『絕對沒有，我同陳到處都看過了，竹林裏我們看過兩次，什麼都沒有看到，除了一隻黑貓！』建說。

『沒有就是了！……不然捉住他又怎樣對付呢？』我說。

「你真傻，這有什麼難辦，送到公安局去好了！」建說。

「來偷我們的賊，也就太可憐，我們有什麼可偷？偷不到還要被捉到公安局去，不是太冤了嗎？」我說。

「世界上只有小賊才是賊，至於大賊偷名偷利，甚至於把國家都偷賣了，那都是人們所崇拜的大人物，公安局的人連正眼都不敢覷他一覷呢！」建說，

你幾時又發明了這樣的真理！

建不禁笑了，我也笑了，捉賊的一幕，就這樣下了臺。

(二) 池旁

這所新房子裏，原來還有一個小小的池塘，在竹林的前面的牆角

邊，今天下午我們才發現了。池塘中的水似乎不深，但用竹篙子試了試以後，才曉得雖不深，也有八九尺，倘若不小心掉下去，也有淹死的可能呢！

沿着池塘的邊緣，石縫中，有幾隻螃蟹在爬着，據葉媽說裏面也有三四寸長的小魚——當她在那裏洗衣服時，看見它們在游泳着。這些花園，池塘，竹林，在我們住慣了弄堂房子的人們從來只看見三合土如豆腐干大小的天井的，自然更感到新鮮有生機了。黃昏時我同建便坐在池塘的石凳上閒談。

正在這時候門口的電鈴響了一陣，我跑去開門，進來了兩位朋友，一個瘦長臉上面有幾點痘癍的是萬先生，另外一位也是瘦長臉，但沒有痘癍，面色比較近褐色的是時先生。

萬先生是新近從日本回國，十足的日本人的氣派，見了我們便打

着日語道『シバラクデシタ』意思是久違了我們也就像煞有介事的說了一聲『イラッシャイ』意思是歡迎他們來，但說過之後，自己覺得有點肉麻，爲什麼好好的中國人見了中國人，偏要說外國話？平常聽見洋學士洋博士們和人談話動不動夾上三兩句洋文，便覺得頭疼，想不到自己今天也破了例，洋話到底是現代的時髦東西咧！

說到那位時先生雖不會到過外洋，但究竟也是二十世紀的新青年，因此說話時夾上兩三個英文名辭，也是當然的了。

我們請他們也坐在池塘旁的石凳上。

——這時我的思想仍舊跑到說洋話的問題上面去：據我淺薄的經驗，我永不會聽見過外國人互相間談話會引用句把中文的，爲什麼我們中國人講中國話一定要夾上洋文呢？莫非中國文字不足表達彼此間的意思嗎？——尤其是洋學士大學生們——當然我也知道他們

的程度是強煞一般民衆，不過在從前閉關時代，就不見得有一個人懂洋文，那又怎麼辦呢？就是現在土貨到底多過舶來品，然則這些人永遠不能互相傳達思想了，可是事實又不盡然——難道說，說洋話僅僅是爲了學時髦嗎？「時髦」這個名辭究竟太誤人了，也許有那麼一天，學者們竟爲了「時髦」廢除國語而講洋文，……那個局面可就糟！簡直是人不殺你你自殺，自己往死裏鑽呵！……

我只呆想着這些問題，倒忘記招呼客人，還是建提醒說：『天氣真熱，讓葉媽剖個西瓜來吃吧？』

我到裏面分附葉媽拿西瓜，同時又拿了煙來，客人們吸着煙，很優閒的說東談西，萬先生很欣賞這所房子，他說這裏風景清幽，大有鄉村味道很合宜於一個小說家，或一個詩人住的，時先生便插言道：

『很好，這裏住的正是一位小說家，和一位詩人！』

我們對於時先生的話，沒有謙謝，只是笑了一笑。

萬先生却因此想到談講的題目，他問我？

『女士近來有什麼新創作嗎？我很想拜讀！』

『天氣太熱，很難沈住心寫東西，大約有一個多月，我不會提筆寫一個字。聽說萬先生近來很譯些東西，是那一個人的作品？』我這樣反問他。

『我最近在譯日本女作家林芙美子的放浪記，這是一篇閨動日本現代文壇的新著作，……萬先生繼續着談到這一位女作家的生平，……』

『真的，這位女作家的生活是太豐富了，她當過下女，當過女學生，也當過戲子，并且嫁過幾次男人。……我將來想寫一篇關於她的生活的文章，一定很有趣味！』

葉媽捧着一大盤子的西瓜來了，萬先生暫時截斷他的話，大家吃着西瓜，漸漸天色便灰黯起來。建將迴廊下的電燈開了，隱隱的燈光穿過竹林，竹葉的碎影，篩在我們的襟袖上，大家更捨不得離開這地方。池塘旁的青蛙也很湊趣，它們斷斷續續的唱起歌來。萬先生又繼續他的談話？

說。
『林芙美子的樣子，神氣，和不拘的態度都很像你。』他對我這樣

『真的嗎可惜我在日本的時候沒有去看看她……我覺得一個人的樣子和神氣都能相像，是太不容易碰到的事情。現在居然有……我倘使將來有機會再到日本去，一定請你介紹我見見她，……』

『她也很想見你。』萬先生說。

『怎麼她也想見我？……』我有些懷疑的問他。

「是的，因為我曾經和她談過你，並且告訴她你在東京，當時她就要我替她介紹，但我在廣島，所以就沒有來看你。」

談話到了這裏，似乎應當換個題目了，在大家沉默幾分鐘之後，我爲了有些事情須料理便暫時走開。他們依然在那裏談論着，當我再回到池塘旁時，他們正在低聲斷續的談着。

「喂，當心，擁護女權的健將來了！」建對我笑着說。

「你們又在排揎女子什麼了？」

「沒有什麼，我們絕不敢……」時先生含笑說。

「哼，沒有什麼嗎？你們掩飾的神色，我很看得出，正像說「此地無銀三十兩，」不是辯解，只是口供罷了！」

這話惹得他們全哈哈的笑起來，萬先生和時先生竟有些不大好意思，在他們臉上泛了點微笑。

『我們只是討論女性應當怎樣才可愛？』萬先生說。
『那爲什麼不討論男性應當怎樣才可愛呢？』我不平的反駁他

們。
『本來也可以這樣說，』萬先生說。

『不見得吧！你們果真存心這樣公平也就不會發生以上的問題了！』我說。

『不過是這樣，女性天生是佔在被愛的地位上，這實在是女性特有的幸福，並不是我們故意侮辱女性！』時先生說。

『好了！從古到今女子只是個玩物，等於裝飾品一類的東西……這是天意，天意是無論如何要遵從的；不過你們要注意在周公制禮作樂之前，男女確是平等的呢！』

『其實這都不成問題，我們不過說說玩笑罷了！』萬先生說。

他們臉上，似乎都有些不自然的表情，我也覺得不好深說下去，無論如何，今天我總是個主人，對於一個客人，多少要存些禮貌。——我們正當辭窮境窘的時候，葉媽總算湊了趣，她來喊我們去吃飯。

(三) 小小的猜忌

我們的新家，不斷的有客來，——最近萬先生因為喜歡這裏的環境好，他就搬到我們的廂房裏住着。使這比較冷靜的小家庭頓然熱鬧起來。每天在午飯後，我們多半齊集在客廳裏談談笑笑，很有意思，並且時先生也多半要來加入的。

有一天，天色有些陰黯，但仍然悶熱，我們都不想工作，萬先生雖比我們吃得苦，不管汗怎麼流，他還伏在桌旁譯他的文章，不過也只寫了三五行，便氣喘着到客廳裏來，人人都有些倦，談話也不起勁，正在這時，

聽見鈴響，門響，最後是許多細碎的高跟皮鞋走在石子路的聲響。我們知道有客來，然而想不起是誰，好奇心驅逐着我，離開沙發走到門口去歡迎，紗門打開後只見時先生領着兩位時髦的小姐，走了進來——這兩位小姐都是摩登式的，但一個是帶有東方美人的姿態，長髮掠得光光的披垂在肩上，身着水綠色鑲花邊的長旗袍，腳上穿着黑色的帶鑽花的漆皮鞋，長統肉色絲襪，態度稱得起溫柔婉媚，只是太富肉感，同時就不免稍嫌笨重。至於那一位呢，面容是比較清瘦，但因為瘦所以頸頸就特別顯長，再穿上中國化的西裝，胸部的上端完全露在外面，更使人覺得瘦骨如柴的可憐了，她也是穿的黑皮鞋，肉色長統襪，但衣服是鮮艷的桃色。時先生呢還是穿的他那件已經舊了的白色夏布大衫。「究竟女子是被人愛的，」我莫明其妙的又想到這句話，神情呆板的忘却招呼這兩位尊貴的來客，而客人竟來和我行握手禮，我有些窘，連忙問

好，又請她們坐，彷彿在雲端裏似的忙亂了一陣。

這兩位客人，絕不是初會，所以彼此間談到別後的情形，竟至滔滔不絕，這一來把萬先生和時先生都冷落在一旁，但我覺得他們也還感興趣，大約這又是兩位摩登小姐的魔力了。

天將近黃昏了，西北方的陰雲更積得厚起來，兩位小姐便站來告辭，我當然要挽留她們再坐一坐，不過快到夜飯的時候了，家裏沒有留客吃飯的菜，也不敢着實的留住她們。而萬先生和時先生挽留她們的態度就比我誠懇多了。兩位小姐就允許明天早些來同我們玩個整天。

客人走後，我們仍舊回到客廳裏來。

「你們看這兩位小姐够得上幾分？」建！萬先生說。

「你們說說看，」建不會具體答覆。

「我說那位胖些的芝小姐還不錯，可以得個七十五分，茵小姐呢

太瘦了，並且背似乎還有些駝，最多只得六十五分。」時先生這樣批評。
『我覺得她們都很平常，大概也只能得這個分數吧！』建沈思後這樣說了。

萬先生聽見他們兩人的談話，似乎有些不平，他很起勁的站起來走到放在房中間的圓桌旁，倒了一杯茶喝過之後說：

『我的意思和你們兩位正相反，我覺得茵小姐比芝小姐好，芝小姐那麼胖只能給人一些肉的刺激。茵小姐却有一種女性的美，眉梢眼角很有些動人處。』

『當然你是情人眼裏出西施呀！』時先生似開玩笑似譏諷的說：『你們不曉得萬先生對於茵小姐是一見傾心，他屢次在我面前誇獎她呢！』

『這真笑話，我老萬何至於那麼無聊！』萬先生說。

『你何必說那樣的撇清話呢，這個年頭誰沒有一兩件浪漫事兒呢？』時先生打趣般的說。

『好了老時你爲什麼不說說你自己的浪漫史呵！』萬先生報復的說。

『萬先生和時先生本來是很好的朋友，你們彼此間的浪漫史，自然誰也不必瞞誰，何妨說出來給我們聽聽呢？』我說。

『你們不曉得老時從前有許多愛人，就是那位玉小姐他也曾愛過，』萬先生說。

『既是有過愛人怎麼不愛到底呢？』建問。

『大約玉小姐又有了新歡吧？……這個年頭的小姐們真不容易對付，因爲戀愛不知害了多少好青年？』萬先生說。

『不過戀愛到底是富於活躍的生命的，無論怎麼可怕，我還是要

愛，只可惜現在沒有相當的對象，喂，你們也替我幫幫忙呵！』時先生說。

『你是不是想向芝小姐進攻？』萬先生問。

『那也不一定……你呢？……不過你已經有了老婆，當然用不着了。』

『哦，萬先生已經結過婚嗎？……那真有點不對，前天晚上，你還要我替你介紹一個老婆，我幸喜還沒替你進行……』萬先生本來說他需要一個老婆，我以為他還不會結婚呢，時先生今夜無意中洩漏了他的祕密，我又責問他；自然他大不高興，但他也不好說什麼，只是無精打彩的沈默着。

一個小小猜忌的根芽就在這時候種下了。

第二天我們伴着兩位小姐去遊湖，划子到岳王廟時，我們上了岸，到附近的杏花村去吃飯。

杏花村是一個很有幽趣的所在。小小的園子裏有幾座靈巧的亭子，我們就在西南的那一個亭子裏坐下，伙計在那鋪着白色的檯布上安放了象牙箸，銀匙，酒杯，隨後就端了幾盆時鮮的雪藕和板栗來。

在吃栗子的時候，萬先生剝了一個送到茵小姐的面前說『請吃一個！』

『老萬又要碰釘子了！』時先生插嘴說。

果然茵小姐將栗子送了回來說：『萬先生請自己吃，我們雖是弱者，但剝栗的力量還有。』

『哈哈……』全桌的人都笑了。

萬先生真不好意思，由不得遷怒到時先生身上：

『老時你何必專門敲邊鼓！』

時先生不說什麼只是笑。萬先生也沉默起來，而那兩位小姐却高

談闊論得非常起勁。

今夜大家都喝了些酒。時先生格外高興的同兩位小姐攀談着，只有萬先生一聲不響的望着湖水出神。

『老萬！怎麼不說話，莫非見景生情，想到日本的情人嗎？』時先生似挑撥般的說。

『真怪事，我老萬有沒有情人，不想情人，與你老兄有什麼關係？何必這樣和我過不去！』萬先生真有些氣憤了。

爲了他倆的猜忌，我們也沒了興緻。在回來的路上，建如有所感的對我說：

『女人究竟是禍水，爲了一個女人，可以亡國，可以破家，當然也可以毀了彼此間的友誼！何況小小的猜忌！』

(四) 一陣暴風雨

吃過午飯後建出去看朋友，

萬先生陳太太和我都在客廳裏坐着。不久時先生也來了，今天那兩位小姐還要來——我們就在這裏等候她們。

始終聽不見門上的電鈴響，時先生和我們都在猜想她們大概不來了。忽然沉默的陳太太叫道『客人來了！客人來了！』萬先生搶先的迎了出去，一個面生的女客提着一個手提箱，氣衝衝的走了進來：

『這裏有沒有一位張先生？』

『有，但是他出去了。』

『什麼時候回來？』

『那我們不清楚！……您貴姓？』萬先生問她。

「我嗎？姓張。」

「是張先生的親眷嗎？從那裏來？」

「是的，我從上海來！」

萬先生殷勤的遞了一杯茶給她，她的眼光四處的溜着神氣不善，我有些懷疑她的來路，因悄悄的走了出來，并向萬先生和時先生丟了一個眼色，他們很機警，在我走後他們也跟了出來。

「你們看這個女人是什麼路道？」我問。

「來路有點不善，我覺得……你同張先生很熟大約總有點猜得出吧！」

張先生是我一個很好的朋友，他最近也搬到此地來住，他是一個好心的人，不過年輕的時候，有些浪漫，我曾聽他說，當他在上海讀書的時候，曾被一個咖啡的侍女引誘過，——那時他住在學校附近的一所

房子的三層樓上，有一天他到咖啡店裏去吃點心，有一個女招待很注意他，——不過那個女招待樣子既不漂亮，臉上還有歷歷落落的痘癍，這當然不能引起他的好感。吃過點心後他仍回到家裏去。

過了一天，他正在房裏看書，只見走進一個女子——這突如其來的不速之客當然使他不由得吃驚，不過在他細認之後，就看出那女子正是咖啡店裏注意他的侍女。

『哦，貴姓張嗎？……請將今天的報借我看看。』

張先生把報遞給她，她看過之後，仍舊坐着不動。

當然張先生不能叫她走，便和她談東說西的說了一陣，直到天黑了她才辭去。

第二天黃昏時，她又來找張先生，她訴說她悲苦的身世，張先生是個熱心腸的人，雖不愛她却不能不同情她沒有父母的一個孤苦女兒，

——但天知道這是什麼運命，這一天夜裏，她便住在張先生的房裏。這樣容易的便發生關係，張先生不能不懷疑是上了當，因此第三天就趕緊搬到他親戚家裏去了。

幾個月之後，那個女子便來找他，在親戚家裏會晤這樣一個咖啡店的侍女，究竟不風光，因此他們一同散步到徐家匯那條清靜的路上去。

「你知道，我現在已經發覺生理上起了變化。」她說。

「什麼生理上起了變化？我不懂你的意思！」但張先生心裏也有點着慌，莫非說，就僅僅那夜的接觸，便惹了禍嗎？……

「怎麼你不懂，老實告訴你吧，我已經懷了孕。」

「哦！」張先生怔住了。

「現在我不能回到咖啡店去，我又沒有地方住，你得給我想想法

子。」她說。

張先生心裏不禁怦怦的跳動，可憐，這又算什麼事呢？從來就沒想和這種女人發生關係，更談不到合她結婚。就不論彼此的地位，我對她就沒有愛，但竟因她的誘引，最後竟得替他負責！……

張先生低頭沉思着，一句話也說不出。

「你怎麼不響？……我預備明天就搬出咖啡店，你究竟怎麼對付我？」

「你不必急，我們去找間房子吧！」

總算房子找到了，把她安置好，又從各處籌了一筆款給了她，張先生便起身到鎮江去作事。

兩個月以後她來信報告說已經生了一個女孩。

這使張先生有點覺得怪，怎麼這麼快？不到六個月便生了一個女

孩，……但究竟年輕，不懂得孩子到底可否六個月生出？因臉皮薄，又不
好對旁人講。

裏去。
張先生從鎮江回來時曾去看她，并且告訴她將要回到北方的家

然的說。
『你不能回去，要走也得給我一個保障！』那女子沉思後毅然絕

『什麼保障？』張先生慌忙的問。

『就是我們正式結了婚你再走！』那女子很強硬的要求。

『那無論如何辦不到？』張先生說。

『定過婚也沒有關係，現在的人就是娶兩個妻子并不是奇事，而

且我已經是這個光景，怎能另嫁別人？』

『無論你的話對不對，我也得回去求得家庭的許可才是！』

『好吧，我也不忍使你爲難，不過至少你得寫一張婚書給我，不然你是走不得的。』

張先生本已定第二天就走，船票已經買好，想不到竟發生這些糾葛。『好吧！』張先生說：『你一定要我寫，我就寫一張！』

於是他在一張粗糙的信箋上寫了。

『爲訂婚事，張某與某女士感情尙稱融洽，訂爲婚姻，俟張某在社會上有相當地位時，再正式結婚……』

這麼一張不成格式的婚書總算救了張先生的急。

張先生回到北方去後，才曉得那個孩子并不是他的；過了兩個月孩子因爲生病死了，張先生的責任問題，很自然的解除了。從那時起張先生便和那女子斷絕了關係，不知怎麼今天她又找了張先生來……

我同萬先生和時先生正談講着，那位女客竟毫不客氣的走了進來。

「張先生究竟什麼時候回來？」

萬先生道：「那說不定，這裏是一個姓陳的軍官的房子，我們都是客人……」

「軍官嗎，軍官我也不怕！」那女子神經過敏的憤怒起來。

「哦，我並沒有說你怕軍官，事實是如此，我只把事實告訴你……你不是找張先生嗎？……但這裏也不是張先生的房子，他也只是借住的客人！」萬先生有些不高興的說。

那女客沒有辦法又回到客廳裏去，萬先生和時先生也跟了進去。

「我從早晨六點鐘從上海上車到此刻還沒有吃東西，叫娘姨替我買碗麵吃，」她說。

「她真越來越不客氣，大有家主婦的神氣。」萬先生自心裏想，但不好拒絕她。便喊娘姨來，可是娘姨的眼光，是雪亮的，這種奇怪的女客沒得主人的命令，她們是不輕易受支配的。

一個新來的湖南娘姨走了進來。

「萬先生喊我什麼事？」她說。

「你去給買一碗麵來，這位女客要吃！」

「我是新來的，不曉得那裏有麵賣。而且我正哄着小妹妹呢，你叫別個去吧！」她說完頭也不回的走了，萬先生無故的碰了一個釘子，正在沒辦法的時候門口響着馬靴的聲音，軍官陳先生回來了。

這位陳軍官是現代的軍人，他雖穿着滿身戎裝，但人却很溫文客氣。

「好了，陳先生回來了，您有什麼事竟可同陳先生說，他是這裏的

主人……』萬先生對那個女子說。

『陳先生您同張先生是朋友吧！』她問。

『不錯，我們是朋友。』陳先生說。

『那就好辦了，唉，張先生太不漂亮了，爲什麼躲着不見我！』女子憤然的說。

『女士同張先生也是朋友嗎？幾時認識的？』陳先生問。

『我們呀也可以說是朋友，但實際上我們的關係要在朋友以上哩！』

『那麼究竟是那種關係呢？……怎麼我從來沒聽張先生說過。』

『這個你自己去問張先生自然會明白的。』

『那且不管他，只是女士找張先生有什麼事？……張先生也是初搬到這裏暫住，有時他也許不回來，……我看女士無論有什麼事告訴

我，我可以替你轉達好吧！』

『不，我就在這裏等他，今天不回來明天總要回來了！』女子悍然的說。

『但是女士在這裏究竟不便當呵。』

『也沒什麼不便當，我今夜就在這裏坐一夜，再不然就在院子裏站一夜也不要緊！』

『女士固然可以這麼作，可是我不好這樣答應，不但對不起女士，也對不起張先生的。我想女士還是把氣放平些，先到旅館裏去，倘使張先生回來了，我叫他去看你，有什麼問題你們儘可從長計議，這樣不是兩得其便嗎？』陳先生委婉的說。

『但是我一個孤身女子住旅館總不便當，而且我們上海也有許多親戚朋友，說來不好聽。』陳先生聽見那女子推辭的話不禁冷笑了。

一聲，正在這時候門外又走進兩位女客，正是我們所期待的芝小姐與茵小姐了。她們走進來看了這位面生的女客，大家都怔住不響。

『我想女士還是先到旅館去吧，一個女子住旅館并不算希奇的事，你看這兩位小姐不也是住在旅館裏嗎？』陳先生指着芝小姐和茵小姐說。

『不過她們是兩個人呵？』她說。

『住旅館有什麼要緊，我在上海時還不是一個人住旅館，像我們這種離家在外求學的人，不住旅館又住在什麼地方沒有關係的……』
『是呵，難道說她們兩位住得，女士就住不得……而且我這裏還有熟識的旅館可以送女士去。』

最後女子屈伏了：『好吧，我就到旅館去。』她說『不過倘張先生不到旅館來見我，我明天還是要來的。』她說。

『我想張先生再不會不見你的，放心好了！』陳先生說。

陳先生同着這位女客走了，一陣暴風雨也就消散了。

『你們猜要發生什麼結果？』茵小姐說。

『不過破費幾個錢，把那張婚書拿回來就完，還有什麼大不了的

事？』萬先生說。

『對了，我看她的目的也不過要敲一筆竹槓而已。』

——這小庭園裏一切都恢復了原狀，正如暴風雨過後的晴天一樣恬適清爽。

(五) 她

這幾天我正在期待着一個朋友的來臨，果然在一天的黃昏時她來了。

——我們不是初見，但她今夜的丰度更使我心醉，一個臉色潤澤而體態溫柔的少婦，牽着一隻西洋種的雄狗，款步走進來時，使我沉入美麗的夢幻裏，如鈎的新月，推開魚鱗般的雲，下窺人寰，在竹林的罅隙間透出一股清光，竹葉的碎影篩在白色的窗幔上，這一切正是大自然所渲染出最優美的色與光。

我站在迴廊的石階旁邊迎接她，我們很親切的行過握手禮。她說：『我早就想來看你，但這幾天我有些傷風，所以沒有來。』

那隻披着深黃色厚裘的聰明的小狗，這時正跟在他主人的身傍，不住的嗅着。

○Mimi 這是小狗的名字，當牠陡然拋開女主人跑向園角的草叢時，女主人便這樣的叫喚牠。真靈，牠果然應聲跳着竄着來了。我們就在廊下的藤椅上坐下。

成羣的螢火蟲，從竹林子裏飛出來，像是萬點星光，閃過蔚藍色的太空，青蛙開始在池旁歌唱了。『這裏景緻真好！』她讚美着。

『以後你來玩好不？』我說。

『當然很好，只是我不久便打算到北平去！』

『作什麼去？……遊歷嗎？』

『也可以算作遊歷……許多人都誇說北平有一種靜穆的美，而且又是中國文化的中心地點，所以我很想到北平去看看，同時我也想在那邊讀點書。』

『打算進什麼學校？』

『我想到藝術學院學漫畫。』

『漫畫是二十世紀的時髦東西咧！』我說。

『不，我並不是爲了時髦才學漫畫，我只爲了方便經濟……你知

道像我這樣無產階級的人，學油畫無論如何是學不起，……其實我也很愛音樂，但是這些都要有些資本……所以我到如今頗後悔當初走錯了路，我不應當學貴族們用來消遣的藝術。」

「你天生是一個愛好藝術，富於藝術趣味的人，爲什麼不當學藝術？」

「但是一切的藝術都是專爲富人的，所以你不能忘記經濟的勢力。」

「的確這是個很重要的前提。」

我們談話陡然停頓了，她望着那一片碧森森的翠竹沉思，我的思想也走入了別一個區域。——

真的我對她有一種莫明其妙的同情與好感，也許是因爲把她介紹給我的那一位朋友，給我的印象太好，——那時我還在北平，有一天

忽然接到一封掛號信，信的字跡和署名對我都似乎是太陌生，我費很久的思索，才記起來——是一年前所結識一位姓黎名伯謙的朋友——一個富有藝術趣味的青年，真想不到他此時會給我寫信，我在下課的十分鐘休息時間中，忙忙把信看了；裏面有這樣的一段：

『我替你介紹一個同志的好朋友，她對於藝術有十分的修養，并且其人丰度瀟灑，爲近今女界中不多見的人材，倘使你們會了而一定要相見恨晚了，她很景慕北平的文風之盛，也許不久會到北平去。』

我平生就喜歡丰度瀟灑的人，怎麼能立刻見到她才好，在那時我腦子裏便自行構造了一種模型。但是我等了好久，她到底不會到北平來，暑假時我也離開北平了。

去年冬天，我從日本回來時，住在東亞旅館裏，在一天夜裏，有三位朋友來看我，——一個男的兩個女的，其中就有一個是我久已渴慕着

要見的她。

——一個年輕而丰度飄逸的少女，坐在我對面的沙發上，身上穿了一件淡咖啡色西式的大衣，衣領敞開的地方，露出玫瑰紅的綢衫，左邊的衣襟上，斜插着一朵白玫瑰。在這些色彩調和的衣飾中，襯托着一張，微圓的潤澤的面孔，一雙明亮的眼瞳溫和的看着我，……這是怎樣使人不易消滅的印象呵，但是我們不曾談過什麼深切的話，不久他們就告辭走了。

春天，我搬到西湖來，在一個溫暖的黃昏裏，我同建在湖濱散着步，見對面走來一對年輕的男女，——細認之後原來正是她同她的愛人，我們匆匆招呼着，已被來來往往的人影把我們隔斷了。

從此我們又彼此不通消息，直到一個月以前，她同愛人由南方度過蜜月再回杭州來，我們才第二次正式的會面，他們打算在杭州常住，

因此我們便得到時常會面的機會——

『你預備幾時到北平去呢！』在我們彼此沉默很久之後我又這樣問她。

『大約在一個星期之後吧。』

『時間不多了，此次分別後又不知什麼時候再能聚會……希望你在離開杭州以前再到我這裏來一次吧！』

『好，我一定來的，你下半年仍住在杭州嗎？這裏真是一個好地方，不過太住久了也沒有什麼意思，到底嫌太平靜單調，你覺得怎樣？』

『不錯，我也就這樣的感覺着了。所以我下半年大約要到上海去，同時也是解決我的經濟問題！』

『唉，經濟問題——這是個太可怕的問題呢，我總算嘗够了它的殘酷，受够了它的虐待……你大約不明白我過去的生活吧！』

「怎麼你過去的生活……當然我沒有聽你講過，但是最近我却聽到一些關於你的消息！」

「什麼消息！」

「但是我總有些懷疑那情形是真的……他們說你在和你的愛人結婚以前，曾經和人訂過婚！」

「唉，我知道你所聽見不僅僅是這一點，其實說這些話的人恐怕也不見得十分明白我的過去，老實說吧，我不但訂過婚而且還結過婚呢？」

她坦白的回答，使我有些吃驚，同時還覺得有點對她抱愧，我何嘗不是聽說她已結過婚，但我竟拿普通女子的心理來揣度她，其實一個女子結了婚，因對方的不滿意離了婚再結婚難道說不是正義嗎？爲什麼要避諱——平日自己覺得思想頗澈底，到頭來還是這樣掩掩遮遮

的，多可羞，我不禁紅着臉，不敢對她瞧了。

『這些事情，我早想對你講，——你知道這個世界上，有同情心的人不多呢，尤其像你這樣了解我的更少；所以我含辛茹苦的生活只有向你傾吐了。』

實在的，她的態度非常誠懇，但爲了我自己的內疚，聽了她的話，我更覺忸怩不安起來。我只握緊她的手，含着一包不知什麼情緒的眼淚看着她，——這時冷月的清輝正射着她幽靜的面容，她把目光注視在一叢純白的玉簪花上，嘆了一口氣說：

『在我還是童年的時代，而我已經是只有一個弱小的妹子的孤兒了。這時候我同妹妹都寄養在叔父的家裏，當我在初小畢業的那一年，我弱小的妹妹，也因爲孤苦的哀傷而死於肺病。從此我更是天地間第一個孤零的生命了。但是叔父待我很親切，使我能繼續在高小及中

學求學，直到我升入中學三年級的那一年，叔父爲了一位父執的介紹將我許婚給一個大學生，——他年輕老實，家裏也還有幾個錢，這在叔父和堂兄們的眼裏當然是一段美滿的姻緣。結婚時我僅僅十七歲。但是不幸我生就是個性頑強的孩子，嫁了這樣一個人人說好的夫婿，而偏感到刻骨的苦痛。婚後十幾天，我已決心要同他離異，可是說良心話，他待我真好，愛惜我像一隻馴柔的小鳥，因此他忽視了我獨立的人格。我穿一件衣服甚至走一步路都要受他的干涉和保護，——確然只是出於愛的一念，這也許是很多女人所願意的，可是我就深憾碰到了這樣一位丈夫。他給了我很大的苦頭吃，所以我們蜜月時期還沒有完，便實行分居了。分居以後我的叔父和堂兄們曾毫不同情的詰責我；但是那又有什麼效果？最後我毅然提出離婚的要求，經過了很久的麻煩，離婚到底成了事實。叔父和堂兄宣告和我脫離關係。唉，這是多麼嚴重的

局面！不過「個性」的威權，助我得了最後的勝利，我甘心開始過無告，但是獨立的生活。

我自幼歡喜藝術，那時更想把全生命寄託在藝術上。於是我便提着簡單的行裝來到杭州藝術大學讀書，在這一段艱辛的生活裏，我算是飽受到經濟的壓迫。我曾經兩天不吃飯，有時弄到幾個錢也只買一些番薯充充飢。這種不容易掙扎的歲月，我足足挨了兩個多月，後來幸喜遇見了那位好心的女教授，她含淚安慰我并且允許每月津貼我十塊錢的生活費，囑我努力藝術……這總算有了活路。

那時候我天天作日記，我寫我艱辛的生活，寫我傷慘的懷抱，直到我和某君結婚後才不寫了。前幾天我收拾書箱把那日記翻來看了兩頁，我還禁不住要落淚，只恨我的文字不好，不能拿給世上同病的人看。

……
└

「不過真的藝術品是用不着人工雕飾的，我想你還是把它發表
了吧！」

「不，暫且我不想發表它，因為自始至終都是些悲苦的哀調，那些
愛熱鬧的人們不免要譏責我呢！」

「當然各人的口味不同，一種作品出版後很難博得個人的歡心。
不過我以為在這個世界上究竟是歡樂的事情太少，那一個人的生命
史上沒有幾頁暗淡的呢？……將來我希望你能給我看看！」

她沒有許可，也不會拒絕，只是無言的嘆了一口氣。

那隻小狗從老遠的草堆中竄了出來，嗅着牠主人的手似乎在安
慰她。

「我真歡喜這隻狗！」她說。

「是的，有的狗很靈……」

『這隻狗就像一個聰明的小孩般的惹人愛，它懂得清潔，從來不在房裏遺屎撒尿，適才你不是看見它跑到草堆裏去嗎？那就是去撒尿。

……

『原來這樣乖！』

她不住用手撫摸小狗的背。我從來對於這些小生物不生好感，并且我最厭惡狗，每逢看見外國女人抱着一隻大狼狗坐在汽車上我便有些討厭。但今天爲了她，我竟改了平日對狗的態度，好意的摸了它的頭部，它真也知趣，兩眼雪亮的望着我擺尾。

這時月光已移到院子正中來，時間已經不早了，幾隻青蛙在牆陰跳踉，她站起身整了整衣服道：

『我回去了，一兩天再會吧！』

她的車子還等在門口，我送她上了車便折回來，走到院子裏見了

那如水的月光，散淡的花影恍若夢境。

(六) 一個沈默的人

我們正預備搬家——可是爲了那新房子太大我有些膽小正在躊躇難決的時候，忽聽見扶梯旁馬靴聲橐橐，走上來一位年輕的武裝同志。

「從營裏來嗎？近來忙些什麼？」我問。

「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不過這兩天特別糟，到處去找房子，都找不着！」

「找房子作什麼？」

「昨天接到我太太的快信就是這幾天以內要到杭州來。」

「那好極了，省得你常常鬧寂寞呵！」

「好是好，但嫌太忙了些，一時那裏去找個相當的房子？」

「就是你太太一個人來嗎？」

「是的，就是她一個人。」

「那麼我們請他住到我們新房子裏去好不好？」我問建設。

「也好。」建設在思索後說：「不過不知道陳先生贊成不？」

「怎麼你們也要搬家嗎？」

「對了，我們打算搬家，因為這地方太鬧，簡直不能寫東西，並且天

氣熱……」

「那麼你們房子找到了沒有呢？」

「找是找好了，只是房子太多，院子太大，我們單獨住，我有些怕，倘

使你來那就好了……並且可以借重你的武器壯壯膽！」

陳先生聽了我這話，連忙笑道：「只要你們不嫌棄的話，我們就來

同伴吧！……」

建和我應道：「好，你們就來吧！」

陳先生雖然很年輕，但世故很深，他看見建有些躊躇的情形，他便自動的先把他太太的爲人介紹我們。他說：

「我的太太是個中學生，年紀很輕，她頂不喜歡說話，人到是極老實的。」

「那麼是沉默一流的人了，我最喜歡沉默的人，我覺得一個人能够沉默多少都有些偉大不可及的地方。」

「你太過獎了！她只是不懂得什麼的一個小孩子，那裏說得到偉大。」

「呃，呃，你也不必過謙吧！……我們還是談談房子的問題……」

建插言說。

「你們打算幾時搬？」

「倘使我們商議妥當了，明後天就可以搬。」

「那麼你們就定規後天搬，我的太太明天下午就可以到杭州，我想先住一夜旅館，後天就到新房子去。」

「何必住旅館，就一直住這裏來，將就住一夜，後天就可以一同搬過去了。」

「那也好，只是又麻煩你們。」

「自家人何必那麼客氣？」

「好吧，我們就決定這麼辦吧，現在我還要回到營裏去料理些事情，今晚車到上海去接她，……再會吧！」

「好，再會！明天到了就來吧。」

陳先生匆匆的走了，連忙着整理他自己的書籍，我只怔怔的坐在

沙發上，揣想那一位不愛說話的陳太太。

——一個中學生年紀很輕，并且不愛說話，一定是一個深沉而溫柔的人兒。這是多麼可愛，以後搬到那幽雅的新房子裏，一定有許多值得人留戀的生活呢！……我這樣想着，日色漸漸下沉了，夜裏躺在涼榻上時，心裏還急切的盼望陳太太的來臨。

第二天我一面整理衣服箱子，一面看手上的錶已經下午五點鐘了，我的心更加慌了，『怎麼他們還不來？』我對建設。

『總會來的，你着什麼急！』

『不是，我想看看那位陳太太。』

『真奇怪，你爲什麼那樣喜歡看她！』

『沒有什麼理由，我只喜歡沉默的人。』

『沉默比一切都偉大——這是你的哲學是不是？』建設有些和我

開玩笑。

『真討厭，什麼哲學不哲學，你專門會譏諷人！』
建同我都不禁笑了。

『砰砰砰砰』後門打得山響。

『喂來了，葉媽，葉媽快下去開門！』葉媽被我催得發了昏，把茶杯放在床上就忙忙跑下去開門。果然是他們來了，彙彙的馬靴聲和細碎的高跟皮鞋聲間雜着直響到樓梯上，我放下手裏的衣服迎到樓門口，陳先生笑嘻嘻的領着他的太太站在我的面前。他對他的太太說這位是『黃先生！』我對面的那位太太一聲不響的向我鞠躬，我連忙還禮，請他們裏面坐。陳先生在這樣的炎熱天氣裏還穿着老布的軍裝，背上被汗水打濕了一片，他便連忙脫衣服到浴室去洗臉了。陳太太真沉默，她靜靜的坐在一張藤椅上。

『陳太太才從火車上下來吧？』

『是！』她又不說話了。

『天氣很熱呢！』

『是！』

我刺刺不休的問東問西，她只應道『是，』別的話再不多說一句，建向我看着笑，我裝作看不見，側轉頭去，也開始學沉默。不久陳先生從浴室回來了，建便和他計畫明天搬家的事情。

吃晚飯了，我請陳太太到下面去，她也只應了一聲『哦！』這一來把歡喜說話的我，也變成啞子了。晚飯後天氣還是非常熱，我請陳太太出去湖濱走走，陳太太依然是沉默的，我們繞着微有波縐的湖水走了大半個圈子，建和陳先生并肩的談笑着，我同沉默的陳太太跟在後面，還只是沉默着。

晚上的西湖，被濃霧蓋住了青山，只見一片黝黑，一片蒼茫，在這時候沉默似乎更有意義；我不住揣想沉默的陳太太這時腦子裏織些什麼劇景，也許她在聽大自然的低語，或在看天末的神影……『到底沉默是偉大的！』我最後自己向自己下了這麼個斷語。

由湖濱回來時，我對陳太太說：『今天你們很累了，早些休息吧！』
『是！』她還只是一個『是』字回答我。當我們回到房裏時，我不禁對建讚嘆道：『陳太太真沉默，』建沒有說什麼只是淡然一笑，我猜不透他的心事，大概又在笑我犯神經病吧！

第二天我絕早就起來了，八點鐘，搬運汽車已經開到，我們忙着搬東西。陳太太站在院子裏，依然沉默着，在一切喧囂雜亂的空氣中，我似乎更體會到沉默的意義，也更看重沉默的不平凡。搬到新房子時候，已經十點多鐘了，太陽的兇焰，逼得我頭疼周身發軟，這時候我真懶得

開口，只怔怔的靠在還沒有安置好的沙發上。建還沒有來，他在料理交代房屋的事情。陳先生營裏有公事不能久耽擱，他走後，偌大一所房子只有沉默的陳太太和我留在那裏，葉媽還沒有來，四境真是同死般的寂靜。只有夏蟬拖着啞啞的鳴聲穿過竹林，和小麻雀在葡萄架下面啾啾的叫。

中午時建回來了，他爲那些瑣碎的事情麻煩得動了肝火，不住的向我嘮叨。夏天人們的氣分都不大好，我爲了他的嘮叨也就發起牢騷來，我們高聲的談講着，而陳太太却默默無言的在收拾她自己的房屋。搬了新家，有許多朋友不斷的來看我們，所以客廳裏差不多是每天都坐着客人，大家談東說西，熱鬧非常。而陳太太總是默默的坐在沙發上。聽那些客人們發狂論。她不言語，也并不露着厭煩，只是沉默的微笑。有時像是在沉思。有時客人來了，她便獨自躲到院子裏，坐在迴廊的

觴角上，無言的揮動着芭蕉扇。每天黃昏時，陳先生由營裏辦公回來，陳太太也只默默的隨着陳先生回到房裏。有時偶然也聽見他倆低聲的談話，但是還是陳先生不斷的說，而她也簡單的回答。

「這真是一個怪人，我是頭一次看到！」建對我說。

「對了，我也覺得她不正常，不過我不知道她的沉默是不是有意義的？」

「你也太神經過敏，世界上那裏有幾個偉大的沉默，我看她只是麻木罷了！」

「真是的，你怎麼總是這樣看不起人？」

「什麼看不起人，你只要仔細的觀察就明白了！」

「什麼你難道已觀察到什麼了嗎？」

「你看昨天我們都在忙着別的事情，門鈴那樣響，她站在院子裏，

動都不動，這不是麻木嗎？」建的話果然提醒了我，她的動作有時真像是麻木的。

『不管她，總而言之她是一個沉默的人罷了，至於沉默的是否有意義，那又是另一件事。』

「無意義的沉默就是麻木。」建還是不肯讓步。

「算了，我不同你多辯。」

「本來用不着辯。」

我們的話有些不投機，最後我也只有沉默了！……

(七) 時先生的帽子

我們的客廳，有時很像法國的「沙龍。」常來拜訪的客人有著作家，詩人，也有雄辯家，每天三四點鐘的時候，總可以聽見門上的電鈴斷

續的響着。在這樣的響聲中，走進各式各類的客人，帶着各式各類的情感同消息。——炎夏不宜於工作，有了這些破除沉悶空氣的來賓總算不壞。

這一天恰巧是星期日，那麼來的人就更多了。因為陳先生的緣故，也很有幾個雄糾糾的武裝同志光臨。他們雖不談文藝，但很有幾個現代的軍人，頗能欣賞文藝；這一來，談話的趣味更濃厚了。

「我很想寫一篇軍人的生活」我說。

「噫，說到軍人的生活，真是又緊張又豐富的。我也覺得很有寫的價值，只可惜我們沒有藝術的訓練！」一位高身材的上校說。

「喂，你們軍隊裏收不收女兵？」我問。

「怎麼？你想從軍嗎？……不過你的體格不夠……前些日子有一位女同志曾再三要求到軍隊裏來，最初當然不能通過；後來經過多方

面的商榷，才允許讓她來檢察體格，但結果是失敗了。而且她的身體真不壞，個子比你高得多呢！可是和男子比起來還是不行！」另一位臉上微有痘癍的中尉說。

「這樣看來，我是沒有希望寫軍隊生活一類的小說了。」我很掃興的說。

「我看也不盡然，當兵你固然沒希望，但作看護婦是可以的。」陳先生說。

「好，將來你去打戰的時候，就收我作看護隊隊員吧！」

「你何必一定要寫軍隊生活……我看你就替我的帽子作一篇小傳吧！」時先生忽然舉起他的陳舊的草帽向我笑着說。

「怎麼你的帽子有什樣歷史嗎？」

「唉，你們作文學的人，難道還觀察不出我這帽子有點特別嗎？」

我聽了這話，不禁把時先生的帽子拿來仔細的看了又看——帽子是細草編就的，花紋是四稜形，沒有什麼出奇處，但是顏色有些近於古銅，很明顯的告訴我，這帽子所經過風吹日晒的日子至少在五年以上，再翻過帽子裏來看，那就更不得了，黝黑的垢膩，把白色的布質完全掩蓋住。

「呵，你從那個古物陳列所裏買得這頂帽子？」我說。

「哈哈，哈哈，」時先生大笑道：「那也不至於就成了古物吧？你們文學家真會虛張聲勢；老實說吧，這帽子在我頭上盤旋的時候，不多不少整整六個年頭。」

「你真太經濟，一頂草帽竟戴上六個年頭！」建設。

「不，我并不是經濟，只是這頂帽子曾經伴着我，經過最甜和最苦的日子，所以我不忍棄了它。」

「哦，原來如此，那麼請你的帽子說說它的汗馬功勞吧！」我說。
「好吧，我來替它說，可是有一個條件我說完你一定要替我寫一
寫。」

「那也要看值不值寫！」

「密司黃你就答應他，我曉得那裏面一定有一段有趣的浪漫史，
」陳先生含笑說。

「既然如此我就答應你。……請你開始述說吧！」

那幾位武裝同志，都挺直着身子坐在旁邊笑迷迷的等待時先生的陳述：

「自從我被命定成了一頂帽子，我就被陳列在上海大馬路的一家舖子的玻璃櫥裏，在我的四周有很多的同伴，它們個個都爭奇鬥艷的在引誘過往的遊人，果然有西裝少年，長衫闊少，都停住脚，有的對它

們看一看，便走開了。有的摸一摸也就放下了，有的像是對它們親切些，把它們拿下來摸着看着最後放在頭上試了試，但很少能終得人們的歡心，最後依然把它們放在櫥裏，毫不留戀的去了。我看了這個情形心裏很悲哀，不知那一天才有好主顧呢？正在這時候，只見從外面走進一個身穿夏布大褂的青年來，他站在櫥旁把所有的同伴看了又看，試了又試最後他竟看上了我，他欣然的把我戴在頭上從此我便跟着這位青年去了。

第一次他把我帶到他的家裏，放在他的書桌上，他拿起一根香煙，燃了自來火吸着，他像是在沉思什麼，不久他便拿出一張美麗的綠色信箋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女友瓊。他約她今晚在夏令配克看電影。我曉得今天晚上該我出風頭了，我不禁喜歡的跳了起來，不小心幾乎掉在地上，幸喜我的主人把我擋住，我才得安然無恙的伏在桌上。

晚飯後我的主人一切都料理停當——皮鞋擦得雪亮，衣服穿得整整齊齊，又對着鏡把頭髮梳了又梳，然後把我戴在頭上，意氣揚揚的出門去了。

到電影場時他買了兩張頭等的入場券，看看時間還早，他便不忙到裏面去，只在門口徘徊着，九點鐘到了，來看電影的人接連不斷往裏走，但還沒有看見那位瓊女士的仙踪。眼看場裏的電燈全熄了，那位瓊女士才姍姍的來了，他們在電影場雖然沒有談說什麼，可是我也知道主人很愛這位瓊女士，因為主人常常側轉頭向瓊女士好意的注視着。從這一次後，我常常同着主人會瓊女士在公園裏電影場，有時也在大菜間裏。

不久秋天到了，一陣陣的涼風吹着，主人便對我起了憎嫌，暫且把我放在帽盒裏。在我們分別的一段時間中，我不能知道主人又經過些

什麼變化。

第二年的夏天來時，我又恢復了和主人的親切關係，但是主人那時候似乎遇見了什麼不幸的事，他總不大出門，只在書房裏呆坐着，有時還聽見他低聲的嘆息。唉！究竟爲了什麼呢？我真懷疑，便鎮天守着他，打算探出他的祕密。有一天夜裏，全家的人都睡了，只有主人對着窗外的月兒出神。後來他從屜子裏拿出一張如紅色的片子來……

「某月某日某君和瓊女士結婚。」

「呵，這就是了！」我不禁獨自低語着：「怪不得主人那樣不高興呢，原來那位美麗的瓊女士竟被別人佔有了。」這時主人看着片子，竟至滴下淚來。多可憐那失戀的人兒。

過了幾天我看見主人收拾了書籍衣物，像是要長行的神氣。「到那裏去呢？」我懷疑着：「爲什麼要離開自己的家鄉呢？」可憐的主人

近來更憂鬱更憔悴了。

在一天東方才有些發亮的時候，主人就起來，坐在什物雜亂的書案旁，在一張白色的信箋上寫道：

「唉！我走了，走到天之涯地之角去，瓊既然是不能給我幸福，我在這裏只增加苦惱，反不如遠去的好。幸福往往只給走運的人，我呢！正是愛情上失敗的俘虜……」

主人寫了這張不知給什麼人的信，他將信壓在硯石下就匆匆拿着簡單的行李走了。從此我同着主人過飄流的生活，在南洋的小島上整整住了三年，主人似乎把從前的傷心事漸漸淡忘了，今年便又回到這裏……」

時先生陳述到這裏便停住了，所有在坐的人們不禁望望時先生憔悴的面盤，同時也看看那頂值得留存的帽子，大家的心靈上，都微微

覺得曾閃過一道黯淡的火花。

夜深了，這時來賓全興盡告辭，時先生也悵然的拿着他的帽子，穿過那條長甬道去了。……

蘋果爛了

『唉！這蘋果終於爛了！』一個儀態文雅的少年站在玻璃櫥旁，悲嘆着說；同時伸手向那玻璃櫥中間擺着的綠翡翠的盤子裏，拿下那一個圓潤的深紅色的大蘋果，那上面還裹着一層薄薄的白綢，但是那潔白的綢子上有些地方透出黃褐色的汁液；他將白綢掀開，發見這蘋果的下端完全腐爛了，果皮已變成黃黑色的霉點。『噫，完了！完了！』他背着手在一間六鋪半席的屋子裏，踱來踱去的嘆息着。門外走進他的朋友劉君——喜歡開玩笑的青年。他一眼便看出這個悲嘆着的青年朋友的心事，他湊近他的身旁拍着他的肩背道：『喂！青君！你又在懷念日本海西岸的……那一個美麗而年輕的姑娘了吧。唉！無聊呵！在這樣的好天氣裏，你卻毫不享受也不惋惜，讓它輕易的溜了……哦，她送你的

那一個蘋果呢？」

「唉！蘋果呵！蘋果爛了！……玫瑰枯了，美麗的夢醒了！……你看那不是嗎？」青君異常 *de sentimental* 的指着那翡翠盤裏的蘋果喃喃的說着。劉君拿起那爛蘋果看了看，嘻嘻的笑着：「丟了它吧！……留着有什麼用呢！」

「當然留着是一點用處沒有，我也正想着丟了它呀！」

「不見得吧！」劉君露着頑皮的神氣道：「除非它爛得連渣子都沒有了，你也許還不會把它丟了呢，我瞧還是讓我來，替你斬斷這萬縷情絲吧。」劉君舉起那爛蘋果向着窗外的草坪上摔了去，只聽得撲哧一聲，那爛蘋果變了一團爛泥漿，躺在耀眼的陽光裏，吐那最後的嘆息！

青君情色黯淡的凝視着藍碧的天空，劉君卻瞧着草坪上的爛蘋果冷笑，一陣熱風將那霉爛的蘋果所剩餘的一些果子香吹了過來。青

君連忙跑到玻璃窗前用力的嗅道：

『好濃烈的蘋果香！』

『可惜有點酸腐味！』劉君嘆息着說。這話竟使得青君紅了臉，回轉頭去看書櫥裏擺着的各種洋書，似乎那些書自己都展開來，清清楚楚寫着他生命史上一段浪漫而熱情的悲劇：

*

*

*

*

一隻郵船在海洋中，衝開波浪前進；太陽帶來了白晝的喜悅溫和的風飄過海面，發出激壯的濤聲來；郵船的舳板上有一張籐製的睡椅，靠着鐵的船欄擺着，椅上坐着一個二十歲上下的妙年女郎，手裏拿了一枝彩色的畫筆，在那塊放在膝蓋上的小畫板上，畫了幾根線，然後抬頭凝神望着平靜廣闊的海面，在天水相接遙遠的西方橫着一道紫色帶子似的彩雲，天空彷彿一塊蔚藍而透明的寶石；沉默的海上，只有這

一艘郵船在奔它的前程，不時發出船機劃浪，刷刷的聲音，此外一切都是異常寂靜的。女郎似乎正在深沉構思一張畫稿，然而這偉大神祕的海所現示宇宙的整體又是多麼渺茫，使她幻想到海上的樓閣，和海底的宮闕，她小小的腦子裏感覺到應接不暇了。她疲倦的噓了一口長氣，便放下畫板和筆，獨自沿着舢板來回的走着。

這時海上正被嬌媚的斜陽所籠罩，海水變成各種動人的顏色，海波披了燦爛的金星在跳舞。這一切の色相對於一個有藝術天才的少女所激起的感興更是活躍，富有生命了。她驚嘆着，仍回到原來的椅旁，拿起小畫板在上面塗了些模糊的筆觸，彷彿在海面上有一朵奇異的彩雲，彩雲中隱約有一座玲瓏的樓閣……但是不久夜來替代了艷媚的黃昏，海水變成深藍幾近於黑的顏色，天灰得如同魔鬼的巨翅，風也似獅子般咆哮起來，一朵朵白色的浪花，在黑暗裏忽起忽伏，好像那白

衣的女神，在夜晚的海裏游泳。女郎放下畫板，正想回到艙裏去，忽然聽見窸窣的皮鞋聲，從開着甬道射出的燈光中，看見一個身材合中，態度飄洒的青年的身影，投向自己坐着的、地方來，不知不覺使她已經預備邁步的腿停住了。

在一切旅客都蜷臥在牀上的時候，這寂靜的舢板上，忽發見一個妙年美貌的少女，很快的引起青年海上遇仙的幻想。他覺得這少女正像黑暗的天空上所綴着的亮星，又好像那遠遠浮在海面上的紅色燈塔。『黑夜裏迷途的旅人的指導者喇！』青年低聲吟着。

夜深了，房艙裏旅客們的鼾呼聲，一陣陣從空氣裏傳過來。女郎被這聲音提醒了，也微感到倦意，她拿起畫板，姍姍的走到房艙裏去了。青年直望着她文雅而輕快的背影，經過一個很長的甬道，向左轉灣便不見了。他頓覺夜寂寞得可怕；蒼茫深黑的夜裏，彷彿有無數惡魔，圍繞着

船身，發出震撼的巨響；他簡直不敢再多站一分鐘，便忙忙回艙去。旅客們都睡得非常沉酣，而他呢，獨被睡魔所遺忘，光睜着眼，直到三點多鐘，他還不曾睡着。

『多煩躁呀！』他翻身坐了起來，忽聽隔壁房裏有女人嘆息聲音，『呀！原來還有和我同病的人嗎？』他低聲的說着起來，穿上拖鞋，輕輕走到過道裏，挨近隔壁的房間；恰好那門沒有關嚴，他便將眼從門隙裏望進去；只見那房間裏有四張牀，靠窗子那張牀上，側面睡着一個少女，這時手裏兀自拿了一本小說在看。他仔細一認，原來正是昨天下午在舢板上所遇見的那位女畫家。不知什麼緣故，這一點發見竟使他意外驚喜；心想前途並不見得一點沒有希望，倘使就這樣走進去和她清談着，度過這無聊的夜，不是毫無意義的呵！但是他這種慾念立刻就被經驗所征服。他很清楚那個結果只是碰釘子罷了。他噓了一口氣，依舊回

到自己的舖位上去。

第二天正午的時候，船到了門司，有四個鐘頭的耽擱。許多旅客多趁機會上岸去遊覽；但是那位青年的魂靈，一直縈繞在少女的身傍，似乎離開她便是一分鐘也是難耐的；因此他只站在初次遇見少女的舢板上，看水手們忙亂着起貨；那載貨的起重機一上一下的動轉着，正如他不到的心情。

『借光！先生！』一種嬌柔的聲浪忽然從他的身後發出來。他回轉頭時，陡然如同感受到極強的電力，使他深藏心頭的情火炎炎的燃燒起來，兩頰紅着說道：

『女士，有什麼事見教！』

『哦！我打算上岸去發一個電報，不知電報局離此地多少遠，時間來得及不！』

青年掏出懷錶看過，說道：

『現在兩點一刻，距開船的時間還有一個多鐘頭，大約來得及的，……只是女士此地的道路不熟，還是讓我陪女士去吧！』

『那好極了！只是……勞動先生了！』兩朵嬌媚的紅雲泛出在少女的頰上。青年的心頭也像壓上一塊重鉛。一對形容忸怩的人兒便無言的上岸去了。

*

*

*

*

船過門司以後，便已到了裏海，兩面連接不斷的島嶼，在模糊的海霧後面；偶爾也看到三兩隻沙鷗跟着這隻郵船飛泳，旅客們不再懷着茫漠的心情嘆息了，各人都充滿了快到目的地的喜悅，只有那位青年，他似乎非常失望，當大家在飯廳裏偶爾喊出『明天到了』的歡聲時，便使他更加懊喪，『唉！這是海上最後的一個黃昏了！』他站在舢板上

暗自嘆息着，同時還低聲禱祝道：『海之神呵！偶然你給了我非常的賜與，但是明天呵！明天你依然要不留情的把這賜與收回了呵！最後我將要變感謝爲咒詛了！……唉！時間與空間，你們是一切的蝥賊！……』他只顧喃喃的說着，不想那位少女已站在他的身後了。

『青君先生！』

少年爲這迷醉的聲音所震驚了：『呵！秦女士嗎？……』

『這船明天上午就可以到神戶了吧！』秦女士含笑問着。

『大約總可以到吧！不過我覺得這旅程實在太短了！』

『太短了！這實在是耐人尋味的一句話，青君先生，莫非是海的美者嗎？』

『哦！也許是的，不過也要看它是給了我些什麼贈禮吧！這一次呀！它會使我的生命變了顏色，真的在這一天的旅行裏我纔發見我理想

中的安慰者呢！……」

少女似乎在沉思什麼，她不理會青君的話，只看着海面出神；過了許久，她抬頭向青君道：

「明天神戶下船以後，你打算到什麼地方去？」

「到東京。」

「也到東京呀！那麼此後我們很有見面的機會了……你是進學校呢？還是有別的事……」

「我原來在早稻田大學學政治的。」

「那麼你到日本已經很有些日子了。日本話當然都能說，……以後希望你多多指教我吧！」

「女士太客氣了，……女士打算到東京什麼地方呢？」

「我打算進藝術學院，不過我的日本文太差，打算先補習半年再

說』

『那也好……女士打算住在什麼地方？』

『我出國的時候，有一個朋友介紹我到女生寄宿舍去住，我打算就到那裏先住下再說。』

『女生寄宿舍離我住的貨間不遠，以後我可以常來探望女士……只要女士不討厭。』

女郎露着微含羞意的倩笑道：『先生太客氣了！』
晚飯的鈴聲響了，他們便各自回房吃飯。今夜海上忽然起了很大的霧，舢板上沒了少女的倩影，更顯得沈悶了。

秋天帶來了桂花香，尤其是東京市外更充溢着這種清冽的香氣，當我們走到石子砌成的馬路時，便看得見馬路兩旁的密密層層的綠

色的樹木；在碧絨似的草際中時常露出金黃色的星點來，一陣陣的濃香便是從那些星點上發出來的。

青君同他的朋友下了電車，便沿着市外的馬路向前走。不用說郊外田園的空氣，是使他們的精神活潑起來，況且天空浮着幾朵美麗多變幻的雲彩，遠處的松林如同屏障般矗立着，楓葉透出嫩紅的顏色，雲雀在稻田裏唱出嘹亮的歌調；這一切都使人愉快，彷彿忘記了自己在人生的程途上負荷了艱難的重擔，只感到兒時搖籃的舒泰。這一對青年人無憂無慮的慢步着，不久來到一座綠蔭匝地的松林裏，有一隊毛色純白而馴柔的羊羣，在林子裏嚼嚼松樹根旁的野草，一個樸實的牧羊人，坐在一塊石頭上休息，「咩咩」的羊叫聲打破了這深林的沈寂。

「這真是一幅畫境呵！」青君感嘆的說。

『不錯，這真是一幅非常自然的名畫，……那麼我們竟成畫中人了！』劉君笑着說。

『畫中人，』青君不住喃喃的自語着。

『怎麼！這麼很平常的三個字，倒引起你頗深切的尋思了嗎？喂！朋友！你近來發生了什麼事故？老實說吧！』劉君睜大了眼睛向他的朋友詰問。

『唉！一切還是平凡得可以，那來的什麼驚奇事故，我告訴你，一個人最好不要有所想望，……完美的理想，只是給人苦悶罷了！』青君嘆息着說。

『但同時也能給人快樂，是不是？』劉君看着遠方的天漠然的應着。

『快樂嗎？那自然是也有一些，不過這樣快樂好像鏡子裏面看美

艷的花……唉，太不可捉摸了！

『但是，這就是真正的完美的理想的特色。至於事實呢，永遠只有缺陷。』

『當然』青君道：『我也是相信這個真理的。不過誰有了一個理想，也絕不會不再深追下去；比如戀愛一定要希望結婚是很自然的事實，而追逐一個理想又是怎樣艱難的努力！唉，命運的鞭子，最後是將人趕到煩擾的矛盾中去呵！』

『喂！青君！我前幾天聽見一個朋友談起你，據他的報告，你確實過的不很平凡的生活呢——至少最近兩三個月是如此的；青君！一個人有了不平凡的生活時，快樂和苦悶似乎都從新估過價，換一句話說，就是他們的感覺是特別銳敏，不論快樂與苦悶，都具着特別的鮮明的色彩，激動他們的神經。』

『你的話也許是真的……但是他們對於我的事情是怎樣說的呢？』

『哈哈！果然不出我所料，現在你是明白的承認了，還是快些拿你的供狀來吧！我早說過年輕人是不能守秘密的，尤其對於他自己戀愛的秘密更容易被人看出的……聽說對方是一個很漂亮的女畫家，是不是？』劉君笑着說。

『然則你早已清楚內幕了？』青君急迫的問着。

『只不過略知一二罷了。還是你再說一遍吧！』

青君知道劉君絕不會讓他一直緘默下去，只得說道：

『這差不多是一個故事很平常的開端，……當暑假完了，我由國內啓程到這裏來，在船上遇見一個不很多見的女郎——那就是你所说的女畫家了，她具有女人特有的沈默性，對於一切事情都不肯多所

表現，同時她又有一般女人所缺乏的獨立性，她的肩膀，似乎很能擔負些什麼……」

『那麼，她豈不是很合格的情人了嗎？……至於你有溫雅多情的美性格，臉子又是這樣漂亮，當然沒有什麼配不上，你還要苦悶什麼？……』

『噫！天下的事情很難說，就算你的話都對了，然而還有一個更大的關鍵——那就是一點不能遷就的各人的思想。她倘使是一個無所謂的女人也好辦，不過在我們幾次的談話中，我的確看出她有着極濃厚的色彩，況且最不幸的，我們又是不同道的。劉，你知道這種女孩是出乎人們意料的可怕，和她們交際是非常危險的，你沒有聽見關於美人計這一類的故事嗎？她們有時可以爲了主義，獻身給她們的仇人，就中採取反對黨的祕密，劉，你瞧，倘使這不幸是事實，我不是處於太危險的

地位了嗎？因此我不敢放鬆自己的情感；然而她又太合我的理想的情人。有時我竟無法制止我自己，因此我便陷入可怕的矛盾中……」

自然，這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人類社會越複雜，一切的問題也就糾葛越多。愛情看來是很單純的問題，但在今日也都有了背景，眼看人生是走到荆棘的路上來了。不過倘使你能小心運用你靈妙的手腕，使她降伏了，那以後你們只講愛情，不管各人的主義，那也不是絕對不可能。在英國保皇黨和自由黨的男女也竟有成爲夫婦的。」

『劉，你的提議，雖像是趨近於實際，但我們不能不承認那是下策。夫婦之間豎起一塊思想不同的界碑，而只希望兩方的感情融洽，即使辦得到，也只是部分的思想 and 感情往往是相互而生，怎能把它們分開呢？除非兩個人中間有一個犧牲了自己的主張……』

『但是你們兩人中，誰是俘虜呢？』劉君在沈思中發出這個問題。

『劉』青君嘆息着道：『也可以說是幸事，我們兩個誰也不肯作俘虜，問題便在這裏僵住了……其實爲國家幸福計，那麼像我們這類的事實越發生得多越好，倘使每個青年男女都肯爲了主義而犧牲切身的愛情，這種偉大無私的情感，寧不能開出璀璨的花結成甘美的果嗎？……但是爲個人計，又是多麼不幸呵！』

『青君？這實在是現代各問題中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國家是萎靡不振，政治也是一塌糊塗，人人都負擔着艱難的擔子，不等這擔子挑到目的地時，便連喘氣的空兒都沒有，那能有工夫講愛情。你打算在這個時代下，看到一對對青年情人在滿着花香的園裏和照着月光的河畔，無所掛礙的嬉戲着，那真是不可能，就是有些不知事故的傻子們裝出這種劇景，那也只是一幕劇景罷了。在帷幕後面真的人生只有被壓軋的呻吟呵！』劉君似乎也有些關不住的憤慨，在他平日嘻笑的面容上，

罩上一層嚴重的霜。林子那面的羊羣又「咩咩」的叫了起來，牧羊人繫緊了腰帶，地上拾起那柔軟的柳條鞭，口裏發出一聲唿哨，羊羣便同着他離開這林子去了。太陽已斜向西方，樹林裏更覺得森森，似乎有些仙人的影子在林中穿行，又像是有魔鬼的翅翼發出弗弗喳喳的響聲。這兩個青年也慢慢走出林子。在晚風帶來的桂花冷香裏，他們上了車回寓所去。

在一條大馬路的盡頭，有一所小小日本式的樓房，這是一個老寡婦齋藤的產業，她丈夫十年前死了，死後只留下這所房子和鄉間二十畝田給她，她將田租給別人耕種，自己就搬在這所房子的樓下住着，樓上還有四舖蓆和六舖蓆的兩間樓房，租給來這裏求學的中國學生住。齋藤是一個很和藹的老婦人，她並且燒得很好的飯菜，因此住在樓上的學生便把伙食包給她，她好像慈母的殷勤的照顧他們。

這一天已是黃昏時候了，她照例作好飯菜，安好碗箸，一切都齊備了；但是還不見那兩個青年人回來，她暗暗的想：『現在已經七點了，怎麼他們還不回來？年青的人有時候很容易忘記時間的……那一個漂亮的姑娘，前幾天和青君從這門口走過，他們一對年青人多麼和愛呀！莫非他今天又去找她去了吧！但是劉君呢？……』

她正在門口自言自語的張望着，只見青君和劉君從馬路那一面來了，於是她忙着提上一壺開水去，很關切的迎接他們。

晚飯後，劉君到學校去上夜課，青君獨自留在寂靜的樓上，他將壘子靠牆鋪着，獨自在沈思，他不時爲了紛攪的前途發出悲涼的嘆息，這聲音竟驚動了正在收拾器具的老房東，她停止手裏的碗不洗，只凝神向樓板上怔着，同時這老女人的心裏也湧起一些久已平靜了的波浪：『呵！多寂寞的夜喲！』她悄悄的嘆息着。

當她提着一壺茶送上樓去的時候，只見那位年青的青君先生正伏着書桌，在一張深紫色的信箋上寫些什麼呢！

『晚安！』老女人輕輕的說着，把茶壺放在矮几上，如同鬼影般又從不甚明亮的扶梯旁消逝了。

青君只「唔」了一聲，還來不及回答她的話，而抬頭已不見她了，這位悄然來去的老婦人不知不覺引起青君一般莫明其妙的感傷……『人生逐漸的走向枯寂老死的路上。雖然誰都有過她的青春，但是能有幾個人盡量的享受過青春的歡喜和愛嬌，等到老來時，對於這已往的青春絕不流一滴惋惜悔恨的眼淚呢？』他思量到這裏，覺得那些將要危害他一去不再來的青春的理想，漸漸羞縮得像一枝觸了日光的含羞草，低垂着頭躲起來了，現在是熱情得了全勝，它吐着使黑夜失了威嚴的火焰，焚燃着這少年的心，使他決定第二天的太陽照在樹梢

上時，他便要向他的情人供獻世上最珍貴的禮品——他願在她的長裙邊作一個永遠忠信的僕人，——一個思想上的俘虜。

當他安適的睡在被桶裏的時候，理智和感情都爲那蓬勃的火焰所驚嚇，暫時停了戰。苦悶的神也躲在暗陬裏不敢作聲，只有魔鬼，戴上快樂之神的假面具，在火光下瘋狂的舞蹈。

這時他的那位情人，在女生寄宿舍裏，正從事修改一張畫稿，那張畫的背境是一座玲瓏的山巒，在兩山巒之間有一道清碧的泉水流到山脚下積成一個小湖，湖旁有一株蠟梅樹，開着淺綠色的花朵，樹下放着一塊平滑的雲母石，上面坐着一個素裝少女，手裏拿了一根短簫對着天邊的一輪明月悄然遐想。女郎將畫稿改好之後，不禁嘆息一聲，另外拿出一張白色的信箋，在上面寫道：

『青君我友：

我真覺得抱歉；老早答應送你的畫到現在纔勉強有了個底稿。這是昨夜我獨自坐在寄宿舍的後山構成的。今天早起，我把它草草塗了起來，此刻正在修改，明天便可以畫好了。

這張畫的藝術當然是很淺鄙的，不過那意境還不算壞吧！如果你比較了解我的個性的話，這張畫便不是毫無意義的呢！

祝你快樂！

秦玄音。

太陽光已照着青君睡房的玻璃窗了，他翻身爬了起來，心頭充塞着一種異樣的情感，彷彿非常充實，同時又像是空虛。這真使他不知怎麼辦了。他不住用手搔着頭髮，不久老女房東開上午飯來，同時拿進一封信和一張水彩畫，放下道：『青君先生，這是女生宿舍的用人方纔送來的，並且要一張回片。』青君忙忙打開信讀過，又展開那張畫看了看，

纔從屜子裏拿出一張名片，在上面寫了一行字道：

「來信及尊畫均收到，餘而謝。此致

玄音女士。

青君再拜。」

老女房東拿着名片下去了。青君顧不得吃飯，就找出幾個圖釘把那畫端端正正釘在白色的粉牆上，他這纔坐下一面吃飯一面賞鑑那張畫。他覺得這張畫的意境果然不凡，但是這裏面似乎藏着一個啞謎，照這張畫的意義，明明是說只有空山明月幽谷寒梅是她的知音，而或許一般俗子問津的了。但是自己究竟是那一種呢，俗子嗎？或者……唉！她這種若離若即的神情多難捉摸呵！

矛盾的情緒又緊緊的包圍了他的心。昨夜的決心，早被今天的太陽所消滅了。他只有在苦悶中度過一個百無聊賴的下午。當劉君回來時，他已悶悶的睡下了。但他最後是作如是想：

『人是感情的動物，無論她是怎樣孤僻，和富有危險性，倘使我能用最大的虔心激動她的情感，也許可以改變成一個比較好的局面吧！……她是一個畫家，假如我也懂藝術呢？……』他想到這裏，便暗暗下了一個決心。

當他吃過晚飯以後，便戴上帽子，匆匆的跑到文具店裏買了全份的圖畫器具，欣然回寓所去。

夜深了，劉君在隔壁房裏已經沉睡了，如一羣蚊蟲鳴叫般發出鼾呼聲。樓下齋滕老太婆也已經熄燈睡了。這種環境對於他這時的心情和計劃都非常合式。他將一張雪白的圖畫紙放在案上，注目凝神看着玄音所送的那張畫，許久許久他似乎領悟些什麼，只見他點頭含笑在畫紙上畫了幾筆，當然那結果只有失敗：他嘆着氣把畫紙收起來了。忽聽見樓下齋滕老太婆翻騰的聲音，他連忙擰滅電燈，月光帶着秋夜的

冷氣，走了進來，窗前的雜樹影非常鮮明的映在毛光的玻璃窗上，他知道已經深夜了，便只得胡亂睡下。

*

*

*

*

天氣漸漸冷起來。今天早晨出門的時候，已看見薄薄的雪花蓋着冬青和小松樹。青君在一條凍着薄冰的石頭路上來回的散步，他似乎是打算走進那小山坡上的女生宿舍裏去，然而他的腳有些躑躅，這個徬徨的人影在馬路上停留了半點多鐘，後來宿舍的門房，對於這個青年人的形跡有些懷疑，忍不住走出來問道：

「先生！你是不是要會這裏面的什麼人嗎？」

「呵！不錯，我要會秦玄音女士，只是不知道她在寓舍裏不？」

「哦！原來是這樣，那麼爲什麼要在門口站這半天，莫非是嫌這天氣不夠冷嗎？」門房笑着走了進去。青君便到接待室裏坐着；不久聽見

細碎的皮鞋聲，接待室的門開了，秦女士姍姍的走了進來，那一種不凡的丰度和恬靜的表情，真彷彿月光下的淡裝梅花。

「呀！青君先生，許久不見了！」

「對了！整整三個星期吧；今天沒有出去嗎？」

「沒有出去。天氣似乎有些冷呢！」

「不錯；早晨的確很冷，但此刻太陽很毒，倒不覺得怎樣。……聽說

青山梅花快開了，我打算邀秦女士去玩。……有工夫嗎？」

「大約可以奉陪吧，但我們此刻就去嗎？」

「是的，倘使秦女士沒事的話，讓我們這時就走吧！」

「也好！但請你稍微等一等，我到裏面去去就來，這真有點對不住

呢？」

「沒關係！秦女士請便吧！」

玄音含笑點了點頭，便匆匆到裏頭去了。青君望着她的背影發出勝利的歡笑；他心想：『照目前的趨勢看來，並不見得不是吉兆；他不知不覺把手伸到大衣的口袋裏拿出一張長方形的畫像來，那是一個含着微笑的少女的半身像；是他三個月以來的心血的結晶，在畫這張像以前他雖然不是一個畫家，但堅定的意志和不斷的努力立刻使他有非常的成功。況且他所畫的不是一個想像的幻影，正是他日夜所縈念的情人秦玄音女士呀！他在經過許多困難之後，纔從一個女同鄉那裏借來一張她的半身肖像，他將這張像擺在案頭，每天要照樣畫三四遍，足足畫了三個月，最後畫成今天的這一張。他想：當這個希奇的禮物奉獻到她的面前時，難道不能激動她平靜的心絃嗎？……』

他們在下午兩點鐘的時候，已到了青山，但所謂梅林的，只不過稀疏疏兩三株瘦梅罷了，那裏趕得上中國江南的梅樹的一角呢？不過

他們也還感到很深的興趣。青年人的想像力往往可以統御一切的真實呢。

他們繞了梅林慢步的走着，當然這是非常關鍵的一幕。他預備了成千成萬的話，將向她面前傾吐，而她呢，也似乎覺得這是比較頗嚴重的時期。他們談到天氣，談到藝術，最後他在羞人答答的情緻中獻上他爲她作的肖像！

「呀！這是那裏來的！」

「哦，秦女士，不瞞你說，這是一個秉有熱情赤心的青年爲你畫的呵！」

玄音臉上現出驚喜的表情，但在一朶紅雲從她兩頰上殘退的時候，而她澄淨的眼中露出非常懊喪的神情來。她將像片收下，只淡淡謝了一謝，便辭別他回寄宿舍去了。

他們從青山分手以後，又是兩個多禮拜不通消息了。青君只在熱戀與苦悶的心情中扎掙着。忽然在一天早晨，他收到玄音的一張名片道：

『我因國內有要事，友人來電催我就回去，所以決定今夜離開東京，匆忙中不能走別特此拜辭——』

玄音。』

這真是平地激雷般的消息，使他幾乎失了知覺，在略加思索之後，便匆匆戴上帽子到女生宿舍去訪玄音，幸喜她還沒有出去；但一切行李都已綑紮停當，放在一架運貨汽車上，不久玄音和她的女友們走了出來，青君便上前打招呼道：

『秦女士，不是說夜車走嗎？……』

『不錯！我是決定乘第五次的夜車走，不過行李打算先發了去，免得臨時麻煩！』

『那麼讓我來幫你的忙吧。你倘若有事情儘可去辦；我到車站把行李票弄清楚，再來找你好！』

『這樣好極了！但使你太麻煩了呢！……這樣吧，我的事情還有很多沒弄清，你把行李票先收着，今晚七點鐘火車站上見好不好。』

『好的！好的！這件事就算交給我了，請你放心吧！』

*

*

*

*

七點鐘打過了，青君獨自擠在站臺的人叢中正在張望時，只見一羣青年男女圍隨着飄然如仙的玄音來了；他急急迎了上去，把行李票交給她，不久火車就要開了。那些送別的人都趕來和玄音握手，而玄音回頭不見了青君，心想他怎麼連手都不肯和我握一握，便急急走了呢！……這個人真有些奇怪。車身移動了，『再見呵！再見呵！』的聲浪如潮般湧起來，直到車身離開站臺纔漸漸平靜了。玄音放下窗子，回身坐

下來時，只見青君含笑的走來！

『呀！青君先生！這是什麼意思！你到什麼地方去！』她驚奇的叫着。
『我呵！不到什麼地方去，只想送你一程！』玄音聽了這話，心裏不禁一酸，淚珠竟在眼角裏落下來。她連忙把臉朝着窗戶，青君呢，更是滿肚皮的離情別緒，但也不知從那一句說起。他們互相沈默着，車已到了京都，玄音低聲說道：

『青君先生！這已是京都了！你回去吧！我非常感激你……』
『不，讓我再送你一程吧！我們偶然而遇，此後還會偶然再遇嗎？』
青君說着輕輕的嘆息了。

一夜的旅程，在他們看來是飛也似的過去了。第二天太陽出來時，早已到了神戶，玄音同青君下了車，同到埠頭上；長城丸已泊在岸旁。他們來到船上找好了舖位；再有一點鐘就開船了。這是這樣可貴的一點

鐘呢。玄音嘴唇幾次顫動，但是什麼也沒有說出來，直到搖了開船的第一遍鈴聲。玄音從果筐裏選了一個又紅又大的蘋果，遞在青君手裏，嫣然笑道：『祝你平安！』同時握住他的手，直送他下了舢板，船已解纜了。

* * *

這個紅潤香豔的蘋果，便成了愛情的象徵了。當他回到東京的時候，便把它供在翡翠盤裏。

* * *

當他每天回家時，必站在那放蘋果的櫥前幻想那遠別的情人。但是幻夢終有一天要醒了。兩個月以後，玄音和另一個青年結婚的消息，被海風帶過來了，——那也正是蘋果爛了的一天！

* * *

這一段生命史上浪漫而熱情的悲劇，在青君的腦海裏復演之後，

一層淚水遮住他的視線，一切都消逝了。只有那帶有酸腐味的蘋果香兀自一陣一陣由風裏吹過來！

亡命

夜半聽見藤蘿架上沙沙的雨滴聲，我曾掀開帳幔向窗外張望，藤蘿葉子在黑暗裏擺動，彷彿懂懂的鬼影。天容如墨，四境寂寥，心裏有些悚然，連忙放下帳幔，翻身向裏面睡，床頭的掛鐘滴答滴答響個不住。心緒如怒潮般的湧掀，從新翻轉身來，窗外的雨滴聲越發悽緊，依然睡不着。頭部微微有些漲悶，眼睛發酸，心裏煩躁極了。只得起來，擰亮了電燈，枕旁有臨時放的一本三俠五義，翻起來看了，但見一行行如黑點般的閃過，一點沒有領會到書裏的意思。

忽聽門外有人走路的地步聲，心房由不得怦怦亂跳，莫非是來逮捕我的嗎？……今午庚曾告訴我：市黨部有十五起人，告我是反革命，將要逮捕我，承庚的好意叫我去躲一躲：這真彷彿青天裏一個霹靂，不

過我又仔細的想了一想，似乎像我這麼一個微小的人兒，值不得加上這麼一個尊嚴的罪名，所以我對庚說：『也許是人們開玩笑吧？我想不要緊，因為我從沒有作過或種活動……』

但是庚很誠摯的對我說：『現在正是一切都在搖動的時候：我看還是走一走好，只當出去玩一趟。』

我說：『也好！就出去走一走……不過真冤！』

庚嘆息道：『好漢不吃眼前虧……況且熬到有被逮捕的資格也就不錯。』

庚這種解嘲的話，使得我們都不自然的慘笑了。當時我就決定第二天早晨到天津去，夜裏收拾了一個小藤箱，但是心亂如麻，不知帶些什麼東西才好，直弄到十二點鐘才睡下，正朦朧間，就被雨點驚醒。

真是門外的聲音，越來越大，還似乎有人在切切耳語：我這時連忙

起來，悄悄的把那小藤箱提在手裏，只要聽見打門，我就從後門逃到我舅舅家裏去暫避，我按定亂跳的心，把耳朵向外靜靜的聽着，過了些時，還沒有人叫門，而且說話的聲音似乎遠了，我的心漸漸的平定了，吁了一口氣，把小藤箱仍然放在地下，擰了電燈，打算再睡，可是東方已經發白了。要趕六點半的那一趟車，自然睡不成，因輕輕開了房門，把老媽子叫了起來，替我預備臉水，我一面洗臉，一面盤算，我到天津去住在什麼地方呢？那裏雖也有朋友，但是預先沒有寫信去通知他們，怎好冒然去攪擾人家？住旅館？一個人孤孤悽悽……想到這裏心緒更亂，怔怔的站了許久：這時候已五點半了。沒有辦法，到天津再說罷！提着藤箱無精打彩的走吧！回頭看見羅紗帳裏小寶兒，正睡得濃酣，不忍去驚醒她，只悄悄在她額上吻了一吻，心裏由不得一陣悵惘，雖然只是暫別：但是她醒來時不見了媽媽……今夜又不見媽媽回來，和她同睡，她弱小的靈魂，

一定要受重大的打擊了。我不禁流淚了，同時我詛咒人類的褊狹，在互相排擠的中間，不知發生多少悲慘的事實。咳！我真憤恨！不由得把藤箱向地下一摔，似乎這樣一來，我也總算得了勝利了：因為我至少也欺負死幾個螞蟻吧！

車子已經叫來了，我把藤箱放在車上，我年老的姑媽對於這嚴重亡命，更感覺得情形緊張，她握住我的手，含着眼淚說：「這實在是想不到的禍事！但願你此去平安……並且多方請人疏通，得早些回來……家裏的事我自替你料理，你儘管放心……還有你自己一切起居飲食都要留心……」我點了點頭，要想說話覺得喉頭哽咽，連忙跳上車子，不敢抬頭向姑媽看，幸喜車夫已經拉起車子如飛的走了。這時候只有五點三刻，街上的行人很少，清涼寂靜，我一夜不曾睡的困倦，這時都被晨氣驅散了。腦子裏種種思想，又都一幕一幕的湧出來，車子走到十字

路口的時候，我忽然轉了一念，亡命爲什麼一定要到天津去，北京地方大得很，誰又準知道我住在那裏？於是我決定無論如何我不離開北京，因告訴車夫，叫他拉我到西長安街去，不久我就在西長安街，一家醫院門口下車了。——這醫院的院長，是我的鄉親，那裏房屋很多，——我到醫院裏，因爲時間尙早，我那鄉親還沒有來：我只得在會客廳裏等着，九點鐘的時候，他才來了。我將一切情形和盤托出，請他借我一間房子暫住，從此我就充起病人來了！

這個醫院，是臨街的三層高樓，在樓上窗子裏，可以看見大馬路的车馬奔馳；並且可以聽見隆隆嗚嗚的車輪和汽笛聲。我生性最怕熱鬧，因在西北角上，選了一間離街較遠的屋子，但是推開後窗，依然可以看見大馬路上的一切；並且這窗子是朝東的，早晨的太陽正耀人眼目的照射着。天氣又非常悶熱，我忙把這面窗關上，又加上黑色的帳幔，屋子

裏的光綫立刻微弱了：心神的壓迫也似乎輕鬆些，我坐在一張椅子上，看醫院裏的用人，替我換床上的褥單和枕頭布，他走後我便睡下了。頭頂上的白雲一朵朵的向西北飄去，形狀變化離奇：有時像一頭伏虎，有時像一條臥龍……

我因昨夜失眠，今天精神極壞，本想在這隔絕一切的屋子裏用一點功，或者寫一篇稿子，誰知躺下後，就癱軟得無法起來。而且頭昏目眩，似睡非睡的迷沉了一天，到夜晚的時候，街上的聲音也比較少點，我起來把前後的窗門都開了。屋裏的空氣，立刻流通起來，一陣陣的溫風，吹拂在我的臉上，神思清楚多了。仰頭看見頭頂上的天空，好像經海水洗過似的，非常碧清，在那上面綴着成千成萬鑽石般的星星，我在那繁星之中，找到其中最小的的一個，代表我自己：但是同時我又覺得我不止那麼一點。我雖然不願意，但是這黑夜中最光芒，最惹人注意的一顆星……

……但是事實上，我也不是那最無光，最小的一顆，因為藏在井底的一羣蛙；牠們都張着闊口向我呱呱的叫，似乎說『你防備着吧！我們都在注意你呢！……你雖然在千萬的繁星之中，是最不足輕重的一個；但是我們不敢希冀那第一等的火星的地位，只要我們能取得你的地位，我們已經很够了！』……於是乎我明白了，在這種世界上，我應當由一顆最小而弱的星中的地位，悄悄逃出去，作一朵輕巧的雲，來去無心，到毫不着迹的時候，便是我得救的時候了。

這思想真太渺茫，不知不覺已走入夢境，夢中我覺得我已真是一朵輕巧的雲了。我飄然停在半天空；下面是一片大海，這時一點風都沒有，海面上的波紋，輕輕的漾着，清涼的月光，照在這波浪上，閃出奇異的銀花，我正想低下來，吻着那可愛的海的時候，忽然從海底跳出一條鱷魚來，立時鼓起海浪，彷彿山崩地塌般的掀動，澎湃起來；我嚇極了。幸喜

我這時已是不着迹的行雲了！我輕輕浮起，無心的歇在一座山上，那山上正開着五色燦爛的山花，一陣的清香，又引誘我要去和它們接近：忽砰的一聲，一個獵人的鎗彈，直射在樹梢頭，那股兇猛的煙焰，把我衝散了。漸漸不是白雲了。睜眼一看，依然是個着迹的人類，無精打彩的睡在病院的鋼絲床上。咳！我明白了！到如今我還只是一個着迹而微弱的人類！

我悵惘，我暗暗撕碎了不值一笑的雄心：我搗碎了希望的花蕊：眼前的一切，只是煩悶可憐！

馬路上隆隆軋軋的車聲，人聲，又將我從天空拖到地獄似的人間，在這時候我沒有方法安慰我自己，只想睡去，或者夢裏，還有不可捉摸的樂園，任我休養我的沉疴。無奈輾轉反側，再也不能入夢。正在苦悶萬分的時候，聽見有人敲門，我應道：「誰？請進來吧！」門呀的一聲開了，我

的朋友莉走了進來，他一看見我的臉色，不禁驚叫道：「呵！隱怎麼你真病了！……臉色青黃得好不怕人！」

「也許是要病了！但是我知道不是身體上的病，你知道我的心是傷上加傷……我如何支持得住呢？……」

「咳！何必呢？什麼事看開點就好了，莫非你作了亡命，就使你這樣傷心嗎？……其實呢，這正足以驕傲，至少你是被人注意了，我們昨天和庚說笑話說你真熬出來了，居然成了時代的大人物了。」

莉說完笑了笑，我呢，也只得報之以苦笑。「真的我不明白，我爲什麼這樣脆弱？常常覺得這個世界上的陰霾太濃重了，如果再壓下去，我將要在濃重的陰霾下噁氣了。」我這樣對莉說。

莉聽了我的話也不由得嘆了一口氣，一時竟想不出說什麼話來安慰我才好，那神氣彷彿得使我也不忍：我轉過臉去，看着窗外，好久好

久莉才找到一些話，一些使人嚙着眼淚苦笑的話了。他說：『這年頭可不就是那回事嗎？咱們看戲吧，有的是呢；將來也許反叛又成了英雄……好好的掙扎着幹吧！……』

『看吧……自然有的是滅裂破碎的悲劇呢！……不過我已經覺得倦了！……』實在的情形，我近來對於什麼事，都覺得非常的無聊，在我心裏最大的痛苦，是我猜不透人類的心；我所想望的光明，永遠只是我自己的想望，不能在第二個人心裏，掘出和我同樣的想望，本來淺薄的人類，誰不願意作個被人尊敬愛慕的英雄呢？於是不惜使千萬人的枯骨，堆積起來，作成一個高臺，將自己高高舉起，使萬衆瞻仰。哦！我沒有人們那種魄力，只有深藏在幽祕的蘆葦裏，聽那些燐火悲切的伸訴：將我傷了又傷的心，從新一刀刀的宰割了。

今天莉也很不快活，大概是受了我的影響，我們在沒話可說的時

候，彼此只有對坐默視着，其實呢，我們的悲苦，早已充滿了我們的心靈，但是我們不願意說什麼，爲了這淺近的語言，實在形容不出我們心頭的痛苦，黃昏將近了，莉替我，掩上了西邊的窗，因爲斜陽正射在我的眼上。他走了，屋裏格外冷寂，幾次走下床來，想在露台上看一看，但是剛走到露台口時，心裏一驚，又忙退了回來，彷彿街上來來往往的行人，都將不存善意的眼光投射着我，要拿我甘心呢。我忙忙退回，坐在一張藤椅上，我真感到人們對我太冷酷了，我彷彿是孤島上一隻失羣的羊，任我哞哞的喊破了喉嚨，也沒有一個人給我一個同情的應和；並且沿着孤島的四圍的怒浪正伸着巨爪，想伺隙將我拖下海去。

我心裏又悽楚，又憤恨，爲什麼我永遠是被摧殘的呢？……但是我同時要咒詛我自己太無能了，既是沒有人來同情你就該痛快的離開這社會，去尋找較好的社會。現在呢，是又不滿意這個社會，却又要留戀

着這個社會多麼沒出息呵！唉！好愚鈍的人類！人們都在酣睡的時候，只有你一個人唱着神曲有什麼用呢？你應當大膽敲響他們的門，使他們由惡夢中清醒，然後你的神曲唱得才有意義啊！

我想到這裏我不知不覺流起淚來，這眼淚有懺悔，有澈悟，還有慚愧，種種的意味呢！最後我感謝顛波的命運，……這不值一笑的亡命，使我發現了應走的新道路。

我深切的祝福使我下次的亡命，要比這次有意義，便是綁到天橋吃鎗子，也要值得。這一次是真太可恥了，簡直不明白爲什麼要，從家裏逃出來，噫！天呵太滑稽了！

不知不覺在醫院又過了一夜，外面一無消息，中午時蔣又來看我，他笑道『沒事了，回去吧！原來他們所以要逮捕你，是爲了要你的地盤，現在你既經退出，他們也就不注意你的個人了，這正是匹夫無罪，懷璧

其罪……」

在傍晚的時候，我收拾了桌上亂堆的書籍，從新提起我的小藤箱，惘然的走出了醫院的大門，我站在石階上看來往不絕的行人，我好像和他們隔絕了許久，正在瞭望的時候，遠遠兩個穿西裝的青年，向我站的地方走來，舉手含笑向我招呼道：「隱！你上什麼地方去？……昨天聽人說你到天津去了呵！」

『是的』我想接下去說今天才回來，但是臉上有些發熱，莉又在傍邊向我笑，我只得趕忙跳上洋車走了，到了家裏，走進我那小別三天的屋子，有說不出來的一種情緒兜上心來……

戀史

傍晚的時候，她們都聚攏在葡萄架下，東拉西扯的閒談。今天早晨曾落過微雨，午後才放晴，雲朵漸漸散盡了，青天一片，極目千里，靠西北邊的天空，有一道彩橋似的長虹。風微微的吹着，葡萄葉子格外翠碧，真是清冷滿目，景緻幽雅極了。

她們談些學校的近況，談來談去，都覺平淡無奇，誰也鼓不起興來，小良忽然提議報告各個人初戀的歷史。

這確是新穎的題目，惹得在座的人都眉開眼笑的期待着，——彷彿期待名角出台的情形。可是誰不願意先說，你推我讓的，最後仍是無結果。小良她是提議的人，理應她自己先說，可是她最是有名的小鬼頭，當大家擁着她的時候，她兩隻眼不住的東瞧西看，遠遠看見徽笙往這

邊走呢，她高聲叫道：『徽笙快來！』又回頭輕輕對她們說，『你們不要作聲，我知道徽笙有很好的戀史，回頭我們大家要求她說……』果然大家的注意點，立刻轉到徽笙身上去。

『你們作什麼呢？』徽笙含笑說。

『快來吧！我們知道你有很美妙的戀史，正預備請你來說給我們聽呢，可巧你就來了！』她們一壁說一壁將徽笙圍在坎心，然後大家都在四下裏的石頭上坐下了。

徽笙也就坐在一張小石桌上，看見人家都凝神息聲的期待她的講述呢。笑道：『你們真要聽戀史嗎？……可是我說完了我的，你們亦得說你們的。』

『那是當然的。你就說你的吧？』竹韻擠着眼含笑說。

『好吧！我就說……這是一段很神秘的戀史呢！』徽笙說完，稍微

頓了一頓，便開始講述她的戀史了！

『大約是前年吧！在一個冬天的早晨，正降着鵝毛片似的大雪，我從家裏到學校去，這一段路程比較得遠，我坐在四面用篷布幔罩的車子裏，不時聽見呼呼的北風：捲着雪片，打在車篷上，一陣陣作響。車夫拖着車子，踏着雪沙沙的前進。我覺得氣悶極了。就從書包裏拿出一本新買的雜誌來，任意的翻翻，忽看到上面有幾首戀歌，寫得十分美麗：字裏行間，充滿了燃燒的熱情，我由不得沉沉如醉，拿着那本書思想起來。

『我記得我念過一篇西洋小說——寫一個貴夫人和一個詩人作鄰居：她開了窗戶，就可以看見那詩人所住的屋子：白天的時候，她不好意思去看，每到晚上，那位詩人就伏在他的書案上寫詩，他的面影正好映在淡綠色的窗幔上，很直的鼻樑，倩笑似的嘴角：頰長的眉梢，蜷曲的頭髮，都很清楚的表現出來，那貴夫人就坐在牆角下的一張沙發上，

盡量的欣賞，不知不覺心頭暗暗生了愛苗，非常熱烈的愛上那位詩人了。於是她背着她的丈夫，爲那位詩人寫了不少的戀歌，真彷彿但丁和比特麗斯的故事——那詩人始終沒有知道這回事，雖有時偶然看見貴夫人，憑窗遙盼，但覺得她那一種尊嚴的神色，那裏還敢存絲毫非分之想呢？

『有一天晚上，貴夫人依然開了那扇窗，坐在牆角的沙發上，等待那美麗的情影，然而終至於杳無消息。貴夫人心裏很感到悵惘，一夜失却心似的過了。第二天早晨，細細打聽，才知道那位詩人已搬走了。貴夫人不禁哭了。』

『我回想到這裏。不知不覺又把那本雜誌上的戀歌念了兩遍。覺得這戀歌裏的情節，和那篇小說差不多，並且情感似乎比較得更熱烈些。我細看作者的署名是寒星——這個名字我似乎在別的雜誌上，也

曾見過，不知道他到底是男性還是女性，可是我知覺裏總想她是女人。

「後來我到學校圖書館裏，打算再找一兩篇寒星的東西看，可是我因為功課太忙，也就沒有看成。過了一個多月，有一天我同兩個朋友，到陶然亭去看雪景，我們站在小山阜上，忽見遠處有一個穿棕色呢西服的青年，低着頭在一坐新墳旁邊徘徊：那是一座西式的墳塋。四面植着蒼松翠柏，綠色枝葉上，滿綴着銀色雪花。那少年就倚在一株小松樹傍，嘿嘿的站着，有時仰起頭，對着那彤雲凝閉的天空，彷彿在禱告似的。不禁惹起我們的好奇心來，不久那少年走了，我們就跑到那墳旁去看，只見墳前立着一座石碑，正面題着漱泉女士之墓，背面題着兩句詩，旁邊署名寒星——那詩句正是戀歌裏擇下來的。

「這時候我心裏發生一種不可名言的情緒，似乎驚喜，又似乎悲涼，我怔怔的站在白雪地上。默想適才那個青年的行動，奇怪他的印象，

竟是很深刻的印在我心膜上了。

『但是從那一次見面以後：又經過半年，我雖整天來往於十字街頭：而總沒有遇見他的機會。我曾暗暗打聽他的來歷，可惜朋友裏沒人認識他，我也只得算了。』

『然而這莫名其妙的戀感，仍然逢到機會便向我侵擊，我每次獨自坐在院子裏，聽草蟲啾啾的叫喚，或看清幽的月光的時候，他便上了我的心頭。有時我散步在夜來香的花叢裏，我更是如迷如醉的戀念着他——這樣美妙的星光：溫馨的氣味，最適合情人低語密訴的環境：然而我是孤獨着數遍星點，望穿了銀河，他在那裏？——又怎能使他知道我是在熱烈的戀念着他？但是我又設想他若果真知道，這宇宙裏，有一個女兒是真誠的愛着他，不知他心裏作何感想？也許他因已有情人了，他要拒絕我的愛，那時我的痛苦必致不克支持，因之我又怕他知道我

的心：還是不要戳破這個謎，讓我獨自參詳吧？

『可是有一天——大約是四五月天氣吧？風是溫馨得使人迷醉：窗前滿掛着紫色藤花，拂動着絲絲的柳條：情景是特別的美妙，精神也格外鬆散，熱烈的情流，好像決了口的黃河：滔滔奔赴，心裏一陣陣悵惘，如同失掉了什麼東西般，——真正良辰美景奈何天，——最後我找到一張淡紅色的花箋，寫了一封不想投遞的信：

『「寒星！美妙的寒星！你曾經搗碎我青春的心。你曾經擾亂了我安甜的夢境！寒星啊！這宇宙裏有了你，我將永永如飲釀醴般的迷醉了。這地界上有了你，我將被情感之火焚炙成了灰燼，我若再能看見你——就是一分鐘也好，但是……」

『我的信只寫到這裏便不能再往下寫了，將信看了兩遍，嘆着氣把它又燒了。正在十分懊惱的時候，吟春來找我去逛公園，這時公園裏，

到處是開遍了錦繡燦爛的花。彷彿是艷裝的美女。陣陣微風吹來各種溫香；更使人懶洋洋抬不起頭來。我們在兩株海棠樹下的鐵椅上坐了。彼此沉嘿着，兩眼不住的送往迎來，有時看見美麗的少女，我們也就與那些輕薄兒般品頭評足的亂說取笑。

『遠遠來了兩個少年，有一個穿着咖啡色的嗶嘰洋服。非常面熟，我陡然想起正是陶然亭畔曾經一面的那個寒星。——也就是我天天戀念的愛人，我的心不住的狂跳，兩頰如火般的灼炙起來。吟春很詫異我的變態，她一直問我爲什麼。我如失了靈魂似的，怔怔望着從我們面前走過去寒星的背影，好久好久我才恢復了知覺，吟春說：你到底有什麼心事？何妨告訴我呢，我想想這種神祕的戀史，不能隨便告訴人，恐怕鬧得對方知道了，究竟不好意思，所以我始終掩飾不肯對她說。當夜從公園回家以後，我獨自怔怔的坐了一整晚，有時我流淚，有時我微笑，有

時我憤恨，心緒複雜極了，我自己都不知是什麼滋味？

「天氣是漸漸熱了。人本來就比平日懶倦，再加着心頭焚着情感的火，更覺得無精打彩，精神一天壞似一天。漸漸弄到爬不起來，請了醫生來看說是憂思過甚，肝氣不順，——病象雖有些說着，可是他那裏曉得這是心病，不是藥品可以醫治的呢？」

「病裏天天記日記寫上許多熱情的傷感的話。每次寫完了，心裏好像是鬆快些，有時也寫小詩，其中有一首我還記得是：

「美妙神奇的碧火之焰，從它閃爍的火舌裏毀滅了愁情，炙銷了愛念；只有一點無力的殘灰，任他沉於海底：飄到天心！唉！吾愛！可憐我沒有勇氣向你洩漏這祕密！」

「好吧！愛人！讓我悄悄的迷醉，好像薔薇醉於驕陽，永遠沉嘿，永遠美麗！」

「吾愛！我感謝你，在你深邃的眼瞳裏，我認識了愛，了解了神祕！

「吾愛！世界如果有多情的英雄，那英雄便是你！

「吾愛！我願變一隻蝴蝶，飛到你的身邊，我更願變一陣清風，直撲向你的心裏。」

「我病後的第七天，吟春來看我，她送我一束白茶花，另外還替我帶了新出版的雜誌，我翻開第一頁看見一行大字寫道：「藝術家寒星逝世！」下面登着他的遺像，我如同失了魂似的怔住了。半天半天我才回過氣來，我便伏在枕上痛哭。吟春似乎也猜到幾分，她一面安慰我，一面堅問我的經過，我不能再隱瞞了，就把這事情的原末，告訴她了。吟春雖覺得這段戀史太神祕了，然而她也覺得有些悵惘，怔了半天她沒有說什麼，臨回去的時候她是嘆着氣。

「理想的情人，好像曇花一現即逝，我經過極痛苦之後才漸漸清

醒了，覺得這種迷戀，實在太無味。這樣一想，心倒寬了，病也漸漸好了。我的戀史也就算告一段落，不過還有一些餘波，就是在我病好後的一天絕早，霞光正滿佈於東方的天空時，我曾作了一首哀悼的詩，并拿了一束鮮花，到陶然亭的鸚鵡塚畔的高坡上，祭奠了一番，并且放懷痛哭了一次。於是這一段事實，便永遠成了過去的歷史了。」

徵笙述說完，在座的聽衆，雖然很滿意。但同時大家心情也有點悵悵，東山上新月的淡光，照在她們的素頰上，更覺得黯淡，各人都惹起自己的心事，於是都悄悄的散了。

寂寞的葡萄架，依然悄悄站在月影下。

繁星滿佈了天空

一切都沉入夜的幽寂！

狂風裏

「你爲什麼每次見我，都是不高興呢？……既然這樣不如……」
「不如怎樣？……大約你近來有點討厭我吧！」

「哼！……何苦來！」她沒有再往下說，眼圈有點發紅，她掉過臉看着窗外的禿柳條兒，在狂風裏左右擺動，那黃色的飛沙打在玻璃上，發出沙沙的聲音，凌碧小姐和她的朋友鍾文只是沉嘿着，屋內屋外的空氣都特別的緊張。

這是一間很精緻的小臥房，正是凌碧小姐的香閨，隨便的朋友是很不容易進來的，只有鍾文來的時候，他可以得特別的優遇，坐在這溫馨香閨中談話，因此一般朋友有的羨慕鍾文，有的忌恨他，最後他們起了猜疑，用他們最豐富的想像力，捏造許多關於他倆的戀愛事蹟！在遠

道的朋友，聽了這個消息，儘有寫信來賀喜的，凌碧也曾知道這些謠言，但她並不覺得怎樣刺心，或是暗暗歡喜，她很冷靜的對付這些謠言。

凌碧小姐是一個富於神經質，憂鬱性的女子，但是她是一般朋友交際的時候，她很浪漫，她喜歡和任何男人女人笑談，她的詞鋒常常可以壓倒一屋子的人，使人們感覺得她有點辣，朋友們給她起了一個綽號叫辣子雞——她可以使人辣得流淚，同時又使人覺得頗可親近。

但是在一次，她赴朋友的宴會，她喝了不少的酒，她醉了，鍾文雇了汽車送她回來，她流着淚對他訴說她掩飾的苦痛，她說「朋友！你們只看見我笑，只看見我瘋，你們也曾知道，我是常常流淚的嗎？」

「噯！我對什麼都是遊戲，……愛情更是遊戲，……」

她越說越傷心，她竟嗚咽的哭起來！

鍾文是第一次接近女人，第一次看見和他沒有關係的女人哭；他

感到一種新趣味，他不知不覺接近她坐着，從衣袋裏掏出自己的手巾替她擦着眼淚，忽然一股蘭麝的香氣，衝進他的鼻觀。他覺得心神有些搖搖無主，他更向她接近，她懶慵慵的靠在汽車角落裏，這時車走到一個胡同裏那街道高低不平，車顛播得很厲害，把她從那角落裏顛出來，她軟得抬不起的頭就枕在他的身上了。他伸出右臂來，輕輕的將她攬着，一股溫香，從她的衣領那裏透出來；他的心跳得更厲害了，悄悄的吻着她的頭髮，路旁的電燈如疏星般閃爍着，他竟恍惚如夢。但是不久車已停了，車夫開了車門，一股冰冷的寒氣吹過來，凌碧小姐如同夢中醒來，看看自己睡在鍾文的臂上，覺得太忘情，心裏一陣狂跳，臉上覺得熱烘烘的，只好裝醉，歪歪斜斜的向裏走；鍾文怕她摔倒，連忙過來扶着她，一直送她到這所精緻的臥房，才說了一聲『再會！』然後含着甜蜜的迷醉走了。自從這一天以後，鍾文便常常來找凌碧，並且是在這所精緻

臥房裏會聚。

這一天正午的時候，天色忽然陰沉起來，不久就聽到窗櫺上的紙弗弗發發的響，院子裏的枯樹枝，也發出瑟瑟的悲聲。凌碧小姐獨自在房裏閒坐，忽見鍾文冒着狂風跑了進來，凌碧站起來笑道：『怪道颯這麼大的西北風，原來是要把你颯了來！』

鍾文淡漠的笑了一笑，一聲不響的坐在靠爐子的椅上。好像有滿懷心事般。凌碧小姐很覺得奇怪，曾經幾次爲這事，兩人幾乎鬧翻了臉！他們沉嘿了好久，凌碧小姐，纔嘆了一口氣道：『朋友是爲了彼此安慰，才需要的，若果見面總是這麼愁眉不展的，有什麼意思呢？……與其這樣還不如獨自沉嘿着好！』

鍾文抬頭看了凌碧一眼，噉了一聲道：『叫我也真沒話說，……自然我是抓不住你的心的。』

凌碧小姐聽了這話，似乎受了什麼感觸，她覺得自己曾無心中作錯了一件事，不應該向初次和女人接觸的青年男人，講到戀愛；因為她自己很清楚，她是不能很鄭重的愛一個男人，她覺得愛情這個神秘的玩意，越玩得神秘越有勁——可是一個純潔的青年男人，他是不懂得這秘密的，他愛上了一個女人，他就要使這個女人成爲他的禁戀，不用說不許別人動一下，連看一眼，也是對他的精神有了大傷害的。老實說鍾文是死心塌地的愛凌碧，凌碧也瞧着鍾文很可愛，只可惜他倆的見解不同，因此在他們中間，常常有一層陰翳，使得他倆不見面時，却想見面，見了面却往往不歡而散。

今天他倆之間又有些不調協，凌碧小姐一時覺得自己對於鍾文簡直是一個罪人，把他的美滿的愛情夢點破了，使他苦悶銷沉，一時她又覺得鍾文太跋扈了，使她失却許多自由，又覺得自己太不值。因此氣

憤憤的責備鍾文。但是鍾文一說到『她不愛他了，』她又覺得傷心！

凌碧小姐含着眼淚說道：『你怎麼到現在還不了解我嗎？……我就是這麼一個奇怪的女人，我並非不需要愛，但我不是時時刻刻都需要它，我最喜歡有淡霧的早晨，我隔着淡霧看朝陽，我隔着淡霧看美麗的茶靡花，在那時我整個的心，都充滿着歡喜，我的精神是異常的活躍。』鍾文這話我不只說過一次，爲什麼你總不相信我呵！』

鍾文依然現着很憂疑的樣子，對於凌碧小姐的話似解似不解。——其實呢，他是似信似不信，他總覺得凌碧小姐另外還愛着別的男人。其實凌碧小姐除鍾文以外雖然還愛過許多男人，玩弄過許多男人，但是自從認識鍾文以後，她倒是只愛他呢，不過鍾文是第一次嘗到愛，自然滋味特別濃，也特別認真；而凌碧小姐，因爲從愛中認識了許多虛偽和其他的滑稽事蹟，她對於神聖的愛存了玩視的心，她總不肯鑽

在自己織就的情網裏，但是事實也不盡然，她有時比什麼人都迷醉，不過她的迷醉比別人醒得快而剪絕，她竟能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本領。

鍾文永遠爲抓不住她心而煩惱！這時他聽了凌碧小姐似可信似不可信的話，他有點支不住了，他低下頭，悄悄的用手帕拭淚。凌碧小姐望着他嘆了一口氣，彼此又都沉黑了。

窗外的風好像飛馬奔騰，好像驚濤駭浪，天色變成昏黃，口鼻間時時嗅到土味，吃到灰塵；凌碧小姐走到窗前，將窗幔放下來，屋子裏立刻昏暗，對面不見人，後來開了電燈，鍾文的眼睛有點發紅，凌碧小姐不由得走近身旁，撫着他的肩說道：

『不要難過吧！……我永遠愛你！』

鍾文似乎不相信，搖頭說道：『你不用騙我吧！……但是我相信我』

永遠愛你！」

「哦！鍾文！你這話才是騙我的……我瞧你近來真變了，你從前比現在待我好的多，因為從前總沒有見你和我生過氣——現在不然了，你總是像不高興我。」凌碧小姐一面說一面似笑非笑的瞧着他，鍾文「咳！」了一聲也由不得笑了，緊緊的握住凌碧小姐的手說道：「你真够利害的！」

「我！我就算利害了？……你真是個小雛兒，你還沒遇見那利害的女人呢？」凌碧小姐回答說。

自然！我是比較少接近女人，不過對於女人那種操縱人的手段，我也算領教了！鍾文說着，不住對凌碧小姐擠眼笑，凌碧小姐忽然變了面容，一種憂疑悲憤的表情，使得鍾文震驚了。他不知不覺鬆了手，怔怔的望着凌碧發呆。停了些時，凌碧小姐深深的嘆了一口氣道：「鍾文……」

我在你心目中，不知還是個什麼狐狸精，或是魔鬼吧！』

鍾文知道自己把話說錯了，真不知怎樣才好！急得臉色發青，在屋裏踱來踱去。

凌碧小姐也觸動心事，想着人生真沒多大意思，誰對誰也不能以真心相見；整天口袋中藏着各種面具，時刻變換着敷衍對付。覺得自己這樣掩飾掙扎，茫茫大地就沒有一個人了解，真是太傷慘了！她想到這裏也由不得悄悄落淚。

這時狂風已漸漸住了，鍾文拿起帽子，一聲不響的走了。
凌碧小姐望着他的後影，點頭嘆道：『又是不歡而散！』

破滅

『唉！不幸的事情終竟發生了嗎？悔因！』她的女友純根靠在一張搖椅上望着那清瘦的女郎悔因說。她立時發覺在那女郎的臉上有一種深刻悲怨的表情，她幾乎是失了支持的能力，眼圈紅潤着，嘴唇不住的顫動，似乎所有悲涼的調子，都在那顫動中傳佈於全宇宙刺入人心的最深處，她也不自覺的感到兩頰的筋肉起了一陣的痙攣，一股淒酸，從心底透到顏面上來。

悔因在極度難過之後，她嘆了一口長氣，面色更加嚴肅了，但是她得到最後的勝利了，她把懦弱的淚液完全深深嚥到肚子裏，她淡然的看了純根一眼道：

『在這個世界上每一秒鐘，都有不幸的事情發生呵！純根！』她不

自然的苦笑，現露出更深的悲哀，眼淚已經打濕睫毛，她低下頭注視着灰色洋灰地，她逃避她目光的激射。

「悔因！不要太損傷你自己，你定定心，把這件事情的經過告訴我，如果你要哭你就痛快哭一場吧！暗愁是最能銷磨人的精力的……悔因！我用極純正的友誼，幫助你掙脫這個苦海，如果是你願意的話。」

她抬起淚光瑩瑩的雙眼望着純根，她的嘴唇仍然不停止的顫動，但是她沒有說出一個字來！

「唉！悔因！你是太悲傷了喲！你簡直失了常態……安定你的心吧……來！坐到這邊來，好好告訴我你的經過，」純根把悔因拉過來坐在自己的身旁，用極溫柔的眼光看着她，好像一個熱情的姐姐對於她的妹妹般的撫慰着她。

「悔因！說吧！說這一件事情是怎麼個始末……」

悔因的頭靠在純根溫暖的懷裏深深的嘆了一口氣道：

「純根！這也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實……不過我現在才這樣想，當這事情才發生的時候，我是驚震悲傷得幾乎失了魂魄……悔因你想吧！在這個世界上，我沒有父母愛慰，沒有親族的關照，我是孤獨得好像沙漠裏的一隻孤雁……你想在這樣空虛寂寞的途程上，我怎能和一個幸福的少女般對於她們的生命的忠誠呢？你知道一個人若認為自己沒有前程的時候，那對於她可憐的靈魂是怎樣的傷害呢！純根……我常常認為我是被幸福世界所摒棄的人——按理我不能更繼續我這太辛酸的生命，不過純根！我為追求一個美麗的幻影，我的生命維繫到現在，雖然那幻影是一朵雲，時刻在變化，那幻影又是一陣風，永遠在流動，然而她有一個美麗的輪廓時時在誘惑我，因之我去追尋我去探索，在極辛苦的途程上，我還能掙扎也無非是這幻影給我的勇氣。

「唉！純根！你當然知道兩年以前我是追逐着，一個什麼樣的幻影——那是一個雄壯激昂的英雄的希冀，——同時也可以說是如耶穌降生專門爲人們犧牲而來的一種偉大精神，這自然也是一個有迷醉力的幻影，我追逐它，但是天知道，不久我就看出這個幻影的破綻，在這個世紀，英雄耶穌都是傻子作的，不然就是虛僞者騙人的把戲！」

「唉！純根，太可憐，到這時候我是太空虛了，因之我變了態度，我想從苦悶的壓迫下逃亡——而逃亡唯一的方法，就是毫不顧忌的浪漫，不幸！人類太淺薄了，當然也許我的行爲在這個世界裏是值得僞君子驚奇的，不過這都不算什麼，最傷心的是我無意中傷害了一個青年，這件事大概你也知道——他是一個忠誠而自愛的青年，他爲了同情我，百般的愛護我，希冀我走到人生平坦的大道去，在從前我正追逐着第一個幻影的時候，我也曾安定一時，後來我漸漸感覺得前途的阻難

太多，如果我走到人生平坦大道時，我大約已經被輾碎於這荆棘的過渡上，而且我不知從那裏看出人生平坦的大道只有死時候可以得到，因之我不願受眼前不能耐的磨折，而且我也不希望在人間有悠久的逗遛，在這短促的生命裏，我希冀熱鬧些——因為只有熱鬧可以遺失我自己，純根！這時候呵！我變了態度，我要瘋狂，我要浪漫，我要用毒酒醉死我自己，自然同時我是蹂躪我自己……」悔因說到這裏她的頭更加俯下去，一股熱濕的淚液滴在純根的手上，心是彈着淒苦哀怨的調子。純根用驚奇悲楚的眼波激射着她，但是她不知道用什麼話來安慰她，彼此沉默着，四境也都靜悄無聲，只有微弱的嘯唏和抽搦聲，作了這世紀唯一的音樂。

『悔因！原諒我！你已經這樣傷心了。我本不應該再來刺激你，不過我相信我是對你太關心了。所以我希望你鎮定些，說完這一段故事

……你所說的青年，自然就是冲翳了。……昨天我曾在一朋友家裏遇見他，神氣十分冷淡，他對於你的奇幻的態度，自然很够傷心了，我想你應當求他的諒解，……悔，不要哭吧！告訴我所有的隱衷吧！

『噫！……純根！我爲什麼一定要希求人們的諒解，我爲生活的苦難，我是迷離錯亂，有的時候我自己都不明白我自己，爲什麼我一定要造作一個生命的假統一來欺騙任何人呢！

『我的生命本來是破碎的，就是偶爾放光，那也是偶然的事，絕不能因爲這偶然的光，就能斷定我整個的生命是在發光，同時，也不能因爲我偶然的晦暗，就推定我永遠不再放光的呵！親愛的純根，當我承受冲翳詰難時的難堪，我實在不能形容，呵！他那含着憤怒而卑視的眼光，向我激射時，我竟至失了知覺，他用極理智的話，責備我的放浪——并且他認爲這是我欺騙他，唉！純根！他竟要求我用利刃刺死他，可憐，我那

裏有這樣的念頭，我怯弱得連端起毒酒放在我自己的嘴唇時我都不禁發抖，我那裏有殺人的勇氣。在我對他辯白我的苦衷的時候，他是用殘酷的冷笑報復我，唉！純根！這時候我是這世界萬惡彙集的「矢的」呵！我那裏還有膽子說什麼，我只有兩手捧住我將要炸裂的頭痛哭呵！

『這一天他是憤惱填膺的離開了我。』

『然則！你們，就這樣完了嗎？』

『唉！純根！幻影是一個破滅一個跟着又生來，不然這世界就沒有一個不解脫的人了！……純根！你相信吧！我們將追逐着這幻影直到走進我們的墳墓的時候呢！』

『唉！悔！因！這話真未免叫人聽着太難過了！』

『純根！請你原諒我！你是幸福的寵兒，你只開着你頭一重的心門，那裏面是充滿着完美與和協，今天對不住，我是敲了你第二重的心門，

了，但是請你相信，我並不是爲了妒忌，故意去打碎你美麗的幻影，唉！純根，請你原諒，我也是無意中的傷害呵！』

悔因說完，站了起來，向門外走去，一個悲涼瘦弱的影子，漸漸消失於叢林裏了！

壯志長埋

『唉！這真是一件意外的發見！』

仰衡手裏拿着一封舊信，自言自語的說。

今夜正是月望，那皎潔的月輪，晶瑩圓滿，清光寒利，好像新發矚的劍鋒，大地的氣流，十分平靜，無風無聲，一切都沉於岑寂，在一間幽雅的书房裏，充滿了淡綠色的亮光，一個青年的女郎，名叫仰衡的正在整理舊稿——她從一個長方形的黃皮篋裏，拿出一綑一束的信件，一封一封的看下去，幾年前的往事，都隨着那些殘箋舊信，湧上心頭，她漸漸浸漬於過去的波浪裏——這些不論歡笑，悲戚怨憤的情緒都似巨大的石塊每經一次投射在她的靈波中，便興起感喟與悵惘！當在看到最末的一封信——那是一封用松鶴齋精緻的信箋寫的，是一封人亡物在

的遺書，她的靈魂受了絕大的打擊，她將那封信細細念誦着道：

『京中長談，頗愜胸懷；晚間電影，亦略有藝術價值，惜此種談
彼不能多得。晚間回寓，次日即整理書籍行裝就道。返津以來，心頭
滿貯塵俗，尚未得一日暇，作感情上之發揮，藝術上之接觸，更回憶
十年來奮鬥生涯，如電影，如戲曲，如小說，又嘆人生之太暫，不及時
鼓舞，爭持，如醉如狂的奮發，積極樂觀的處世。際此政潮澎湃，人心
墮落，世說紛紜，不入軌道的國家，尙有何人生意味之足云？』

處此時代，居此地位，不奮飛則已，欲大有作爲，欲解決我國國
家之生命問題，唯賴我等自身彼此增進學識，彼此十年來與一般
良友共勉之言有二：

其一曰：

任他狂風暴雨我總不低頭！

其二曰：

與爾共誓，拼將熱血精神，同上崑崙鑄國魂！

今略書此寄仰衡吾友，尙希深思而細察之，而有以教正之，則更當愉快無涯矣。此頌 近安並請

仰衡吾友惠存。

智水手上十三，六，二八日』

仰衡將這信反覆的念誦幾遍以後，她的眼淚打濕了眼臉，在那濕的淚暈中，她憶起五年前的往事：她認識智水是在一個宴會裏，當許多男女來賓，坐在燈光燦爛的客廳裏，高談闊論的時候，她看見一個青年，對着窗外的羣星長嘯，似乎五內充滿了如虹的壯氣，只有向蒼空傾吐。她這時對於這個青年感覺的得奇異，暗暗向別人打聽他的來歷，才知道他的名字叫智水，是P大學的教接。後來在席間，由主人的介紹，她和他談論得很投機，在兩個月以後他們就成爲很熟識的朋友了。這一

封信正是智水頭一次給她寫的。

『唉！智水！而今是壯志長埋了！……奮鬥的結果，只是完全一齣悲劇呢！』她想到這裏心上似乎壓了一塊重鉛，她嘆着氣將那封信仍舊收好，怔怔的嘿坐，在牆角的暗影裏，似乎看見浴血的智水了。她想到他的死，她又從書篋裏翻出一頁日記只是上面寫道：

『唉！天呵！這是什麼消息呢，智水到底要被槍斃了，好殘忍的劊子手呵！只是拇指一動，一顆槍彈穿過他的心窩，一切一切都完了。

『他們將智水從牢裏提出來，背剪手綁着，並且在那上面插一面白紙旗子，寫着他的罪名：「鼓吹邪說，惑亂人心。」不錯，這誠然是大逆不道，在這種四海昇平，人民樂業的時代，政府是這樣作着好夢呢；只有他神經過敏，看見個把小賊進了自己家門，以爲大患跟着來了，因此奮勇敲着鑼，大聲的喊道：「你們快些醒來，認識你們的生命，發出你們苦

難的呻吟！——這是多麼愚蠢的勾當！當然應當綁到天橋吃槍子去了。唉！這就是人間的正義呵！……什麼是英雄！智水呵，可憐！除了那一塊黃土，可以掩遮你苦難的尸骸，啣！你將心傷與壯志深深的埋葬了吧！只有這是永久的歸束！

「噫！太慘毒了，下午我們伴智水的太太去收尸，智水硬僵僵的伏在血洞裏，臉色慘白，兩隻眼睛瞪得很大。」唉！智水你看什麼，除了慘淒還有什麼？——我正在嘆息呢。忽見智水的太太，不管滿地污血的撲到智水的尸首上痛哭。唉！天呵，那是怎樣慘厲的聲音呢，尖利中帶着瘡痍，——噫！那是將尖刀，刺入心房時，掙扎和慘痛的呼聲呵！我站在那裏，彷彿陷身深谷巨澗裏，只覺得四面的陰風，和慘黯的光色將我包圍住，我失了魂魄似的呆望着。後來智水的太太暈厥了，那些旁觀的人，才忙着將她抬到汽車上，她身上沾滿了紫色凝血的污跡。

「我伴着她回到家裏，她六十多歲的父親，已經聽見這個消息，趕來看她可憐的女兒。」

「這時她已經清醒過來了，但是一見她衰年的老父，一陣心痛又昏過去了。唉！這時我感到深刻的淒情，我情願有一顆彈子，穿過我的心窩，使我快些離開這慘劫重重的人間吧！」

「我們將她抬到床上，醫生已經來了，替她注射了一針，神志似乎安靜些了，——下午我們都在她房裏沈嘿的坐着，她睜開了眼，向屋裏看了又看，陡然從床上跳起來，伸着兩手，向空中亂抓，嘴裏狂叫道：『可憐的智水！……智水！』她的神經有些錯亂了。」

「呀！這屋裏的空氣太緊張了，我想我還是暫且離開這裏的好，不然恐怕我也要支持不住了。我悄悄走出來，走到後面的小院子裏，看見一個女僕抱着一個兩歲左右的小孩，那小孩不住的哀哭，女僕用手拍

着哄着；但是那小孩依然不住聲的哭，而且用力掙扎，似乎要從那女僕的手裏逃避，去找他心愛的母親，……噯！我這時就想離開這裏，但是我不知不覺反走近那孩子面前，孩子驀一見以爲是他媽媽來了，立刻住了哭聲，向我懷裏撲過來，我忙忙將他抱住，在他柔嫩的小頰上吻了一吻，而他這時已經看出，我不是他的媽媽了。又呱呱的哭起來。我的眼淚滴在他的頭髮上了。

『黃昏時她呢是昏迷不醒，醫生說她的刺激受得太深了，一時恐難望好，只有希望她能靜靜的睡一覺。』

『我回來的時候，已經十點多了，街上已經沒有什麼人來往，我坐在洋車上，心裏一直酸梗，但願這只是一個夢吧！然而我實實在在的看見，舖戶門口的燈光了，我清清楚楚聽見車夫脚步聲，天呵！這一切都證實那不是夢，絕對不是夢喲！』

她放下日記，——這時夜已深了，四境更顯得淒寂，月光照得屋子裏十分森寒，她隱約中似乎看見智水了：看見他不能閉攏的雙目，看見他那憤慨而沈着的面容了。她忙將頭埋於溫軟的枕衾中，希求在夢裏，可以得到靈魂蘇息之所呢！

歧路

現在街上看不見拉着成堆尸首的大板車了。馬路上所殘留的殷黑色的血迹，最近也被過量的雨水沖洗淨了，所有使人驚慌悽惶的往事，也只在人們的腦膜上，留些模糊的餘影。一切殘酷的呼聲，都隨時而消滅了。怵目驚心的大時代，在這個亘埠是告了結束，雖然那些被炸毀的牆垣，還像保留着厄運後的黯淡，然也鼓不起人心的激浪來。這時候不論誰，都抱着從戰壕裏逃回來的心情，是多麼疲倦，同時覺得他們尙生存在人間，又是多麼驚喜和僥倖；而且他們覺得對於人間的一切，有從新估價的必要，所有傳統的一切法則都從他們手裏粉碎了。

肅真和幾個同志，現在是留在亘埠，辦理一切善後，這些日子，真够忙的，從清早就出去，挨家沿戶的調查戰事以後的婦女生活狀況，疲倦

得連飯都顧不得吃，回來就倒在床上睡了。

他們的公事房是在五埠的城內，是從前督軍的衙門，寬廣的廳房，雖然沒有富麗的陳設，而雕樑畫棟還依稀認得出當年的富豪氣象，現在這個客廳裏每到下午四點多鐘，就有許多青年的男女在這裏聚會，肅真的臥房就在這個大廳的後面，她自從一點鐘回來，吃了一杯牛奶，一直睡到現在——差不多四點半了，才被隔壁的喧笑聲吵醒，她揉了揉眼睛，呆呆的坐在床沿上出神，隔壁大廳裏正談着許多有趣的故事，這時忽然沈靜下來，但是不久又聽見一陣高闊的嗓音說道：

『喂！張同志！好一身漂亮的武裝呵！』

肅真心裏想着這一定是說張蘭因了，她昨天曾經說過今天要穿一套極漂亮的武裝的……她正在猜想，果然聽見張蘭因清脆的嗓音說道：

『是呵！到了這個時候，誰還願意披着那身骯髒的耗子皮，踏着破草鞋呢？』同志們，咱們真該享樂呵！……你們瞧我手上的彈傷——誰能相信在前敵奮鬥的我，現在還活着……這真是死裏逃生，還不能相當的享樂嗎？』

『好呵！我們一同擁護張同志！』跟着起了一陣熱鬧的拍掌聲。

『今天人來得真齊全，差不多都到了，……喂，老楊，怎麼，你的肅真呢？』

『肅真……恐怕還在隔壁睡覺吧？』

『怎麼這個懶丫頭到現在還沒有睡醒嗎？』楊同志，這當然是你的責任了，去快些把她拉了來。』

楊同志用手掙着他那最近留的小鬍子，笑迷迷的看着張蘭囚道：『是小姐！遵命！』這樣一來大家都禁不住笑起來了。

肅真正洗着臉，看見楊同志走了進來，放下手巾，靦着眼看了他一下，淡淡的笑了一笑說道：『嚇！今天怎麼這樣漂亮起來。』那神氣帶着些譏諷的色彩，楊同志老大不好意思。『可不是嗎！……我本來不想穿這一套衣服，……但是他們一定要我穿，並且他們說今天大家都要打扮得像個樣，痛痛快快玩一天呢！』

肅真眼望着窗外的綠草地，從鼻孔裏「哼」了一聲說道：『這些小子們，大概都忘其所以了！』回頭指着衣架上掛着的一件灰布大褂，顏色已經有些舊了，大襟和袖子都補着四方塊的補釘，說道：『這件大褂你該認得吧！……我們從南昌開拔的時候，就連這件破褂子，也進過長生庫呢，每天一個人啃兩塊燒餅……那真够狼狽了，這會子，這些少爺小姐們倒又作起「桃色的夢」來了。』

楊同志聽了肅真無緣無故的發牢騷，真猜不透那是什麼意思，只

有低着頭，訕訕的微笑。

『喂！羅同志！楊同志！你們到底怎麼樣？所有的人都到齊了，你們再不來我們就走了。』肅真聽出是蘭因的聲音，就高聲叫道：『蘭因爲什麼這樣焦急，你今天到底出多大的風頭，你過來，讓我看看你漂亮到什麼程度罷！』

蘭因笑道：『你也來吧！別說廢話了！』

肅真和楊大可走到隔壁大廳，果見那些男女同志個個打扮得比往日不同，就是小王的領結也換了新的，張老五的鬍子也是剛刮的，肅真瞧着那些興高彩烈的同志們說道：『你們這些少爺小姐真會開心呵！』這時一陣笑聲從角落裏發出來，肅真一看正是蘭因。她偃着小王坐着，用手指着肅真不知在談論什麼，肅真撇了衆人跑到蘭因面前，拉着蘭因的手端詳了半天，只見她身上穿着一套淡咖啡色的嗶嘰軍裝，

脚上穿着黃皮的長統馬靴，一頂黃呢軍帽放在小王的膝蓋上，神氣倒十足，不禁點着頭說道：『好漂亮的女軍人，怪不得那些小子們要拜倒女英雄的脚下呢！』她說着斜瞟了小王一眼，小王有些臉紅，低下頭裝作看帽子上閃爍的金線。蘭因隔了些時，用報復的語調向肅真道：『小羅！你別發狂，正有人在算計你呢！……喂！你瞧那幾根鬍子，多麼俏皮！』肅真瞪了蘭因一眼笑道：『咳！……那又是什麼東西！』惹得旁邊的同志們鼓掌大笑了。

正在這個時候，門前一陣汽笛響，他們所叫的汽車已經開來了，於是他們亂紛紛的擠到門口，各人跳上車子，到第一賓館去，這是H埠有名的飯館，大廳裏陳設着新式的各種沙發椅，滿壁上都是東洋名家的油畫片子，在那白得像雪一般的桌布上，着放一個碧玉花瓶，裏面插着一束血點似的紅玫瑰，甜香直鑽進鼻孔，使人覺到一種輕妙和醉軟的

快感，雪茄煙的白霧，團團的聚成稀薄如輕綃的幔子，使人走到這裏，彷彿如置身白雲深處一般。

楊大可依然捋着他那幾根黑鬚，沈沈的如入夢境，他陡然覺得眼前有一個黑影，黑影後面露着可怕的陰黯的山路，他窺伏在一羣尚在蠕動的尸首下面，躲避敵軍的礮彈，……他全身的血液都似乎已凝結成了冰，恐懼的心簡直沒有地方安放了，呵！肩膀上忽然有一種最溫柔的東西在接觸，全身立刻都感到溫暖，恰纔失去的知覺又漸漸回復了，他真像是作了一個夢，現在這夢是醒了，睜大了眼睛，回頭看見他愛慕的女神——肅真撫着他的肩，含着笑站在他的身後，他連忙鎮定住亂跳的心站起來說：『這裏坐坐吧！肅真』……他將自己方才的坐位讓給肅真坐了，他自己就坐在沙發的椅靠上，一股蘭花皂和檀香粉的溫膩的香味，從風裏送過來，他好像駕着雲，翱翔於空明的天宇，所有潛

伏的恐懼，不但不敢現形，并且更潛伏得深了。

穿白色制服的伙計們，穿梭似的來去，他們將各色的酒如威士忌，啤酒，玫瑰酒，葡萄酒，一瓶一瓶搬來，當他們將木塞打去的時候，一股濃烈的香氣；噴散了出來，使人人的食慾陡然強烈起來。現在他們腦子裏只有『享樂』兩個字了，於是男人女人，互舉着玉杯叫『乾』這樣一杯一杯不斷的狂飲着，女人們的面頰上平添了兩朶紅雲，男人們也是滿臉春色，蘭因簡直睡在小王的懷裏，小王的左臂，將她的腰緊緊的摟住，他和她的唇幾次在似乎無意中碰在一處，呵！這真是奇蹟，從來歷史上所沒有的放浪和無忌，現在都實現了，很冠冕堂皇的實現了。

肅真一直抱着玫瑰酒的瓶子狂吞着，現在瓶裏頭連一滴酒也沒有了。她放下瓶子，臉色是那樣的紅得形容不出，兩眼發射着醉人的奇光，身子搖搖晃晃幾乎要跌倒了，楊大可將她輕輕的扶住，使她安臥在一

張長沙發上，他自己就坐在她的身傍，含着得意的微笑，替她剝着橘子。他們想盡了方法開心，小張舉着一杯紅色的葡萄酒，高聲的叫道：『同志們！我們是革命的青年，應當打破一切不自然的人間道德，我們需要愛，需要酒來充實我們的生活，請你們滿飲一杯，祝我們前途的燦爛。』

『好呵！張同志……我們都擁護你，來來！大家喝乾這一杯。』小王說着，把一杯酒喝乾了，其餘的人們也都狂笑着將杯裏的酒吞下去。一點鐘以後，飯館裏的人都散去了，深沈的夜幕將這繁華富麗的大廳團團的罩住，恰纔熱鬧活躍的形象，現在也都消歸烏有，地上的瓜子殼煙灰和殘肴都打掃盡了，只有那瓶裏的玫瑰，依然靜立着，度這寂寞的夜景。

但是在這旅館的第二層樓上東南角五號房間裏還有燈光。一個

瘦削的男子身影，和一個嬌娜的女人身影，正映在白色的窗幔上，那個女人起先是離那男子約有一尺遠，低着頭站着；後來兩個身影漸漸近了，男人的手箍住那女人的腰了，女人的頭仰起來了，男人的頭俯下去兩個身影變成一個，他們是在熱烈的接着深吻呢！後來兩個人的身影漸漸移動，他們坐在牀上了，跟着燈光也就熄滅了，只聽見男人的聲音說道：『蘭因！我的親愛的！你知道我是怎麼樣熱烈的愛着你……』

底下並不聽見女的回答，但過了幾分鐘以後，又聽見長衣拖着牀沿的聲音，和女子由迷醉而發出的嘆息聲，接着又聽見男人說：『現在的時代已經不是從前了，女人嘗點戀愛的滋味，是很正當的事……哦！蘭因你爲什麼流淚！親愛的，不要傷心！不要懷疑吧！我們彼此都是新青年，不應當再把那不自然的束縛來隔開我們，減低我們戀愛的熱度！』

還是聽不見女的回答，過了一會那男的又說道：

『蘭因，我的乖乖！你不要再回顧以前吧！我們是受過新洗禮的青年，爲什麼要受那不自然的禮教束縛，婚姻制度早晚是要打破的，我們爲什麼那麼願意去作那法制下的傀儡呢？不要再想那些使人掃興的陳事吧！時間是像一個竊賊，悄悄的溜走了，我們好好的愛惜我們的青春，努力裝飾我們的生命，什麼是人間的不朽，除了我們的生命，得到充實？』

『可是子青！無論如何，人總是社會的份子，我們的舉動至少也要顧慮到社會的習慣呵！……』

『自然，我們不能脫離社會而生活，但是你要清楚，社會的習慣不一直都是好的，而且社會往往是在我們思想的後面慢慢拖着呢……我們豈能因爲他的拖延而停止我們思想的前進……而且社會終歸也要往這條路上走的，我們走得快，到底不是錯事。』

這一篇澈底而大膽的議論，竟使那對方的女人信服，她不再往下懷疑了，很安然的睡在他的懷裏，作甜蜜的夢去了。

*

*

*

*

太陽正射在亭子間的角落裏，那地方放着一張西洋式的木牀，牀上睡着一個女郎，她身上蓋着一條淡紫色的絨毯，兩隻手臂交叉着枕着頭，似乎才從驚懼的夢中驚醒，失神的眼睛，定視着頭頂的天花板，衙堂口賣燒餅油條的阿二，拉着瘡啞的嗓音在叫賣，這使得她很不耐煩不覺罵道：『該死的東西，天天早晨在這裏鬼號！』跟着她翻了個身從枕頭底下抽出一個信封來，那信封上滿了水點的縐痕，她將信翻來覆去看了又看，然後又將信封裏的一張信箋抽了出來，念道：

『蘭因：

我有要事立刻須離開這裏，至於將到什麼地方去，因為有特

別的情形，請你讓我保守這個秘密，暫且不能告訴你吧！

我走後，你仍舊努力你的工作，我們是新青年，當然不論男女都應有獨立生活的精神和能力，你離了我自然還是一樣生活，所以我到很安心，大約一個月以內，我仍就回到你的身邊，請你不要念我，再會吧！我的蘭因！

『子青。』

她每天未起牀以前總將這信念一遍，光陰一天一天的過去，一個月的期限早已滿了，但是仍不見子青回來，也不再接到他第二封信，她心裏充滿了疑雲，她想莫非他有了意外嗎？……要不然就是他騙了她永遠不再回來了嗎？……

她想到這可怕的陰影，禁不住流淚，那淚滴濕透了信箋，不知有多少次，真是新淚痕間舊淚痕，如今已經三個月多了，天天仍是癡心呆望，

但是除了每天早晨阿二瘖啞的叫賣聲，絕沒有得到另外的消息，今天早晨又是被阿二的叫賣聲驚醒，她又把那封信拿出來看一遍，眼淚沿着面頰流下來，她淚眼模糊看着窗外，隔壁樓上的窗口，站着一個美麗而嫻靜的女孩，正拿着一本書在看。她不禁勾起已往的一切影像。

她忽覺得自己是睡在家鄉的綉房裏，每天早晨奶媽端着早點到她牀前，服侍她吃了，她纔慢慢的起牀，對着鏡梳好頭，裝飾齊整。就到書房去，那位帶喘的老先生，將女四書攤在書桌上叫她來講解，以後就是寫小楷，這一早晨的時間就這樣過去了，到了下午，隨同母親到外婆家去玩耍，有時也學作些針線。

這種生活，雖然很平淡，但是現在回想起來，倒覺得有些留戀。再看自己現在孤苦伶仃住在這地方，沒有一個親友過問，而且子青一去沒有消息，自己簡直成了一個棄婦，如果被家鄉的父母知道了，不知將

怎樣的傷心呢！

她想到她的父母，那眼淚更流得急了，她想起第一次見了她的表姊，那正是一個夏天的下午，她正同着母親坐在葡萄架下說家常，忽見門外走進一個二十多歲的女人來，剪着頭髮，身上穿着白印度綢的旗袍，脚上是白色絲襪淡黃色的高跟皮鞋，態度大方，她和母親起先沒認出是誰來，連忙站了起來，正想說話，忽聽那位女郎叫道『姑媽！和表妹都好嗎？我們竟有五六年沒有見了呢！』她這才曉得是她的表姐琴芬，當夜她母親就留表姐住在裏，夜裏琴芬就和她同屋歇息，琴芬在談話之間就問起她曾否進學堂，她說『父親不願我進學堂，』琴芬說『現在的女子不進學堂是不行的，將來生活怎樣能够獨立呢！……表妹！你若真心要進學校，等我明天向姑丈請求。』她聽了這話高興極了，一夜差不多都沒有睡，最使她醉心是琴芬那種的裝束和態度，她想如果

要是進了學校，自然頭髮也剪了，省得天天早晨梳頭，並且她也很愛琴芬的那高跟皮鞋，短短的旗袍。

第二天在吃完午飯的時候，琴芬到她姑丈的書房閒談，把許多新時代的事蹟，鋪張揚厲，說給那老人家聽，後來就談到她表妹進學校的事情，結果很壞，那老人只是說道：『像我們這種人家的女兒，還怕吃不到一碗現成飯嗎？何必進什麼學校呢？而且現在的女學校的學生，本事沒有學到而傷風敗俗的事情却都學會了。』

琴芬碰了這個釘子，也不好再往下說；但是她很愛惜表妹，雖然失望，可是還沒有絕望，她想姑母比較姑丈圓通得多，還是和姑母說說也許就成了。這個計劃果然很有效果，當琴芬第二次到姑媽家去的時候，她的表妹第一句話就是報告：『父親已經答應讓她進女子中學了。』這一年的秋季她就進了女子中學的一年級，這正是革命軍打到

她故鄉的時候，學校裏的同學都瘋了似的活動起來，今天開會明天演講，她也很踴躍的跟着活動，並且她人長得漂亮，口才又好，所以雖然是新學生，而同學們已經很推重她，舉她作婦女運動的代表，她用全部的精神吸納新思潮，不知不覺間她竟改變了一個新的人格。

在她進學校的下半年，婦女協會建議派人到武漢訓練部去工作，蘭因恰又是被派的一個，但是這一次她的父母都不肯讓她去，幾番請求都被拒絕，並且連學校都不許她進了。

有一天她的父親到離城十五里地的莊子上去收租，母親到外祖母家去看外祖母的病，本來也叫她同去，但是她說她有些肚子疼，請求獨自留在家裏休息，這卻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她打開母親放錢的箱子，悄悄拿了一百塊錢和隨身的衣服，然後她跑到她同學李梅生家裏，她們預先早已計劃過逃亡的事情，所以現在是很順利的成功了。她們僱

了兩輛車子跑到輪船碼頭，買好船票，很湊巧當夜十二點鐘就開船了。自從那一次離開了父母，現在已經三年了，關於父母對她逃亡後傷心的消息，曾經聽見她一個同鄉王君說起，她的父親憤恨得幾乎發狂，人們問到他的女兒呢？他總是冷然的答道：『死了。』母親常常獨自流淚……

呵！這一切的情景，漸漸都湧上心頭……她想到父親若知道她已經和人同居，也許已經變成某人的棄婦時，不知道要憤恨到什麼地步！唉！悔恨漸漸佔據她的心靈，一顆一顆晶瑩的淚珠，不斷的沿頰滾了下來。

「砰！砰！」有人在敲亭子間的門了，她連忙翻身坐起來問道：

「誰呵！」

「是我。張小姐……」

好像是房東的聲音……大約是來討房錢的，她的心不禁更跳得厲害了，打開抽屜，尋來尋去只尋出兩塊錢和三角小銀幣……而房租是每月十塊，已經欠了兩個月，這個飢慌怎麼打發呢？

『張小姐！辰光不早了，還沒有起來嗎？……』

房東的聲音有些不耐煩，她忙忙開了門，讓房東進來，那是一個四十多歲的江北婦人，上身穿着長僅及腰的一件月白洋布衫，下身穿着一條闊褲腳的黑花絲葛褲子，剪髮梳着很光的背頭，走進來含着不自然的微笑，將蘭因的屋子打量了一番，又望蘭因的臉說道：『張小姐！王先生有信來沒有？真的，他已經走了三個多月了……』

『可不是嗎？……前些日子到有一封信，可是最近他沒有信來。』

房東太太似乎很有經驗的點了點頭說道：『張小姐！我怕王先生不會再到這裏來了！現在的男人有幾個靠得住的，他們見一個愛一

個，況且你們又不是正經的夫妻……他要是老不來，張小姐還應當另打主意，不然怎麼活得下去呢！……這些辰光，我們的生意也不好，你這裏的房錢，實在也墊不起，我看看張小姐年輕輕的，臉子又漂亮，如果肯稍微活動活動，還少得了這幾個房錢嗎？只怕大堆的洋錢使都使不盡呢！……」

蘭因已明白房東太太的來意了，本想搶白她幾句，但是自己又實在欠下她的錢，硬話也說不成，況且自己當初和王子青結婚，本來太草率了。既沒有法律的保障，又沒有親友的見證，慢說王子青是不來了，奈何他不得，縱使他來了，不承認也沒有辦法……想回到故鄉去吧！父親已經義斷恩絕，而自己也覺得沒有臉面見他們……

房東太太見她低頭垂淚，知道這塊肥羊肉是跑不了的，她湊近張小姐，握住她的手，低聲說道：「張小姐！你是明白人，我所說的都是好話，

你想作人一生，不過幾十年，還不趁這年青的時候快活幾年，不是太癡了嗎？況且你又長得漂亮，還怕沒有闊大少來愛你嗎？將來遭逢到如意的姑爺，只怕要比王先生強得多呢……呵！張小姐！我不瞞你說，這個時候像你這樣的姑娘，我已見過好多，前年我們樓下住着一個姓袁的，也是夫妻兩個，起初兩口子非常的好，後來那個男人又另外愛上別的女人，也就是把那位袁太太丟下就走了，袁太太起先也想不開，天天寫信給他，又託朋友出來說合，但是袁先生只是不理，他說：我們本來不過是朋友，從前感情好，我們就住在一塊，現在我們的感情破裂了，當然是各走各的路。袁太太聽了這話氣了個死，病了十幾天，後來我瞧着她可憐，就替她想了一個法子……現在她很快樂了，況且她的樣子，比你差得多呢？……」

房東太太引經據典的說了一大套，一面觀察蘭因的臉色，見她雖

是哭着但是她的眼神，是表示着在想一些問題呢！房東太太知道自己的計劃是有九分九的把握了，於是她站起身來說：『張小姐還不會用早飯吧！我叫娘姨替你買些點心來吃。』房東太太說着出了亭子間，走到扶梯就大聲：『娘姨！』在她那愉快的腔調中，可以知道她是得到某一件事情的勝利了。

*

*

*

*

一年以後肅真是由H市調到上海來，她依然是辦着婦協的事情，但是她們每談到蘭因大家都抱着滿肚皮的狐疑，一年以來竟聽不見她的消息，前一個月肅真到昆山去，曾在火車上遇見王子青向他打聽蘭因的消息，他也說弄不清，究竟這個人到什麼地方去了，這個形迹奇怪的女子，便成了她們談話的資料了。

在一個初秋的夜晚，肅真去赴一個朋友的宴會，在吃飯的時候，他

們談到廢娼問題，有許多人痛罵娼妓對於青年的陷害，比一隻野獸還要可怕，所以政府當局應當將這墮落的娼妓逐出塞外。有的就說：『這不是娼妓本身的罪惡，是社會的制度，將她們逼成到墮落的深淵裏去的，考察她們墮落的原因，多半是因為衣食所逼，有的是被人誘惑而失足的。總之，這些人與其說她們可惡，不如說她們可憐……』

關於這兩個議論，肅真是贊成後面的一個。她對於娼妓永遠是抱着偉大的同情的，但是她究竟不清楚她們的生活，平日在娛樂場中所看見的妖形媚態的女人，雖然很有時惹起她的惡感，但同時也覺得她們可憐。她每次常幻想着一個妙年的女郎，擁着滿身銅鏽的大腹賈，裝出種種媚態，希求一些金錢的報酬，真是包含着無限的悲慘……因此，她很想去深究她們的生活，無論是外形的或內心的，不過從前社會習慣，一個清白少女，絕不許走到這種可羞恥的地方去，可是現在一切都

變動了，這些無聊的習慣，沒有保存的必要，於是肅真提議叫條子，大家自然沒有不贊成的。但是肅真說：『可是有一個條件，叫了來只許坐在我的身邊，因為我叫條子的意味，和你們完全不同！』那些男人聽了這話，心裏雖不大高興，但嘴裏也說不出什麼來，只得答道：『好吧！』

『茶房！肅真高聲的叫着，一個二十多歲的穿白色制服的茶房來到面前。『先生要什麼？』

『你們這個地方有出色的名妓嗎？』

茶房望了肅真一眼，露出殷勤的笑臉說道：『嚇！這地方有的是好姑娘……像雪裏紅、小香水、白玉蘭都是咕咕叫的一等姑娘，您是叫那一位？』肅真對於這生疏的把戲，真不知道怎麼玩法。她出了一回神，說：『就叫雪裏紅吧！』茶房道：『只叫一個嗎？……先生們若喜歡私門子，新近來了一個秦秋雯，那更是數一數二的出色人物，又識字，又體面，只

要五塊錢就可以叫來。」

『哦！那麼你也把她叫來吧！』肅真含着好奇的意味說。

茶房去了不久，就聽見外面叫道：『雪裏紅姑娘到』跟着白布門簾掀動，進來一位二十左右的姑娘，蛋形的臉龐，玲瓏的身材，剪髮，但梳得極光亮，上身穿着一件妃紅色的短衫，下身玄色褲子，寶藍色緞子繡花鞋，妃紅色絲襪，走路的時候，露着她們特有的一種嫵娜輕盈的姿式，而且一股刺鼻的香味，隨着她身子的擺動，分散在空氣中，在她的身後跟着一個琴師，大約三十左右年紀的男人，臉上長滿了疙瘩，手裏拿着三弦琴，那雪裏紅走進來，向在座的人微微點頭一笑，就坐在肅真的身後，肅真轉過臉來，留神的觀察她，那姑娘看見座上有女客，她似乎有些忸怩，很規矩的唱了一隻小曲，肅真覺出她的不自然的窘狀來，連忙給了錢打發她走。

雪裏紅走後，那些男人們又發起議論來了。

他們討論到娼妓的心理，據那位富有經驗的高大個子孔先生說：「娼妓的眼睛永遠是注視在白亮的洋錢上，因此她們的思想就是怎樣可以多騙到幾個錢，她們的媚態，她們的裝束，以及她們的一舉一動，都只向着弄錢的目標而進行，所以遊客們只要有了錢，便可以獲得她們的青眼，不然就立刻被攆斥了……」

肅真很反對這種論說，她說：「人總是一個人，有時人性雖被貨利的誘惑而遮掩了，但是一旦遇到機會，依然可以發現出來的……我覺得娼妓的要錢，和一般的商賈趨利是一樣可原諒的行爲，不過在獲利以外，他們或她們總還有更高的人生目的……娼妓的要錢，是爲了她們的生活，她們比一般人都奢侈，也不過爲了她們的生活，社會上的男人，要不是爲了她們入時妖艷的裝束，和能應合男人們心理的媚態，誰

還肯把大捧的銀子送給她們呢？……所以娼妓的墮落，是社會釀成的，我們不應當責備娼妓，應當責備社會呵！

肅真的語調十分熱烈，在座的男人們，都驚奇的望着她，孔先生雖然不大心服，但是也想不出什麼有力量的話來反駁她，不知不覺大家都沉嘿起來。

正在這個時候，忽聽門外有人走路的聲音，那聲音很輕盈，是一個女人穿着皮鞋慢步的聲音，而且是越走越近。大家都不覺把視線移到門外，不久果然門簾一動，走進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女來，身上穿着蛋白色的短旗袍，腳上肉色絲襪和肉色皮鞋，額上覆着水波紋的頭髮，態度很嫵靜，似乎是一個時髦的中學校的學生，那女郎走了進來，一雙秀麗的眼睛向滿屋裏一掃，忽見她打了一個冷戰，怔怔的向肅真坐的角落裏定視着，那臉色立刻變成蒼白，她一聲不響的，回轉身就跑了，大家莫

明其妙的，向這奇怪的女郎的背影望着，只是她如同夢遊病似的，一直衝到門外漸漸的不見了。

他們回到屋裏，看見肅真失神的怔坐在一張沙發上，臉上洋溢着似驚似悲的複雜表情，大家抱着滿心的狐疑沉默着。

茶房從外面走了進來說道：『先生們，恰才秦秋雯姑娘來了，怎麼沒坐坐就走了，……想是先生們看不上吧？您不要叫別位嗎？……』

孔大可說道：『不要了，你給我們泡壺好茶來吧！』茶房答應着走了出去，忽聽肅真歎了一口氣道：『你們知道秦秋雯是誰？……就是張蘭因呵！我們分別以後聽說她和小王同居，誰知道她怎麼跑到上海作了暗娼，這真叫人想不到……可是小王也奇怪，上次我問他蘭因在什麼地方？他神色倉慌的說是弄不清。當時我沒注意，現在想起來，才明白你們信不信，一定是小王悄悄的走了，她不能自謀生活，……況且年

紀父輕，自然很容易被人引誘……咳！諸位同志！這也是革命的一種犧牲呢！

：張蘭因她本來是名門閨秀，因為醉心革命，一個人背了父母逃出來，現在是弄到這種悲慘的結局，能說不是革命誤了她嗎？……而且小王那東西專門會勾引人，他一天到晚喊打破舊道德，自由戀愛，他再也不顧到別人的死活，只圖自己開心，把一個好好的女青年，擠到陷坑裏去，而我們還作夢似的，不清楚自己的罪惡，提起來真叫人憤恨！

：同志們！我不怕你們見怪，我覺得中國要想有光明的前途，大家的生活應當更忠實些，不然前途只有荆棘了！

這確是一齣使人氣悶的悲劇，人人的心靈上都有着繁重的壓迫，人間是展露着善的，惡的，正的，迷的，各種不同的道途，怎樣才能使人們離開迷途而走正路呢！呵！這實在是重要的問題呢！

這問題縈繞着大家的心靈，於是他們歡樂的夢醒了，漸漸走到嚴

玫瑰的刺

肅緊張的世界裏去了。

樹蔭下

在初春的一個下午，天空裏罩着一層銀灰色的淡霧，四圍青翠的春山，都隱約於迷離的霧光間，整齊而蒼葱的松柏樹，靜悄悄的矗立着，這時宇宙奏着神祕的音樂，那美妙的音波有如潺湲的春水，溫柔而輕靈，微微的溫風，吹過倩麗的花叢，發出醉人的馨香。在這個宇宙裏的人們心弦也起了神祕的顫動。

半山坡上，有一株大柏樹，枝幹茂密，樹梢頭縈繞着飄浮的白雲，從雲隙裏偷窺人間的太陽，射在枝葉上，如魚鱗般閃爍着點點的金光。樹蔭放着一張黃色的木椅，椅上坐着行雲和他的女友沙冷。

他們是剛從山脚下上來的，這山坡很陡峭，一步一步的高上去，一縷白雲，只在他們的頭頂上，使出誘惑的嫵娜的身段，他們忘了辛苦，追

逐着這美麗的幻影。

他們確實感到奔波的疲倦了，白雲雖然仍是一步一步高上去，但是他們沒有力量追逐了，他們慵懶的坐在樹蔭下的木椅上。松枝的蔭影；隨着微風，在他們衣服上拂動，乾了額上的汗液，平靜了跳動的心脈，他們在沉默中，恢復了心身的疲倦。

這裏是一個很空寂的環境，前面有一條石砌的山路，左右環繞山巒，沒有人家，沒有村落，也沒有遊人，只有一兩個樵夫背着柴束，向山下林叢中走去，山澗中的流泉，偶爾發出潺潺的水聲。行雲和沙冷都沉醉於這偉大的沉默中了。

在他們的眼前，展露着宇宙的神祕，他們的心弦，同時奏着和協的曲調；他們的內心，充實着美滿的光和愛。

遠遠的雞聲，將他們從超絕的世界喚回人間，他們不自覺的流出

驚奇的眼淚，——同時他們感到青春去而不返的悵惘。

行雲顫聲說道：『沙冷！前者，我感到我太空虛了！但是，現在我是比較充實了，……不過以後呢！』

沙冷正凝視着遠遠的山影出神，聽了這話，不免回過頭來，竊見行雲眸子中，有一縷熱烈的奇光射出，——這真是一個奇蹟，她平靜的靈海，起了不能克制的波浪。她覺得眼前的世界變了，她彷彿失了母羊的乳羊，心身都沒了依據，她理智的寶劍，不知什麼時候生了鏽，不用說不能砍斷這堅韌的柔絲，便是切一根細草的力量也沒有了。她只如饑貓追尋魚腥似的，追逐着他那醉人的目光，但是他……唉！羞澀的逃避着，他低着頭垂着眼臉，逃避她的注視。

她似乎不忍使他受窘，回過臉來不去看他，但是不久，她又覺得他那醉人的目光，在左右射激，不自覺的回過頭去，他更羞澀了，面頰上微

微泛出紅雲。

『哦！行雲！你爲什麼總逃避我的注視？』沙冷故作不經意的神情

這樣向他詰問。

『沙冷！請你原諒我！……我怕你看見我的心！……』行雲囁嚅着

說，沙冷淡然的笑了，道：『行雲我告訴你，……我早已聽見你心弦的音波了，……你何必逃避我呢，……而且我不是用耳朵聽來的，那是一種靈的感應，只有全知全能的上帝能够清楚，……那麼你對於我，一切都
不必掩飾了！』

『沙冷！……我不敢掩飾什麼，我對你一切都是真實的。……不過
你呢！沙冷！請你坦白的答復我，你喜歡不喜歡我！』行雲這樣的問她。沙
冷不直接的答復，只含笑說道：『哦！行雲你看不出情形嗎？……爲什麼
故意問我？……』

「我覺得你很喜欢我，是不是？」行雲很狡猾的笑着說。

「是的！我很喜欢你，……不過我好像喜欢我自己的兄弟一樣的喜欢你！……」

行雲聽了沙冷的解釋，已經明白沙冷的用意，連忙說道：「自然！這一點我是明白的，……就是我喜欢你，也就是純粹的喜欢而已，並沒有別的意思，……沙冷你知道，我是很重視精神生活的，只要有一個朋友，不論同性或異性的，只要他能抓得住我的心靈，使我永遠充實，那便是我一生的幸福了。至於別的要求，那是最容易滿足的，不成什麼問題。……」

沙冷聽了這話，如同掘鑛的鑛夫，忽然發見鑛苗似的歡喜，不禁握住行雲的手說道：「行雲！我想不到在我沒入墳墓之先，居然能遇見這樣脾胃相合的人，……我真要疑惑這不過是一個美麗的夢罷了！……」

行雲請你再確切的告訴我，你的話是真的，或者仍然是一個夢？」

沙冷這時興奮極了，在她的發光眼瞳裏可以知道她的心花正在怒放了。行雲連忙答道：『沙冷！你相信吧！這絕對不再是個夢了。我告訴你，我平生有一個理想……我不愛一切的虛榮，我不希冀什麼功名；我只願意有一個真能了解我的人，在清幽絕塵的環境裏，廝守着，發揮我們靈性中的智慧之光……直到我死的時候，一直美麗的熱情，充塞着我的全人格……但是我的命運很不好……我雖然遇見過當代的明哲；也遇見過對我表同情的朋友，然而這只是一部分，不能充塞我的全心靈……這次無意中遇見你，不知爲什麼……你竟給我說不出來的強烈的刺激，好像在漫山的石堆中，發見一顆晶明皎潔的金鋼鑽；因之我要牢牢的抓住你，不肯讓你輕易的逝去……我想我將來到了老年的時候，在我的詩歌裏，一定可以找出你給我的偉大與美麗……』

「是的，我也相信情感就是生命，我也希望由你給我的熱烈的情感裏，發見生命的活躍與趣味。……唉！行雲，真慚愧，我是一個最脆弱的人……我尊重情感的偉大，它是超出宇宙一切的束縛的，它不像理智處處要循踏規矩的——然而我一面又反抗感情的命令，我俯首生息於不自然的規律下……行雲，你知道我平生最大的苦悶，就是生活於這不可調解的矛盾中呵！……」沙冷說到這裏，心頭感到一股淒酸，喉管發哽，她不能再說下去了。行雲也似乎負着繁重的壓迫，彼此又都悵然無言。

時間一秒一秒不停駐的逝去，天空的陰霧更加濃厚了。微涼的春風，鼓起一片松濤的澎湃聲，遠處的山，只有模糊的輪廓，四出尋食的勞鴉，也都紛紛飛回。

「行雲！……時候不早了，我們回去吧！」沙冷看過手錶以後，這樣

說。

「哦！沙冷，我記起英國某詩人有一個名句道：『做人那裏還有恨的時間，生命爲愛已經是太短促。……』我很喜歡這句話，沙冷你說怎樣？」

「誠然！在愛的漩渦中，永不會感到疲倦與空虛，……在愛的時候，絕不會感到時間的長久，……但是愛太不可捉摸了，它好像天空的浮雲，有時積得非常濃厚，遮掩日光，月光與星光。但有的時候，它將稀薄到目力不能看見，……它時時刻刻都在變幻。……」

「唉，沙冷真理是不易變更的……如果我們愛的對象是真實的，絕不至像浮雲那樣不可捉摸了。」

「但願你的話是可相信的！不然，我又要走到徬徨路上來了。」沙冷雖是這樣勉強自己安慰自己，但是在她的臉上已經罩上失望和悵

惘的顏色了。

時間今天特別的迅速，剎那間，又已經過了半點鐘，沙冷恐怕太晚，趕不及進城，因又催促道：『走吧！行雲，天快黑下來了！』

『唉！沙冷，我也知道天快黑了，我們應該回去了，不過你要知道，……』這種的聚合是不會有第二次的，何妨儘量的享受呢！……』沙冷似乎不能反抗他的話，不知不覺又坐下了。

遠遠的來了一羣人，抬着兩個山兜，前頭一個山兜上，坐着一個體重總有二百斤的黑胖子，却是個紳士模樣，穿着灰嗶嘰的西服，後面一個穿長衫的中年男子，衣襟上掛着一塊徽章，想來，總是某機關的職員了。兜夫抬到他們面前的山坡上，已經是筋疲力盡，噁啞了一聲，將山兜放下，一股汗臭夾着葱蒜的辛臭氣味，直衝過來，一陣陣粗魯的喘息聲，攪亂了四境的幽靜，他們不能再往下留戀了。急忙離開這一羣人，走下

山坡去。

夕陽已經是隱在羣山的背後，灰色的天幕漸漸張開來，宇宙都籠於煙霧中，他們走到山脚下，回頭看那松樹，那松樹的蔭影，蔭影下的一切，都不免有些悵惘……

標商冊註

